旅行雜誌

第十九卷 第五期



貴陽花溪（徐詠青）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

中國旅行社印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促進地方生產

輔助工商實業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illegible]　宜賓　萬縣　自流井　[illegible]　五通橋　[illegible]　貴陽　沅陵　吉安　[illegible]　西安　寶雞

西北大廈之榮譽

西北大廈爲近年蘭州市新建設之一，由本社負責經營，擁有客房五十餘間，設備完善，光線充足。禮堂壯麗。餐點精美，爲蘭垣社交中心，中外嘉賓，凡下榻於此者，莫不交口稱譽，茲摘錄題詞三則如左，以見一斑：

英國國會議員胡特先生

西北大廈之舒適，清潔暨熱誠服務，足使旅行戰時中國者，感覺異常之愉快！果有同等旅館普遍設於此邦，則遊覽之士必以中國爲世界最享樂之地矣。

俄國文豪託爾斯泰之孫（現入美國籍）陸軍中校託爾斯泰先生

予於離別陽光普照之蘭州，及款接殷勤之中國友之際，實不勝其悵惘！西北大廈，管理嚴密，服務週到，不啻爲鄙人在中國之第二家庭。西北大廈，爲中國西北進步現象中最顯著之一端，至堪慶賀！

甘肅煉鐵廠總經理沈農先先生

中國旅行社是一個有組織，訓練的民營機構。她有警覺進取的主人，都有忠誠服務的幹部。我願在中國[illegible]能遇到[illegible]「五角星」的友人。

[illegible]

生活高漲，如再身罹疾病，更感痛苦！吾人應及早講求調攝之道，庶免精神經濟兩受損失。君如患神經衰弱，陽萎身疲，精神困乏或先後天不足等症，請即購服

青春素

（男用賀蒙賜保命）

有增加體力，充實精神，返老還童，永保青春之特效，如患貧血，失眠，消化不良，胃納不開，神經衰弱等症請即用！

肝素

功能強身補血，開胃健神，老幼咸宜，四季可服，上列名藥皆經衛生署化驗許可，行銷以來，不脛而走，卓著聲譽，望勿失之交臂，速請服用。

總批發處：重慶沙坪壩本公司

市區接洽處：重慶民國路小較場二十六號

成都接洽處：中暑襪街二十七號

大陸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民國十六年四月

發展旅行事業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第十九卷　第五期　目錄

編者與讀者……編者……一

山水風物

大理風景論……田汝康……二

紀游篇章

河西行……李德良……六

昭通紀行……王偉……九

峨嵋絕……黃大受……一三

旅程紀述

西南二千五百里(上篇)……江凌……一七

由康到理化……一山……二三

風塵紀行(下篇)……徐蔭祥……三三

遊蹤處處

東方蒙脫卡羅的澳門……陸丹林……三八

坪石的餘戀……黃慶華……四二

海外游蹤

渡海入錫蘭……程忠政……四五

民國十六年創刊

發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南洋專著

安特衛普遊蹤……馮宗楨……五〇

台灣調查

馬來亞遊……陳達……五二

交通展望

台灣番人種類及其習俗……陳紹仁……六一

旅遊事業

戰後的空中旅行……谷楓……六四

旅行隨筆

加拿大的旅遊事業……周倫……六五

補白摘拾

行腳別記（上篇）……羅香林……六七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illegible]致鯽……[illegible]

紀行雜詩……陳韶微……一一五

贈別遊草（二）……賈提如……一一六

旅三年……張降……一三一

[illegible]花樹草命宿將徐維揚……[illegible]鼎銘……一三二

[illegible]校棉……[illegible]老……一五一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中國旅行社舉辦

大學生獎學金徵文定期揭曉啓事

逕啓者：本社前爲宏揚交通建設，闡發名勝輿區，獎勵青年寫作，提倡學術旅行，特舉辦大學生獎學金徵文，原定去年年底截止，嗣以交通梗阻，各校學生獲知較遲，紛紛要求延期，爰改訂於本年七月三十一日截止，茲定於本卷第八期旅行雜誌內揭曉，倘祈　讀者及惠稿諸君注意。爲幸。

中國旅行社總社謹啓

第十九卷第六期要目預告

關中游憩觀感錄……邵潭秋
礦行散記……李芸生
峨眉四奇……黃大受
川滇東路重征記……易成疆
西南二千五百里(下篇)……江淩
蒙疆拾零……陳國鈞
香港風物雜憶……陸丹林
甘孜到色許……梅幼雲
漢長安古城……何正璜
荷印游記(一)……韋力生
康提心影……程志政
伊斯脫利亞半島環航記……馮朱棣
六十小時環繞地球(譯)……莊澤宣

編者與讀者

論風景與寫游記不同。游記的作者只須把當時游賞的情緒，親身見到的事物，抓住中心思想，描寫得很逼真，用字也十分恰當那就是一篇很合式的游記，會使人悠然神往。至於論風景，那就困難得多了。要把某一個地方的特點，以客觀條件來總論斷，必須自己對於這個地方先有深切的認識，然後方可下筆，否則用一些美麗的辭句來堆砌，根本不會發生作用的。難得田汝康先生寫了一篇「大理風景論」，他是十分成功的。他不從空間上去做聯想，說大理是東方的瑞士，也不從歷史上去尋求陪襯，因為風景自風景，歷史自歷史，二者各不相涉的。田先生是就一般共有的感覺上去做基礎之論以求雅俗共賞。他把大理風景分成風、花、雪、月、山、水、石、魚八項來敍述而尋求出大理風景的眞正風格。我們很同意田先生的看法，同時亦認為這是論述風景的一篇力作。

當編者誦讀江凌先生所寫「西南二千五百里」的時候，正是我們收復金城江的次日，眞是百感交集，意緒茫茫！去年衡桂撤退之悲慘，在每一個人的心頭，劃下了一條深刻的創痕，無法加以消滅的。然而過去的終於過去了，今年的情形和去年一相對比，我們不用說，敵寇終於接近總崩潰了。我讀完此文後，沒有別的話可以介紹，我只同意於江凌先生的下面幾句：「看見形形色色，我痛切地感到這古國道路的艱辛，要是我們這一代還不能將道路填平，將荊棘剷盡，則下一代的人們還是一樣地受苦的。」是的，朋友們，我們起來填平這艱辛的道路罷！

久居廣州、香港的人，在假期中或者春秋佳日，會到澳門去游賞一回，交通相當便捷，只須數小時的光景，便可徜徉於澳門街市間。澳門是一個罪惡的淵藪，誰都嫌惡它的醜漏，但是我們丟開醜惡的一面，向着風景所在的地方看，也有可以使人流連之處。汽車在西灣，南灣一帶，於林木蓊鬱中緩緩地行駛，望見浪花起伏的大海，疏疏落落的北歐式房屋，在半山中安排得異常有趣，所以，到澳門去游觀，會值得我們回味的。本期中陸丹林先生所寫的「東方蒙脫卡羅的澳門」一稿，談到澳門的罪惡，談到澳門的風景線，更告訴大家澳門過去的掌故，我們遙望着南海這一塊小地方，快要和我們接觸了，如果我們回到香港，澳門會以清新的姿態，歡迎我們。同時，我們希望它把一切醜惡洗滌得乾乾淨淨。

乘粵漢鐵路自湘入粵，過了白石渡從聰口外望，便看見峯巒夾峙中有碧水，風光如入畫圖，這水就是武水。車子循着武水前進，過了幾個山洞，就到了坪石，車站在山脚下，建築得很美麗，可以望見金雞嶺。坪石是一個小地方，因粵漢路通車而漸漸地露了頭角。自從抗戰以後，幾度變遷，坪石是軍事運輸要衝，亦是一個文化城，有上萬的教授和學生在這裏居住下了。不幸得很，敵人的鐵蹄，四處亂竄，希望在這裏掘下墳墓，坪石竟告淪陷了。黃慶蓀先生在本期中所寫的「坪石的餘戀」，是一篇描寫地方的散文，凡是到過坪石的讀者，一定和作者有一樣的心情，回想從前，會感到更深的意味！

印錫隨軺錄，在本期已登完了。這一篇所述的是從邁沙爾到錫蘭的旅程，在此篇「渡海入錫蘭」文中，我們感覺興趣的，當為本格羅亞僑胞熱情的那一節。當地僑胞看到中國軍事代表團到來，滿心歡喜，擁着熱烈招待，其誠懇情緒，至足感動。作者說：「…本格羅亞的華僑，好似一個大家庭，他們對於祖國來人，一切出自衷誠的歡迎，可以反映我這句話是很適當的」。不錯，華僑的熱忱，出自天性，對於抗建的貢獻，何等偉大，此後國內復興計畫，尙待於華僑人力物力者，非常鉅大。我們千萬不要忘却華僑，要時時刻刻為華僑謀福利，取得緊密聯繫！

戰時交通的困難，無論在國內和國外，都是一樣的。因為有種種限制，使得你隨時遇着麻煩，縱然上了飛機，可以準時出發了，然而還有更迫切的軍事需要，會得請你下來，讓別人先走，等待下一班前進。一切為了軍事，為了勝利，大家沒有話說。但是，這種現象，是不會永遠如此的，我們憧憬戰後交通，巨型機翱翔於天空，將世界縮小了。這裏告訴你關於「戰後的空中旅行」，從紐約到倫敦，只須十二小時，而旅行的費用，每哩只化了美金五分。到巴黎呢，也差不多，不過多化了四十五分鐘的光景。至於中國的航空旅行，當然隨着世界各國的交通進展而成為一環，到任何一個角落，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我們期待勝利，只須對日寇作最後之一擊，同時也就是摧毀戰時交通的困難。戰爭幫助了交通，使交通在戰後有意外的進步。

編者

大理風景論

田汝康

談到風景，有兩種錯誤的態度須得糾正，這兩種態度均根據聯想而產生。想藉聯想作用做手段，由個人的特殊經驗中去體會風景，頭一種態度是從空間上去做聯想，持此種態度的人，常喜歡把某地風景用譬喻的形式，轉來描述另一地風景，所以說到大理的風景，大致總不外說「大理是東方的瑞士」如此的說法，對於一個曾經游歷過瑞士的游客，自然可以產生一種回憶的作用；至對於已知瑞士是什麼情形，而未曾親身去過的，大致多少也可以引起一種強烈的聯想；不過對於一個不知道瑞士是什麼地方的人，採取這種的形容方式，那就無異是「隔靴搔癢」，終究並不能說明大理是怎樣的情形，第二種態度則是從時間上去作聯想，簡言之，也可以叫做「歷史派」的風景觀，這類人所用的方法，便是從過去歷史事物上，去估量現有的風景價值如何。譬如一提到大理風景，那南詔的歷史便立刻會跟踪而至，其實，大理的風景自有其美點，風景自風景，歷史自歷史，二者各不相涉，袁子才覺得海參魚翅不應該列為食中珍品，理由就是二者均須藉雞鴨共同烹調方能可口，自身無奇，偏要掠人之美以自顯，想必是「蒼山之英，洱海之靈」所不取，何況風景並不曾討過便宜，倒是歷史卻反因風景的奇偉而得以永傳不朽，祇可惜風景所建下來的這樁功績，無端的被人忽略了。

大理的風景實不需要我們用這些方式去捧場的，正如天生佳麗用不着化粧，過於講究修飾的未必是美色一樣的道理，自己已經能殼立得住，站得穩，別人還多事的去加以扶持，說起來未免跡近無聊，不患無名，患所以立，依託寄生在別人身上，且猶強掠別人之美以自炫，在這種庸俗的社會中，有這樣的行為發生，尙且為人所不齒，那評論風景自更應避免，世界上祇有兩樣東西具有眞實性，一點也不能虛僞作假，！—那就是大自然本身同着藝術家的創作品

風景的眞正欣賞方法是憑直覺而得的，但是要把我直覺中的大理風景加以敘述，卻是相當的困難，在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上反省一下，自然並不是不可能，不過要把這種「不知之知」或是「無知之知」搬到紙上來讓人知道，那直覺多少也變了質，不成為直覺了，我決定捨棄這樣的做法，而就一般所共有的感覺上做基礎立論，務使所評論的俗雅共賞，即使對大理毫無所知的也同樣能有所體會，因為平凡通俗的風景總是眞正的風景，天下事物越能平凡，越是偉大，風景又豈能例外

在中國論風景有一個千篇一律的公式，這個公式就是在地名上加上些自然物，用多少物合起來湊成若干景，大多數情形是八景，否則至少也是個偶數，三景，五景，七景，九景的數目還不多見，在這種規定下，大理風景自然也脫不了這麼一套，本來「風花雪月」已經殼了，卻偏要加上些地名

，縐或什麼「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好像這四樣自然物都為某地獨家經營，別地並無分號似的，若仔細來考查一下，除去雪與蒼山關係特深外，其餘三者實值不得再把地名連上去，爽性來個「風花雪月」豈不是更妙。另外「山川石魚」在大理風景中決不能不提到，這是我大理風景論中所有的八個項目。

山水明媚的地方到處俱有，不過若是太好，就失之於偏。風雪不僅見於大理，但在別地卻未必如大理那樣饒味。大理風景之美，美在諧和。明媚外且兼雄偉，複合中別具風格。有其美而無其惡，豪其益而不受其殃。說起來真有點令人不相信。潘光旦先生曾經有過這樣的意見，認為雲南的省會應該移在大理，因為昆明與大理雖同以風景著稱，但大理多風，氣候變化亦多。在這一點上，大理實勝過昆明，所以談大理，我們便須首先提到風，大理的風怪得很，一吹起來便有洪飈扇海拔木摧屋的力量。最初是一陣淋淋離離動息有情彈花亂竹的聲音，由遠而近，漸次力量越來越緊，聲調越來越高，開闔排蕩，先示之以風信，接着便狂嘯怒吼，使得屋宇簸揚，但瞬刻間又扶搖而去，祇有餘音掛在樹頭。晝夜間，一陣又是一陣，盡是這樣清濁波譎，綿綿眇眇的風聲，特別的是大理四郊盡堆滿了石頭，所以風儘管大，卻不看見有揚沙瞞瞢的情形；塵埃也有，卻不會像北方那樣的下土，而且風勢儘管猛，卻是威勁內斂，一旦臨之，並不像想像中的那樣料峭剽人，蕭瑟威嚴的朔風，[illegible]和煦春一樣的可愛，披襟當面，像一幅輕紗綿邈似的輕[illegible]，又如同一雙纖纖玉手按摩般的溫柔。幾度經歷之後，對於風一點也不厭棄恐懼。有時反而覺得無風的可惜。大理的風怎樣的情形，由此可以想見。

以滇豔著稱的茶花，謝肇淛舉其品類多至七十餘種，趙璧作茶花譜為數亦近百類。可惜這樣繁盛的情景已成過去。現時全滇茶花品種已是寥落可數，其中能彀保留品種最多的莫過於大理，至於其他如昆明等地則所存品種至多不過五六種而已。僅就年來個人在大理所見者而論，則其品種可在二十多種以上。列舉起來，可有銀紅、汗紅恨天高（又名菊瓣），賽菊瓣，十樣錦，大紅、汗紅、粉紅松子殼（又名通草片），大、小桂葉，鶴頂紅，紫袍金帶，紫袍玉帶，大、小瑪瑙，玫瑰紫，獅子頭，軟、硬枝繡球，單、雙片寶珠，九心十八瓣，白洋茶，白茶等名目，這是大理主要花卉之一。其次，蒼山十九峯中，最高峯名叫蘭峯（高一萬四千英尺），盛產山蘭，所以大理蘭科植物也特別多，除開春蘭，夏蕙，秋芝，冬雪等名類的區別以外，其他尚有珠蘭，綠蘭，蜜蜂蘭，素馨蘭，黃蓮蘭，白蓮蘭，麻連蘭，藕色蘭，虎頭蘭，朱舌蘭，火燒蘭，建蘭，墨蘭等品類，在滇中亦相當馳名。另外雲南西部的杜鵑科植物本極可觀，自從經過英人喬治佛萊斯（George Forrest）氏的闡揚後，已成為世界名種，各國植物園中常見其芳蹤，大理這一類植物，品類顏色相當動人，形形色色，應有盡有計達百餘種，即類似杜鵑的山躑躅（當地稱之為映山紅）所有白，黃，水紅，童子面，丁香紅，大紅，朱紅，寶珠，春花等九色，計五十餘種，這是三種主要的花卉，大理其他的雜卉還很多，普通人家庭院中栽種的盆景花木，常常數達二百多種以上，不過大理的花木不

貴在多而貴在普遍，甚而不祇家家有花，最難得的是每個家人都能夠做移花接木，變形換色的花神。

所以每到大理朋友家去拜訪，一入中門，在小小白石舖成庭院間，常擺着多盆明艷嬌妍的花朵，鬱紫嬌紅，臨風莞爾，常使來客心神爲之一快，在每年農歷正五月間，大理照例還有賽花會，滿街繡天錦地，雲綻霞鋪宛若一座花城，這樣的情形別地實難看到，對於一般無法自己佈置園亭的人們，大理也爲之安排下一個最風雅的去處，——便是普通所謂的花園茶社，在曲巷小徑中，常有幾個很小的庭院，裝滿棚架之下，放着光可鑒人的白石棹櫈，四圍盡是旖旎婀娜的花卉，泡上一杯新焙的鬆蘭烤茶，這兒靜坐上幾刻鐘，雖不致意爽似仙，頭輕如沐，想來一天的疲勞總能得以消除了。

從前做心理實驗的結果，發現中國人最愛白顏色；所以雪想來是一般人所喜好的了，不過天下事物總有兩方面，有歡樂的一面，同時便有悲慘的一面，年終歲暮，假若冷雲四合，彌樹壓竹的來一場大雪，瞬刻間匝地舖練，深可盈尺，自不能不算一樁好事，但是能夠登樓望遠或是騎驢尋梅的究竟祇是少數人，大多數無衣無食的，看這些霏霏皎潔的白雪，不僅沒有詩意，反而是一種大威脅，在窮人眼裏，雖然不敢希望雪變成李商隱詩句裏的「麵市鹽車」，至少下雪也應該不太冷不太阻礙生活才是，不料這樣的癡想，在大理却得以實現，因爲大理的雪僅高高堆在蒼山上，山巔儘管是冷光素影的皚皚白雪，而地下仍溫暖如春，人們的衣食行動絲毫沒有受到影響，不論貧富，雪所給的賞玩機會完全一樣，它並不曾專供富豪階級們賞玩，而另外却令大多數人備受凍餒之苦。當大家穿着單衣能夠覽望晴雪玉龍這種奇景的時候，實不能不欽佩雪在大理的仁愛表現。

我覺得月夜湖海泛舟並不有多大意思，這樣的景色到處都可以看得見，而大理有幾種月夜美景反爲一般人所不大注意確在這兒確值得提一提。首先我們要知道月色的清輝素影全是配襯出來的，設若月夜不同一個幽靜的世界和人們所求休息的心情相配合，一般人看月必定又有不耐，所以月色的美全看陪此在周圍的景物如何，在大理不可忽略的月色有兩種，第一種是當一鈎新月掛碧天的時候，在這狹狹百里長的大理壩子間，一邊是一片淡墨色巉峨的山色，一邊是一片涵浮如銀的湖光，襯上那廣曠無極的蒼穹，便形成一幅絕妙的黑影畫，這是以山爲主以月色爲輔的一種景色。第二種是當滿月多暉的時光，朧朧的素影下，山色湖光差不多併爲一體，淡灰色的山水作爲基體，上接寥廓的青天，在這種對比的情況之下，看山覺得月小，看月又覺得山渺不足道，這又是以月爲主以山水爲輔的另一種景色，至於明月照積雪，在一塊灰白藍三色疊成的天幕下看月，更當是別有風味了。

蒼山是呈屏狀的，十九峯間巖巒萬疊，黛色參天，且當峯與峯間又都有一樣幽深的溪壑夾在當中，所以越顯得山形的巉峨崢嶸，大理有這樣的一座大山屹峙在左右，每日之間真是有無盡的美景可看，晨間浴在朝日裏的蒼山，看起來是碧峰巒秀，翠浪起伏，山上纖芥可查，但夕照裏的山色又變爲同雲霞亂采的一座天然屏障，當初着微雨的時候，立刻會有一層濛濛的雨霧籠捲上，似煙非煙，似雲非雲，整個蒼山又祇有個隱約可描的淡墨輪廓，然一等到天氣轉晴，則又立

刻變了樣，山色是青凝如洗，到處都有未散盡的縹渺白雲，再加上道道流泉，東掛一條，西掛一條，山色又有不同，在大理居住的，大可不必再去看什麼山水畫，擺在眼前的蒼山便是古今山水畫的集成。使蒼山改形移態的另外還有雲，有時是一大片雲山緊接着山巔，處處玉峯突起，令人感覺到蒼山似乎陡然增高了許多，然有時又是一塊凍雲把山巔覆了一半，彷彿蒼山被劊剪一些因而低降了。夏秋之間，天朗彌高，常有一條雲條橫浮山腰，綿亘數十里，皓如曳練，所謂「天將玉帶封山公」又可算是另一奇觀了。

提到大理的水，大家總想到洱海。自然，在那裏波碧浪的大湖中，雲水蒼茫，風帆起伏，本來已算是美景了。不過，大理另外還有比湖水更美的溪水泉水爲人所遺棄了。從十八個幽深夐邃的山谷中流出來的泉水，在我看來，實在太美，試想曲行紆餘的石澗當中，流着一道清瀚淺紋的溪水，隨山灣轉，陽光直射渠底，照在那些潔瑩斑斕的雜石上，越爲水色添光浮秀，柳子厚游記中所稱道的景物，最多恐怕也不過如是而已。蒼山大的溪澗雖僅十八條，但支流則不計其數。在山間旅行，亂石堆中，到處都有這樣洄懸激注的溪水。有時雖然看不見，但琤琤繞谷的流水聲總可以聽到，這些溪水最後且流入大理城內，當穿城入湖的時間，居民們便利用這種機會，在門前隨地作渠，或是直接引水入戶，飲食洗濯，終年取用不竭，成爲天然的一道自來水，可見——「家家泉水」的語句並非虛構，大理城確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

舉世聞名的大理石是一種含有氧化鐵的黏土質石灰岩。把它的表面磨光後，便可以發現種種不同的花紋。根據花紋的色彩來區分，可以有水墨花紋和彩色花紋兩種，其中水墨花紋一種僅爲蒼山三陽峯一處所獨有，所以價格特別昂高，彩色花紋則比較低廉些。大致一般評石的標準，偏重石質石色和石紋三者。石質取少滑潤精堅，石色以皎潔不雜爲上，石紋不外均衡調合，另外還有所謂裂紋斷紋等目名。大理石除供賞玩外，製造器物亦極相宜，現時大理城中製作大理石器物出售的甚多，這是早幾年所看不到的。大理又可以稱爲眞正的石頭城，蒼山不斷被風所剝蝕分裂下來的石塊，被溪水推運分散到各處，所以大理城隨處都可以看見石頭的蹤跡。整個房屋差不多全係石質堆成，登高一望，隨處盡是雲白蒼綠的石頭，這恐怕也是別地所少見的景象。

洱海縱產弓魚，形狀好像鱈鮊之類，體窄長，腹部扁狹，頭尾均向上，身體中部有顯著的金色腹側線一道，剛離水時，全身呈銀藍色，背部較濃，腹部較淡；離水時久，即轉爲銀白色，刺細，肉厚，味美價廉，眞是不可多得的食品，每當桃蕊破紅，春波泛綠的時期，產量特別多，味亦特別可口，當地人遂稱之爲桃花魚，製法擇其鮮活的，破腹除膽，留其血鰓，放在湯中煮沸，等到吃的時候，再加上些醬油，辣椒，葱，薑做爲香料。用以助飲佐食，均可以算爲珍品，當地另外還有一種烹調法，同叫化雞的情形完全相像，即是用濕泥裹魚身，用火來烤吃，亦可算別有風味。

把大理風景分成「風花雪月，山水石魚」八項來敘述，乃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實際上，風景的美是屬於全面性的。要尋求大理風景眞正的風格，非得把「風花雪月，山水石魚」八項自然物拚起來，打成一片來看不可，可惜這樣的看法決不能搬在紙上，所以想知道大理風景到底怎麼樣的動人，勢不得不求諸個人的想像作用了。

河西行

李德良

漢武帝元狩二年，命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擊匈奴至祁連山而還，是歲一年，渾邪降漢，斷匈奴右臂，遂置二郡，曰酒泉，曰武威，六年分置燉煌，張掖二郡，設都尉太守，遷漢民居之。從此開邊二千餘里，河西始隸中國，可見這塊漢唐以來，通西域的河西走廊，是我們祖先開拓疆土，經略邊功而得來的一塊土地，為西方文化傳播入華夏的津梁，是現在國際孔道的通衢，值此開發西北聲中，地位更形重要了。

蘭涼途中

在一個秋高氣爽的早晨，汽車離了蘭州，經過鐵橋（黃河鐵橋）西行三里出金城關（此關係隋唐所設現已拆毀）沿途有殘破不完的明代邊牆，沿黃河前進四十公里抵河口分路西行直趨[illegible]，西北而至河西走廊，直通新疆，所謂河西，即指黃河以西而言。

出了河口，經過紅城鎮至永登（舊名平番）有城兩座，一座土城是縣政府所在地，一座滿城，是過去旗營駐扎之所，為清朝領恩俸者所居，城垣完整，曾駐騎兵，過去雖為重鎮，現在非常荒涼。

從永登上行過烏鞘嶺，汽車紆盤而行，嶺長約十餘里，山勢陡峻，拔海二千九百公尺，氣候變化不測，夏令亦常見雪，征人過此，冷風瑟瑟，有衣衫單薄之感，嶺上有韓湘子廟，廟雖不大，然而在荒山亂石之中，能夠看見這一所完整的建築，已經感覺分外輝煌壯麗了。

過嶺一瀉千里，沿莊浪河西行，至龍溝堡，此段山上松樹草綠，土呈黃色，風景秀麗，大有山林之美，過了龍溝堡，則荒涼土山，景物蕭條，無足觀矣。

塵土太重的武威

武威（即涼州）距蘭州二七六公里，距猩猩峽，六一三公里，城垣作縱狹長形，闊十一里，武威城內街道寬敞，道旁植樹，亦已成行，不過到了武威一曾的感覺，只這座城中帶着塵土氣息太重，尤其馬路兩旁，樹木下面圍以土圍，簡陋笨濁，有損美觀，整頓市容者，大可一律拆去。

武威西南為祁連山，高峯峻峙，全年白雪皚皚，如戴銀冠，人口約三十三萬餘，商業繁盛，有金張掖，銀武威之稱，為蘭州及河西，青海及北路綏包內蒙鄰地一帶商業集散之區，市上日貨如磁器化裝品頗多，因為敵人對此等消費品特准出口，吸收我後方資財。

考禹貢至於豬野，其地即在今之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漢前為休屠王故地，自漢元鼎五年置武威郡，西魏大延五年置武威郡，號為五涼。元壽五年設涼州郡，前後北三涼均都此，唐陷吐番，宋入西夏，元為西涼州，明為涼州衛，清始改置武威縣為涼州府。

大鐘寺在城東北隅，碑文載為前涼王張氏所建，鐘為五金鑄成，重數十斤，音聲宏壯，鐘作六面，鑄圖案兩層，上面一層為四大天王像，下面一層四面為龍，兩面十字紋，古色斑斕。西夏碑立城東隅之文廟內，碑為西夏文，面多殘缺不能識，文廟內有圖書館，藏元朝高昌王碑，於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在涼州北鄉之土溝內出土，碑文模糊，碑陰係蒙文。海藏寺在城北五里，佛經最多，有晉靈鈞台古跡。城內電燈公司，即三國時之馬超府。羅什寺在北街，現為武威中學校址，有磚塔一座，高十三級，塔[illegible]羅什所建，塔之上級有羅什像，係五金鑄成，相傳羅什舍利子藏於塔內，塔下現尚有殘碑，文為「羅什地基四至沿街」字樣，三十年地震時，塔裂經馬軍長步青重建。

城北有馬家花園，為馬軍長時代所經營，佔地甚廣，花木扶疏，引水架橋，雖饒園林之勝，可惜無何邱壑，房樹亭台之布置，未免缺乏雅趣。

出東門沿馬路北行，有柳堤，長十餘里，其平如砥，兩旁遍植楊柳，行列整齊，筆直如矢，綠蔭遮道，為西北所少有。馬軍長駐防時代，以軍

令植樹，頗具功效，此其著者。

新城在城北門外，爲過去之滿城，週圍約三里尚完整，內駐軍隊。

三國時魏張繡歸曹操的賈詡，以及六朝時善五言詩的晉陵太守陰鏗，都是涼州人。唐王翰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又王之渙涼州詞：「黃河西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讀了幾首詠涼州的名詩，也可想見涼州在唐時的邊塞風光了。又岑參詩有：「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更可以想見涼州在唐時之繁華。而胡人半解彈琵琶，又可以想見古曲涼州調悲怨的餘韻了。

涼甘途中

出涼州十里至永昌，入城一遊，城周七里有奇，在回亂前有二十餘萬人口，城中整潔，雖樸完整，鐘鼓樓築壯麗，比蘭州還要偉大，樓有匾額「玉關通路」「懷柔西域」，可見該地爲通玉門，經營西域之要衝，北門外有武當山，山麓臨海潮金川二寺，雙塔對峙，風景頗佳。從永昌入山丹境，兩旁遙山對峙，左爲祁連，右爲焉支，漢武遣將攻取祁連焉支二山，置張掖縣，以斷匈奴右臂，匈奴爲之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可見二山之重要矣。

前行至山丹城，城周七里，城北長山，東起峽口，西至肅州，綿亙三百餘里，隨地異名，皆合黎也。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即此。山丹峽爲焉支祁連二山接連處，南下西寧，東驅涼州，西至玉門，沿途皆有邊牆，離山丹後，一路荒漠，滿地沙磧。適以坐車拋錨，或而修好勉强前行，否則露宿沙磧當可領略到古詩所謂：「人生莫作遠行客，遠行莫宿黃沙磧」的況味了。

在暮色蒼茫之中，到達甘州郊外，遠遠看見樹木葱蘢，阡陌縱連，古城在望，心懷爲之舒暢。

古色古香的張掖

張掖（甘州）城內，街道整齊，古色古香，環境非常幽靜，頗饒北平風底。城長十里左右，附郭多稻田花園，茂林古木，青綠盈望，從綠蔭之中，隱隱而現出許多喇嘛寺，屋頂上有黃色的琉璃瓦，又有巍然高矗的寶塔，塔外顯得輝煌莊嚴。

張掖距蘭州五百一十公里，爲河西富饒之區，有塞上江南之稱，城牆外磚內土，周十二里，建於明洪武二十五年，城樓頗壯觀，鐘鼓樓亦富麗堂皇，滿城居民門庭皆裝修古雅，有雕樑畫棟之勝，現則改修門面，已失舊觀。

張掖因祁連山雪水灌溉，土地肥沃，可種稻麥，爲西北產米之區，全縣面積一九，六〇〇平方里，人口一七一，三〇八，城區掘地三尺即可見水，廟宇有一百餘所之多。

張掖爲古雍州西戎之墟，周秦時代爲匈奴昆邪王地，漢武帝置張掖郡，縣曰觻得，後漢三國仍之，晉至後周均名張掖郡，永平縣，隋時改稱張掖郡張掖縣，唐時又改爲張掖縣，五代時陷於回鶻，宋爲西夏宣化府，元爲甘州，總稱甘肅中書省，明曰甘州衛，清曰甘州府，民國廢府立縣，清設甘肅提督於此，可見自古以來，即爲河西之重鎭。

張掖東南毗鄰山丹民樂，西北界接臨澤，西南以祁連山與青海隔壤，東北憑金貘山，與蒙古分界。

城南有西來寺，傳爲六朝所建，壁畫頗佳，明平郡王駐兵甘州時，曾加修建，可惜現改爲某處倉庫，屋內堆滿貨物，壁畫無從看見，此可寶之古物，竟無人保護，日見破壞，可勝浩嘆！

大佛寺，即宋宏仁寺，創設於西夏，重建於有明，正殿偃臥大佛，長約十丈，首高丈餘，雖極雄偉，可惜雕刻藝術未必高明。

據聞山丹之大佛寺，依獅山東麓，明太監所建，規模宏敞，大佛高十丈，覆瓦七層，登上層共一五〇餘級，始見佛首，視此佛及正定、邠州兩大佛尤大矣。

大佛寺後有塔，內列同形小塔無數，內藏佛像，排列整齊，頗有可觀，寺前有小寺，土人呼爲拾瓏寺，其西數十武，爲水塔寺，實無塔，亦一巨寺，中有銅佛，亦古色爛然。

城內有金木水火土五塔，其中木塔，頗具規模，惜修造未竣，金塔爲

風磨銅頂已遺失，土塔亦多年失修，其餘水火兩塔僅充數耳，不足觀。

甘肅途中

出甘州西門外二三里，即爲弱水支流，從祁連山向北流者，弱水即黑水，「天下無水不朝東」，惟弱水獨向西流，讀杜工部詩：「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想見古代之邊荒。又「弱水不載鴻毛」，其實水性亦與普通者同，並不見得如此之弱。

過沙河，經黑河（弱水）入臨澤縣，至高台縣，其間流沙蔽地，不能耕種，高台以西全爲沙漠，東行四十公里，不見一草一木，飛鳥絕跡。清水鎮至營兒堡，計三十五公里，又是整片戈壁，渺無人烟，瀚海荒涼，唐人詩：「邊馬西從天外歸，揚鞭只共鳥爭飛」。此非騎馬行沙漠者，不能具此經驗，今則汽車直駛沙漠，急馳而過，鳥共爭飛不可能矣。

新粧整齊的酒泉

酒泉（即肅州）距蘭州七百四十公里，地處甘肅西陲，爲國際孔道之通衢，南拊青海，北控寧夏，西扼新疆，東屏關隴，誠西北之咽喉，河西之要衝。漢武得之，以斷匈奴右臂，盛唐據此用播聲教於中亞，歷代經略邊功，莫不注集於斯。現以新疆問題解決，爲由內地入新之最後一大據點，更以玉門油礦，以肅州爲運油集中地，地位愈見重要，市面日漸繁榮，人口增加，文化提高，商業繁盛，殊有過於武威張掖。

酒泉古西戎地，後爲月氏國，漢初爲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元狩二年，置酒泉郡，以通西域，隔絕匈奴與西羌通路，所以斷匈奴右臂，三國屬魏，隋唐改肅州，大曆元年陷於吐番，宋爲回鶻所據，明置肅州衛，清初因之，民國設縣，海拔爲一千六百五十公尺。

城內馬路新修寬廣整齊，視蘭州並無遜色，城周七里，城郭崢嶸，鐘鼓樓高入雲霄，四門有額曰：「東達華夏」「西達伊吾」「南望祁連」「北通沙漠」，可見該地形勢之勝。登鼓樓北望，則前有祁連山，層峯屏峙，後有討來河，曲折縈繞，西瞻嘉峪，關塞天險，東望驛路，蜿蜒一線，憑欄極目，境界朗闊，而祁連積雪，終年不消，晨曦夕照，光芒耀射，氣象萬千，誠壯觀也。

酒泉古跡在東門外，近改爲泉湖公園，正在修建中，泉爲一方地，池外有環成月牙形，泉水清冽，設有茶座，可以烹茗，然視杭州虎跑，無錫惠泉，則未免大巫見小巫矣。聯語有「甘或如醴，淡或如水，無即學佛，有即學仙。」額曰：「大地醍醐」。皆左文襄公手筆。又有楹聯「中聖人之清有如此水；取醉翁之意以名吾亭」。語意甚佳。

東門外距「酒泉」不遠有五塔列峙，爲左文襄公平回亂時所留白骨。讀于右任詞：「酒泉，酒美，泉香，雲山，白雪蒼茫，多少名主名將，幾番想像，白骨醉臥沙場」。徘徊白骨塔前能不感慨係之。

酒泉以西之地勢，戈壁較多於黃土地，戈壁中石如拳卵，常生一種植物多刺，多季成白色，駱駝喜食之，故名駱駝刺，唐人詩：「酒泉西望玉門道，千山萬磧皆白草」。正詠此物。

形勢雄偉的嘉峪關

出酒泉至嘉峪關七十里，前行二十里，即廣漠無邊之戈壁，戈壁西面在兩山環抱中雄關聳立巍峨城樓，蜿蜒長城，從北面山梁，穿城西而過，此寨上屏藩，在過去的作用，因爲塞外游牧民族，多係騎兵，這一條土牆，或者可以防阻騎隊的縱橫馳騁，有天塹難渡之概，然而以之界夷夏，則有名無實，且以現代武器而論，更無軍事價值之可言。

嘉峪關一帶地方，爲秦漢之際烏孫國地，其西疏勒河流域，爲月氏，扎東爲今內外蒙古地。此關建於明洪武五年，爲明代長城之起點，長城以秦隋明三代爲最大，以明爲最切，秦城北起臨洮，隋起武威。

關山平岡有嘉峪岡，即關名所由起，關有內外二城，內城甚小，僅容衙署，外城較大，周二百二十丈，城居山坡，南據祁連，北依黑山，關適居中，繞以邊牆，居高憑險，橫扼迥衢，形勢雄偉，爲甘新之咽喉，全省之要害。清設游擊駐兵四百，現則駐兵僅一連耳。所謂：「不有重兵駐守，遠不足杜天山南北之聲援，近不能備番回之跳梁。」此漢武帝唐太宗欲固中原，必先收復西域，以免西陲之憂，不惜勞師遠征，而左文襄公「大將西征遠未還，湘湖子弟滿天山，手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門」之名句，其雄才大略，豐功偉績，後世之談國防者，能不有所警惕乎？

「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乾，前望戈壁灘，後望鬼門關」這一首歌謠，形容遠征戍邊生死隔絕之苦，讀之令人氣短。以視林文忠、過嘉峪關詩：「嚴關百尺界天西，萬里征人駐馬蹄，飛閣遙連秦樹直，繚垣斜壓隴雲低，天山巉峭摩肩立，瀚海蒼茫入望迷，誰道殺谷千丈險，回看祇見一丸泥。」雄沈無邊，可以想見其人矣。

昭通記行

王偉

略識天地人

三十三年歲尾奉命飛昭通，因連日天氣欠佳，至機場而折返者屢，其時昆明天氣晴朗，萬里無雲，而據報昭地雲霧彌山，陰霾蔽日，昆昭間相距約五百餘公里，晴雨懸殊，迥然大異，蓋昭通接近川康，已不若昆明之四季如春矣。

逐日等候天氣，直至三十四年一月四日始晴霽，遂克成行，是日正午十二時三十分由昆明起飛，約三十分抵霑益，着落小憩再續飛，又約四十分抵昭，因沿途多係高山，氣流不佳，飛機驟沉驟升，頗感不適，余與袁兄德懋因受震盪，幾不可支，幸爲時尚短，一小時餘即達，否則大苦。有一部份同人已先着陸而至，此時多在機場相見甚歡，遍覓王兄秀璞不得，旋知其在城公幹，初抵異地少見一熟人，似覺甚悵，實則來此者亦均爲同袍，惟平素未接見耳。

安頓行李稍事休息後，與德懋兄進城觀光，城外荒涼，房屋鱗次櫛比，人煙稠密，進南門，出北門，爲時已晏，走馬看花，不暇細覷，在中國銀行相鄰之天倉國飯館小吃一頓，餚味尚美而價値較昆明低一倍，是夜顯非態，狗亂怒號，喧擾寰宇，睡眠爲之不寧。

次日開始辦公，亦開始觀察一切，每至一地，輒喜問俗，蓋所好也。

昭通居雲南之北部，以接壤川康故，候氣習俗語言多類蜀，而蜀人在此獨多，四川既爲天府之國，出產豐富，本有供過於求，自須向外輸送，滇中亦多需物於是貿易遂盛，成爲滇川黔交通樞紐，其通川省者二道：（一）昭通——敘府（二）昭通——永善縣——金沙江，通黔省者爲昭通——涼水井——得勝坡——威寧，通昆明大道有公路直達威寧，再由川滇東路達昆明，普通商貨運輸大都採用馱運，沿途時見馬隊絡繹川滇之間，因取道威寧迂迴而不經濟，完全仰給於馱運。

按昭通於漢爲朱提縣，屬犍爲郡，於明爲烏蒙，亦隸四川，迨清雍正五年，改歸雲南，縣志載：「昭，舊爲烏蒙土府祿氏所轄，乃禹貢梁州之域，周爲荒服，名曰竇地甸，漢爲犍爲郡地，自祿氏始祖（與孟獲同時）夫婦來棲於阿汪之後山，即今東川府所屬之阿汪村也，其婦孕久逾期，常腹痛，云有兩兒鬥腹中，及產果二男，夫欲殺其一，婦挾一走逃於烏蒙，其後二子爲兩地酋長，在烏蒙者問其母曰：父安在？母語之故，子遂起兵往尋父，其居東川者亦起兵應敵，不相下，各退守……」

人口繁聚，種族亦多。據舊志載：「最古者爲猓人，猓人又號曰馬湖子，其俗穴地而居，或處山嶺，均另築高堆，下留一門，以爲出入，今四境多有之，或名爲母王堆，其族類不甚多，後爲涼山夷人攻入，其種遂滅。次爲土牧後裔，其種最貴，即漢之烏蠻也，初祿氏由東川分居通江，自古營涼山，既而下壩，滅馬湖子佔其地，至仲牟由其族始大，因號烏蠻，部居於蠻昭，傳十一世孫阿杓僭稱王，明元以降，變二爲諸，爵濟改土已失其官，或寄官居，其他遷，俱爲貴種，咸推其祖遺田地，或佃給人業，得其佃染，多爲奴婢，分際甚嚴，習稱之曰官家，但其族不繁；倘有黑夷相傳爲土司宗子之後，歷年代久遠，支派各別，恆以農爲業，黑夷之外，又有白夷，其族較黑夷爲多，皆係昔日夷目之後，常爲黑夷佃戶，家多貧寒故，多執役於官家，但亦有富有者。猓儸，其種與黑白二夷不同，性柔而樸，遠居深山，刀耕火種，自食其力。民家，本係夷族，因常與漢人雜處，其習漸化，故其類以民家呼之，然同儕相聚，仍操夷語，外人莫能解也。繼漢人，本屬漢族，在元明時已先入此地，或充其佃戶，或因械掠而來，即爲其奴僕，久且配以夷女，其所生之子女，遂名爲假漢人，而習俗語言皆與之同，苗子，原有二種，曰花苗，曰白苗，其居均傍山溪，勤耕作，畏見官吏，然慣製弩箭，射擊善中，恆以此制毒蛇猛獸。家貧者衍多，悉爲夷家佃，亦能自織衣裙，惟以花白別其種類」，據載匪族有如

此之多。實際各族或因生殖不繁，或以殘殺，或受同化，漸漸稀少，但在市上時易見戴大耳環披黑氈或白氈之人幢幢往來，此種均爲夷人，甚富有，且在夷人中甚有地位，能漢語亦能夷語，負外經商或辦交涉事件，溝通漢夷間感情之融洽與雙方有無之交易，均賴[illegible]。彼等聚族而居，居處界限極嚴，自耕自織，食用無虞，因生活簡單且地產富饒，故有積財甚鉅者。自衛之具，仍以刀矛弓箭爲備，富有者亦備槍械，有外來精美之器，因不易獲得，故不惜以重金羅致之。

天氣多陰，少陽光，冬日尤甚，即天好晴天，上午必陰雲蔽天，至十二時後始漸開朗，下午二三時之間則陽光普照，但大風亦隨陽光以俱來，風沙撲面，目爲之迷。[illegible]天氣之晴雨，偶有一奇異之徵兆，如晨間大霧迷濛，咫尺不能見人，則午後必碧空無雲，陽光普照；反之，如晨起旭日當空，則下午必雨，或終日陰霾矣。初抵時聞人言不之信，日後見之果然，且屢試屢驗。

今冬氣候特寒，大雪紛飛，入滇以來，因常居昆明或滇西一帶，尚未見雪，視此亦爲之一快，詎料雪愈下愈大，初以鵝毛，繼之以粉團，歷七日不止，積雪三尺以上，道路爲阻，據昭人云：此爲二十年以來所僅見，如此之大雪，亦盡爲初抵昭通之人見之，假此大雪，吾生長江南亦未之見也。

關於天候及農時之諺語頗多，略誌如下：清明要明，谷雨要淋。夏雨陽陽，乾斷長江。夏至醒端陽，人家無存糧。立夏不下，犁耙高掛。要吃隔年飯，八月初一看。八月十五雲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燈。白露逢單，地下一乾。重陽無雨一冬晴。十月無霜，碓頭無糠。十月斤霜，萬民衛望。乾冬十月，下雪過年。頭九二九，凝冰上走。三九四九，凍死豬狗。五九六九，隔河看柳。七九六十三，皮襖脫給狗兒穿。日暈長江水，月暈草頭枯。雨洒二十五，後月無乾土。四月開天不久長。蒼天蒼天，百姓可憐，今晚救活秧苗，青龍頭，白龍尾，雞鳴老天下大雨，大雨大大下，小雨我不怕，大雨下在田中間，小雨下在田外邊，小兒攜手拜上天。

古跡崖略

滇南梁碣碑　此碑爲滇中名碑之一，與爨寶子碑齊名，碑文多模糊，碑官係紫心石，性最堅緻，高約五尺許，寬二尺八寸，上首刻痕蔭蔽，下脚完整，出土於清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在鄰東鄉十里之白泥井，謝雕姪太史移置昭通城內鳳池書院藏書樓下，嵌之壁間，拓片流傳。

梁王堆　昭通與鄉多有土塚而大之土堆，相傳古時有夷族名馬湖子據此，[illegible]經營以[illegible]者，每至清明日，例須由當輪流負土以爲堆護，[illegible]初年，曾發掘一次，[illegible]孫氏所[illegible]，遠非蜀語，近年常有掘穴得銅器、銅劍、銅有稍銀器出土，劍五銖錢等物，據人推爲古塚，或曰始於梁時，故名梁王堆。

銅鍋寨　去城西三十五里，昔爲祿氏土司祿氏用銅庶鑄成大鍋一口，約容八尺餘，深五尺，可容米數斛，歲具[illegible]與宗會集祭祀，鍋被年久[illegible]打碎，[illegible]包圍門，後名銅鍋寨。

[illegible]碑　在南鄉雙院子左側，相傳諸葛武侯南征，路經此間，見川平[illegible]野，曾駐兵於此時曾鑄記曰：「[illegible]，[illegible]，有人[illegible]，金銀上斗數」。

仙人洞　在縣城約二百六十里之西隅，由迤東有[illegible]至西[illegible]，天山[illegible]有一洞，深邃可入，洞中有石若器，列有石鐘石鼓及石獅石[illegible]石牀等類，儼然鑿之有餘。

環城一瞥

昭通市街以西門一帶爲最繁盛，轅門前之陡街尤相當熱鬧，馬路頗寬，以小方石砌成，鋪面房屋雖屬舊式，但頗清潔，整然一瞥，僅似二十七八年間昆明之金碧路，惟人行道上無樹木。市上有電燈，因電力不足，甚昏暗，公司禁止用電爐燒飯，故商店無論大小，均用汽燈，但汽燈缺乏燃料，亦少用。受此影響，入夜除特殊者外，即少交易。

大批交易均在堆棧或坐莊，此種交易場所門面甚狹小，無裝飾，而入內甚深邃，穿堂入戶至十餘重而尚不及其屋后，其中每八九樂而百貨羅鎖，交易數量價值均甚大，爲小[illegible]。

轅門街陡街及西門大街一帶每日自上午十時[illegible]人來往，[illegible]肩

接踵，幾不能行，似甚忙迫，俱爲購買或有所事而來，並非遨遊街頭。熙熙攘攘，市場遂盛。金融機關計中國銀行富滇銀行中國僑民銀公司及雲南省合作金庫等之設，營業均發達。

有怡樂戲院，在南門內，經常演平劇，惜乏電影院。娛樂場所僅有一平劇院，似不足以應需求。

學校有中學二並有國立師範一所，報紙有昆明雲南日報昭通版，日出一小張，書肆有數家，但所陳列者均係陳舊之書籍，少見新出版者。雜誌偶見一二，爲半年前或數月前者，文化食糧欠充實，原因殆由於交通不便之故，蓋郵件寄遞遲慢，自昆至昭，非十天不得達，欲看昆明報紙，須隔十餘天後始能寓目也。

市上菜館，以金碧餐廳爲最清潔，餚亦精美，如烤小豬，湯泡肚，鴿蛋紅燒，油淋雞，爲其拿手菜，魚腸麵尤爲昭通特產。烤小豬各地皆有，惟據一般評較格昭通爲佳，其他小飯館菜亦可口而價廉，惟不甚潔，雞鍋味嫩而鮮，冬日產特多，菜館中多以此饗客，小飯店中之酥油餅中置豆沙或肉泥，香脆可口。

昭通產橘，夙所聞名，余等抵此，正橙黃橘紅時節，適逢其會，大快朵頤。

產皮貨，有一街專設皮貨肆，懸各種皮張，以羊皮爲最多，狐豹等較少，兔貓皮爲最下，非時之値，普通羊皮每襲約四千元，狼皮每張亦需萬元左右，至狐皮需價五六萬元，其貨肆中較好之皮非昭通產，西北歸綏觀之，認爲不足一觀，但不得已而求其次，來昭者大都人購一襲也。

茶食中有蠶豆糕，亦爲昭通名產，各茶食肆均有售，惟以「東南美」爲最佳，蠶豆糕質料自較各地爲美，總嫌其太油膩，腹飢時偶食一二塊尚可，大量吞食，似覺不宜。

商業既盛，故易致富，昭地居民，積財甚鉅生活豪華者比比皆是，然會無立錐衣不蔽體者亦觸目纍纍，貧富不均，此雖中國普遍現狀，昭通似覺尤甚。

鄉人雖衣不蔽體，但頭上之布不得不纏，據云以此代帽，頭甚畏風，被風一吹，卽易致疾，故非常保護，此由於習慣使然，接壤川地，蓋川習也。

旅中雜誌

當地士紳頗好客，余等至，殷勤招待，競作主人，主人李君，居雙院子，邀夜宴，日尙未落，相約而往，越山林田疇崎嶇小徑，迂迴曲折，始抵一山麓，遙見粉牆一角，透露於林叢中，時已日沒，暮煙四起，正惶迷路，覩此甚爲欣然，叩扉而入，別有洞天，庭樹花木，各任其趣，客室三間布置精雅，陳設各盡其妙，雖無電燈，而紅燭高燒，別具意境，壁爐中火勢融融，滿室生春，名烟佳茗，金橘甜橙，任人所需，小主人十齡女，披羊白裘，面如林檎，活潑可愛，跳躍於衆客之前，茗烟談笑後卽邀入席，席設其內居，內居係廣樓，由客室往須經長廊，廊依山麓之起伏而築，廊盡見廣場，樓卽在廣場之上凡五間，軒敞而潔，席間俱爲昭通名菜，烤豬之味亦特佳，據主人云：烤豬之術最擅長，昭通唯一人，此人年已六旬，每宴招致不易，須先若干日與其訂約，先期由其人至豬市選擇小豬，蓋肥嫩大小非有識者不能辨，烤製功夫，亦大有研究：第一須皮色黃而不焦，脆而不枯，熟而不走油，如無此條件，卽非佳品。席上有魚腸麵，據云此物係魚腸中之一種寄生蟲，形似麵條，食之甚鮮美，摻麵上席，卽似麵條。食之亦如之。主人謂每碗中眞品甚少，多摻假貨，蓋非眞僞參半不能食也。席終復另導入一室，桌椅傢具皆均極矮小，適合圍爐共話，爐影搖紅，咖啡香馥，不覺夜已深沉。

昭通大雪，爲二十年來所罕見，余前已言之矣。漫天飛舞，歷旬日未止，交通阻滯而機場積雪尤深，飛機不能升降，司令及副司令均在昭，親率所部躬冒風雪，從事掃除，當地駐軍亦奮勇爲助，集數千人之力，自易爲功，無如雪晝夜未肯稍止，隨掃隨積，有謂如此掃雪，等於白費精力，不如俟天晴霽後再掃。兩司令俱不之顧，繼續努力。自朝至晚，鵠立風雪之下不稍休，如此歷三日，積雪果掃除淨盡，而天亦就霽，機場得以立時應用，飛機升降無阻矣。向使俟晴霽後再掃則尙須耽擱三天時間，軍事以爭取時間爲第一，且晴霽雪已融化，此時再掃，不如未融時爲易。足徵事

不可懈，不可長，當徵立儆，時半功倍，而各主官之親自督率，尤爲成功之本。掃雪如此，其他一切亦何嘗不如此。

雪已厚積尺許，友人招宴，辭不可卻，踏雪而往，詎愈下愈大，欲歸不得，友人處無下塌處，遂在敍昆燕社闢一室，與德懋秀葵兩兄共宿，雪夜室內無溫，命侍者取爐燒炭，圍爐取暖，暢談古今，酒後豪興勃發，不願入睡，但門外大雪亦無去處，時談時盤旋於樓頭，直至午夜後始擁被入夢，睡夢中似有人呼喚而不能醒，掙扎起視，見德懋兄短衣排扉闖窗而出，邊呼「不興不興」，余亦呼吸迫促，頭昏目暈，始悟三人共居斗室，緊閉窗戶，旺燒爐火，炭氣太甚，呼吸窒息，若無德懋驚起，恐有生命之危矣。次晨起視，大霧依然，出門見積雪又續增五六寸，街路莫辨，歸城中除滑杆及一二黃包車外，別無交通工具，如此大雪，汽車飛機亦已被阻，如更無其他代步之具，無可奈何，祇得鼓勇步行，兩足插入，幾不能拔，如入夢境，如登浮雲，初時尚覺有趣，幾而氣力漸衰，行一公里許，有不可支之勢，但歸程尚有一公里許，前途茫茫一片白色，如迷萬傾沙漠之中，城鄉兩公里許之隔，竟至如此艱阻，眞出人意料之外，此攜彼扶，且行且滑，力竭聲嘶，始抵所居。似此踏雪，實爲余生平所未經，不意在天南遇之，憶昔未履雲南時以爲四季如春，稱羨均非所豁，旋知並非盡然，即昆明冬日亦頗寒冷，惟爲期較短暫，夏日無熱確屬可戀，春早臨遲歸，更覺可愛，云謂四季如春，似尚無愧，至其他各地多異昆明，故凡一省一市一縣之大地，人非親至其地親歷其時親察其情不得而知也。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七）

李致剛

萬里橋：華陽國志：「兩江七橋，城南曰「江橋」南流渡曰「萬里橋」。水經注「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架大江水，在縣南八里。蜀使費禕聘吳，諸葛亮祖之，嘆曰：『萬里之行始於此』，故橋以爲名。」唐李肇國史補「蜀郡有「萬里橋」。明皇至而喜曰：「吾嘗自知行地萬里則歸矣」。又王讜唐語林載：「明皇西幸成都至此，問橋名？左右以對，明皇嘆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更二十年，朕當遠遊，至萬里外，此其驗也。』然宋劉光祖作萬里賦「或言孔明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故其後因以名橋」，則傳聞異辭耳。樂史太平寰宇記云：「萬里橋」，在州南二里，一名「篤泉」」，以橋南有「篤泉」。范成大吳船錄云：「……，在合江亭西…」，蓋指「合江亭」上流（在今東南二水合流處）而言，而陶澍蜀輶日記誤以「錦江橋」當之；不知「錦江橋」，（見後）乃起自明代也。縣志又云：「橋建自何時？舊籍無可徵考，歷代遷有修葺……市人利賴之」。按嘉慶縣志四川通志諸書皆誤指「江橋」即「萬里橋」，據華陽國志云「成都城南門曰『江橋門』，水經注亦云「大城南門曰『江橋』，寰宇記「南江橋」亦曰「安樂橋」在城南二十五步，宋考武改名晉李特將起時，成都童謠云「江橋頭，闕下李，成都北門十八子，」江橋當即指此，嘉慶華陽志及他書誤指，殊失考證，不知成都郭下舊本二江繞城南而東，故楊子雲蜀都賦云「兩江珥其前」，水經注亦言「縣有二江，雙流郡（此或「郭」字之誤））下」，自唐高駢展築大城，乃從內江繞城北而東，城南獨有外江繞之，「江橋」與「萬里橋」，遂混爲一，是殆未讀華陽國志，兩江七橋，城南曰「江橋」南流曰「萬里橋」之句；及水經注云「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矣。今依常酈兩氏之說，則不辯自明，更據宋呂大防合江亭記云：「……今成都二水。皆「沱江」支流，自西北而匯於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足證成都城南原有二江併流，「江橋」當在「萬里橋」之北，是「江橋」與「萬里橋」判然爲二；非得漫指今南門大橋爲「萬里橋」也。

曉過萬里橋：　宋陸游

晚泊錦江邊，長橋柳帶烟，鼓鼙行樂地，芳潤賣花天，擁簪欹斜帽，驕門笑墜鞭，京華歸未得，聊此送流年！

峨眉三絕

——峨山八記之五——

黃大受

一、龍門飄瀑

一路蝴蝶比拂紋，樹稍白蠟似桐絲，諸溪[illegible]海潮初唱，大壑潛龍橫可穿。林深時因霧雨重，苔蒼蒼有殘碑研，峽間題刻難尋究，游勝登須從與歸。（龍門峽有宋賢石刻，歲久竟不能浮住）

——邵譚秋先生龍門洞詩

峽龍水墨暗諸山，萬古丁東響珮環。寸寸吳綾持作畫，數人兩蜀不思還。

——前人龍門觀瀑詩

龍門洞距報國寺只有八里，縣城二十三里，為山麓第一勝景，而且道路平坦易行，可惜過去十景沒有列入，常常令人交臂失之，可惜得很。

從報國寺，向西北沿著山小洞前進，五里處到黃灣，黃灣是個小村，有幾家小店，地勢平坦，村後的符文河，有些地方，沙底平舖，夏天極可游泳，這水就是從龍門峽穿來。沿路穿竹林傍山走三里路，快入峽時，就只聽見[illegible]像雷也似的響聲逾大。

龍門洞在峽裏，從峽外望峽內，兩山夾峙，蒼鬱森森，溝中長滿了綠樹，頓覺清涼了不少，進了峽內，只見峽裏水碧綠一潭，綠得帶藍色了！色彩的調和，可以說是無以復加，路是在峽左沿峽壁而行，俯視峽底，可以看見魚游來游去，峨眉魚少，龍門洞卻有魚，不過水很深，峽邊有一段有欄杆，可以倚欄觀望，從峽裏看峽外，卻平林芳流，好像一片風景圖掛著，對面峽壁下臨水面，有一個地方，彷彿龍形，裏面有石洞不深，可以用划子上去，裏面聽說有蘇東坡的墨跡，這就是龍門洞，不過現在沒有划子，上去是不可能了！[illegible]一不小心，划子便[illegible]。

向前走不到幾丈，便見對面懸崖，瀑布飛瀉，大大小小有幾十道，響聲震動，瀑布都是從半山裏飛下，一片白色，晶瑩耀目，衝到崖下石上，就像碎玉紛飛一般，激起的水珠亂跳，永遠不止，更[illegible]無時，瀑布更大，益加壯觀。峽旁有一棟三間小屋，是崇觀和尚修的，叫龍門精舍，在屋裏憑欄觀看瀑布，只覺無窮，池上一座龍門[illegible]亭，靜坐暇思，飄然世外，一切[illegible]的思想心情，都拋到九霄雲外了。

對面崖下，有一排水珠滴下，不絕如縷，叫做龍門珠簾，不留心看，是覺察不到的，龍門洞也有八景，不過是把風景區分一下，我們只可以把它們看成一景而已，出精舍再走十幾丈，便到了龍門鐵橋，橋跨在峽上，下面亂石聳立，水

瀉湍急，泡沫亂飛，轉灣曲折，一直瀉到潭底，橋長七八丈，全是鐵索拉成，上面夾着木板，走起來搖擺不休，橋上西望，便山窮無路的樣子，轉上一個灣，便上到清音閣的路了。

二、黑龍溪漲

峨山萬方振奇處，行到黑龍溪上時，三疊寒潭三照影，一重幽恨一彎眉，峽猿掛樹鬧舒歗，谷鳥迷花自弄姿，報說霜威能緺葉，折緘紅淚寄相思。

邵雲秋先生黑龍溪道中詩

黑龍溪的風景，美妙絕倫，也沒有探入十分；我們出清音閣下了石級，就沿着黑水前進，這時路面較寬，且少坡度，我們就在山谷裏走着，兩旁山峯矗立，中間是一灣流水，有時沙平見底，有時石卵滿佈，水不很深，大約一尺上下，有時從左岸走到右岸，右岸走到左岸，只要經過幾塊石頭的便橋就行了，走了三四里路，漸行漸狹；有時大石當道，便從石旁穿來穿去，走過後又在水溪中走着，因爲兩旁是絕壁，路也沒有了，好在水淺，河中間放了許多塊大石，便把石頭當橋走去，走到一個較開闊的地方，便見前面兩山壁立，像大門般的開着，便到白雲峽了。

白雲峽，在宋代范成大來游時，便欣賞它：峽裏水深有一丈多，可以見底，水清異常，終年如此，眞是奇絕，峽裏無法開路，就只有用木板沿着峽壁，架了棧道，轉了三個小灣，約摸十幾丈長，做了便橋，在棧道上俯視水底，石粒都可數清，假若有魚的話，那光景一定更爲有趣，峽裏面氣候非常陰寒，外面出太太陽的熱天，裏面也決不會出汗，絕壁有上十丈高，長滿了蔦蘿，把日光遮得射不進峽裏來。

峨眉山奇花異鳥很多，黑龍溪上隨處可見，各種小鳥，飛來翔去，有的聲音特別悅耳，有的顏色鮮艷清淡，各有風味。沿谿一帶楓葉很多，一到秋天，滿谷紅葉，像紅雲火焰似的，眩人眼目。在峨眉山住過很久的人，沒有不公認這是峨山最好的地方，我們常以爲能夠游過峨眉山的龍門洞，黑龍谿，洪椿坪這一帶，峨山的精華也就差不多了，這幾處可以算是峨山的代表作。

龍門洞的瀑布，可以說是壯絕，黑龍谿的潭水，可以說是秀絕，下面要談的洪椿坪的烟雨，可以說是清絕，這也是筆者識眉三絕的命意。

三、洪椿烟雨

去歲登高崇麗閣，今秋卻上洪椿坪，青杖芝履如相約，綠酒黃花誰與盟？猿攀山中髯白叟，鶴芝石上蓋初傾，崎傍幸謝新亭客，亦不如前灑淚情。

黑龍谿澈蹈蛟舞，賓掌峯擎華蓋新，踏石潺潺時過雨，問年曆古自逢椿，雲中九老青霞骨，莽底紅英玉女唇，霧隱諸天傷北顧，敲鑑雙杖雜歎辛。

—邵潭秋先生壬午九日登洪椿坪詩—

洪椿坪和九老洞同一山脈，從小路登山必經的道路。洪椿坪是以坪上有三棵老椿樹而得名，據說椿樹已經有幾千年了，枝葉很大，可以遮蓋到很大的一塊地方，夏天上山出汗的時候，可以在樹下歇涼遮陰。

洪椿坪廟宇很大，整潔異常，上去二十五里都沒有廟宇，一直要經過九十九倒拐，到仙峯寺，方可住宿，廟裏樓上

客房很多，有四殿，樓上有千佛樓，塑小佛一千多尊，可與千佛頂的千佛殿相比，大殿上寬敞，合抱大柱很多，客房精緻。

殿旁有幾間精舍，是已故國府林主席的署邸，民國二十八年林主席曾在此居住，房屋三開間，各有後房，後面有一排欄杆，欄杆外就是深谷，對面掌寶峯像華蓋也似地矗立着，風景清幽，走廊上一排籐椅，你泡上一壺茶，吸上一枝清烟，默然看對面的山峯，蔭蔭的林木，谷中的巨石，崖間的花香，聽着那悅耳的鳥鳴，泉水的奔流，松杉的濤聲，大殿上的鐘聲，你自然地想到宇宙的莊嚴偉大，體會到這兒的清靜，有超凡脫俗，心神為之一清的氣概：這洪椿坪已經是幾千萬年了，到今天還是依然如昔，幾百千年後，又將如何？

回到屋裏，秋冬季間，已經生着火盆了，房間裏全是沙發，坐在上面舒舒服服，圍爐取暖，吃着笑着，談天說地，這剎那間忘記了一切人世的憂患與悲愁，忘記了戰事，忘記了政治，只有在這清幽的環境裏，才體會到人生的真諦，了解到人生的滋味。

廟裏有一個小池，池裏蛙鳴，也有仙姬鼓琴的雅號。一進廟門旁的照壁上，有「洪椿曉雨」四個大字：這就是欣賞峨山十景之一的所在。每當黎明時候，站在殿樓或廟門口，你可以看見一陣陣的薄霧，中間夾着微雨，四周山頂，半隱半現，使人如醉如痴，看這千變萬化的烟雨，，雨落在地上，也祇微微打濕了一點表面，人在烟雨中只覺得籠罩像雲烟，從身旁浮來浮去，人們在這裏領略「洪椿曉雨」的風味，回想到在都市裏的煩囂嘈雜，真是感覺到「浮生細夢幻」了。

紀行雜詩

柳詒徵

殘生猶在闢天幸。間道能行竊國恩。五夜風
飈時曉定。一鐙朱墨檢稍頻。荒荒滄色顯佃閭。
纔識機聲殘氣存。（有飛機過空）歐扭茶衢走精
豁。何當乞我墨池翻。（自餘姚翠近庵之安東）
舜水堯江擁古城。材官驃騎走連營。扁舟款
乃乘雲遊。初月玲瓏媚晚晴。晉壤頓增如畫境。
虎倪鄉劇念家情。曉陽分在溝中瘠。豈羨山陰道
上行。（自蕭城廟之百官）

能樓晚飯越中使。夜坦鳴湍似瀑懸。平剪錢
江呼曉渡。稍沽女酒醉晴川。東湖秀挹陽明洞。
南鎮光浮禹井烟。乘興忽然驚陶井。清遊深遜劫
灰前。（自曹娥至紹興）

筍溪絡繹過闌庭。曲水流觴瀉地靈。杉檜還
塵雙轂潤。竹雲籠日萬峯青。鏡痕未泯驚鋒鏑。
壁語猶留翰墨馨。虎嶺笛聲走諸暨。乘桴夕濟已
披星。（自萬寓至諸暨）

搖風新綠送征車。屐影明波棹入渠。計口授
知縣米賤。逃城頻驚戰爭途徐。（是日避難數次）
壯山擱尚留蘭亂，東道騎堪致竹書。（袁外鍋白

宋往迹浙蘭多出金華之北山洞中又定為京購習）
短札申江勞再發。欲歸投轄且徐徐。（金華）

亂鳳聽水聲沖融。曉日遙臨杉影籠。春色繼
餅山翠裏。征塵又滌佛堂中。一舍餘來客曲。
三衢縱沽醉紅。何堪野草社稷波。醉來醉不達
旋鶴。（醴游大學國學部寓是夜大雨）

夜過江山望玉山。林巒翠色雨霧霧。歸客長
尚鄉中照。鄉思都從夢裏酬。趁路歸程諸霧。
桃花鶯啣栗花啟。年時影事難回換。快關淫風剝
骨辭。（自玉山至上饒）

峨眉遊草（二）

賈煜如

白洗象地至太子坪

零雨霑秋宵，戒觀無宿戀。曉雲濕未乾，縕袍冷欲顫。峯回路轉高，人眼不及殿。山羊馱瓦甓，譏屋此爲便。路碑何人立？篆籀字莫辨。循梯下凌雲，犇瞻銀海變。虛傳相花園，花落園不見。千樹娑羅花，綢繆四山遍。奇葩惜不開，佛蹤始一現。靈鷲鍾坐偏，一來供散饒，鏡珈坐九蓮，拜舞君何怍。梵楷遐已空，白苧花猶絢。至今銅殿圮，世法眞露電！

金頂

天風來颯颯，送我凌高巔，騁懷覽八表，天地何其寬：貢嘎在西極，積雪千峯乾，東方如火輪，湧出黃金盤。呼噏通帝座；星斗上可攀；銀海出其下，沉浸舞波瀾。漢嘉蹤咫尺，渺渺凌雲蟠。烏尤更丘垤，城郭猶彈丸。身爲纓累勞，局促無所歡，靈境偶然來，平生此大觀。回首睨故鄉，岌峩淸涼山，文殊示化地，至今留戒壇，如何染腥膻？惟茲秀可餐，不能奮飛歸，念之摧心肝。

千佛頂

少讀青蓮詩，絕愛峨眉月，茲來峨眉頂，卻值秋雨歇。西顧浜華戎，東望極溟渤，抉皆小山流，舉手叩天闕。纖雲捲將盡，寒娥竊始發，皎較半輪秋，光可鑑毛髮。山靈憫我頑，相待意優隆，瓊樓玉宇中，況莅中秋節。

華嚴頂

朝下峨眉峯，暮宿華嚴頂。雲端秋已高，井綠氣猶迥。長廊俯絕壑，小坐瀹淸茗。洞梓飄天香，月林散淸影。醴泉出岩角，鑒自僧夢醒，一酌沁心脾，何必醉醽酊？同遊皆詩人，嘯達無畦町，中更有彌明，聯句詠石鼎，我非一字歸，擋鏡謬以逞，推敲竟良宵，耿耿明河炯。

歷初殿長老坪觀心息心諸所至萬年寺

上山既已勞，下山行更遠。連日飽看山，不覺過三宿。新崖兩壁對，攀陟猿猱泣。危徑僅細腰，偪仄過深谷。長橋更懸空，左右雲壑伏。目眩萬丈幽，賴此卉木覆。沿途梵宇多，所見皆板屋，有甎遠莫致，得此亦已足。蒲公採藥遊，經始初殿築。普賢示現處，蒼翠萬竿竹，森然石牙排，背絕佛像矗。鬼門險不避，象鼻我所觸。白水來秋風，琴聲雜岩瀑。探奇興已闌，倏然返吾躅。

龍門洞

青冥龍門峽，兩水下絕壁，光照峽中人，沫濺岩底石。岩半闢巨門，老龍此潛迹。遊人乘槎來，萬壑爭樁逆。上透一線天，下臨無底碧，詩老有品題，可奪三峽席。（陳石遺作此論）我來峨眉遊，欲遂性所適，最後得此洞，輕去眞可惜。

遊峨眉山呆玲上人實君前導並有詩奉迎行過中峯寺至洪椿坪道中寫此爲贈

峨眉疊秀名天下，況有詩僧杖錫迎？一路裝雲衢石磴，萬山秋氣雜濤聲。倘過洗象池邊過，已入騎羊道上行。知子推敲同賈島，卻先虧無瑤瓊。

贈呆玲詩同遊諸公迭有和章晨過木皮殿至雷洞坪再疊前韻奉酬

路出雷坪曉氣清，茶寮見客慣逢迎。木皮蓋屋久成俗，林鳥呼名時有聲。天半樓臺仙界迥，雨中煙樹曉山行。峨眉也仗詩生色，玉佩瑲琚更瑰瓊。

黑龍潭

蒼崖落照下雙橋，棧道行來路轉遙。深澗獨天長黯黯，濕雲帶雨還瀟瀟。兩邊山木千章合，一路溪聲萬馬號，乘槎強越過踏得，中流時與石山嶕嶢。

登峨眉絕頂晚宿千佛頂三疊前韻

筍輿直上峨眉頂，何必貲公背送迎。俯瞰眞墻同日馭，高歌聊興振天聲。雪山當戶疑無蛇，雲海浮槎若可行。得似瑤臺明月夜，座中偶少許飛瓊。

下烏尤寺晚宿王九疇江樓

纔作峨眉頂上遊，又呼渡艇訪烏尤。酪餘餘味歡逋客，水色山光共此樓。遠岫倘留千丈雪，長江正湧一輪秋，不須更羨嘉州守，風月今宵過十洲。

五三—三九六

西南二千五百里（上篇）

江浚

一

我們接到撤退的命令是六月二十六日午後兩點鐘。這時，桂林雖則距離前線還遠，但情形已經有點混亂了！所能碰到的友人，第一句就問：「什麼時候走，撤到那裏？」之後便匆匆地道一聲：「再見！」通通信時地址也來不及寫就走了！運行李的街車，擺賣什物的地攤和招租招頂的標貼，這一切都在告訴着人們：「嚴重的時刻已經到臨！」其實，八年來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在驚濤駭浪中撤退過，但是這一次却使我生出一種以往所不曾有過的難於索解的心情，這並不是對於美好河山底眷戀，也不是痛苦於理想生活底幻滅，而是牽繫着被戰爭捲入苦難中的朋友和我們文明古國的前途！

晚飯後，我匆匆地趕到湖南銀行去找冠文兄，商量怎樣來安置那一羣「入世未深，走頭無路」的友人們；同時順便探聽一下前方的消息。但是前方的消息越來越壞，他們行裏也於當晚召集緊急會議，決定明天將重要的檔案內遷！時機是那末緊急，我們只好分頭出去找門路。可是，費了半天工夫，累得滿身臭汗，結果要找的人却一個都沒有找到，這時心裏又急又氣，但也無可奈何！最後還是決定用我們這批泥菩薩的力量把他們背過江去再說吧！於是各人重新檢查了一下自己的口袋，把可能拿出的錢都拿了出來，並且每個人都計算着自己可能利用的社會關係寫上了介紹信。等到該要安排的事安排好了時，已經是深夜一點多鐘了！我們就在這古老的堂屋裏握手道別，一種不可抗拒的哀傷，襲擊着每個人的心房，空氣裏給可怕的沉默佔據着了！

現實既然給我們安排下這樣的道路，我們也只有沿着這條道路走去！其實幾年來誰不是在漂流中過日子？說痛苦也不是第一次嘗試到，要是痛苦的結果能够及時起着催生底作用的話，那末我們是願意痛苦下去的！生活在古老的國度裏，潦草而生也潦草而死，這是幾千年來不斷地扮演着的戲，本也不值得驚奇！如果你還在睡夢之中，倒也無話可說；但感受最深的要算那已經醒過來而又不慣於黑夜中生活的人們！也許，「睡着的人們是幸福的」吧？如今，我才深切體驗出說這句話的人，在這時是懷着一種怎樣難堪的心情啊！

二

車站裏的擁擠原是意料中事，到處都是行李的山和人的海。要進去固然困難，進去了要出來可也不容易！聽說北來列車還停留在永福，大約要明天早晨才能到站，但也有人說已經開出去了，要走就得等下去！後來在大江旅社門口的露天茶座上找到一位銀行的同事梁先生，他是當天下午就偕着一部分同仁眷屬在這裏候車的。他說列車今晚無論如何不能到站，勸我還是先去找一個歇息的地方過一晚再說。

在平時，桂林北站是只有貨物上落的，所以總是冷清清的時候多，但此刻情況已完全不同，人們爲了便於上車起見，都集中到這裏來了？因此，附近的旅店都鬧着「人滿之患」！好容易才找到一家臭蟲跳蚤色色俱全的客棧投了一宿，臭蟲還在其次，而海陸空三方面夾攻的滋味却實在受不了，所以第二天還沒有亮就逃了出來！這時，我們知道社方已經派出專人負責策劃，心裏也不像昨晚那麼焦急了！於是也在茶座上佔了兩席位置，開始擺起「龍門陣」來！

約莫九點鐘的辰光，從遙遠的天際送過來一聲汽笛的長嘯，人羣中開始在騷動了。我們雖然情報較靈，但在此交通失常的狀態下也不敢稍有疏忽，大家都提着隨身行李擠了進去，就是到了月台上也總覺得不很放心，一會兒擠到這邊，一會兒又搬到那邊，等到隆隆的聲音逼近時，却原來是一架機車毫無牽掛的溜了進來！我們就這樣地轉來轉去轉了大半天，後來聽見欽麟兄說：「別忙！王殿臣來了！」我回頭一看，胖而結實的個子，笑口中露出兩顆金牙，原來是南站辦事處的殿臣兄，平時見慣了他那「指揮若定」的風

愛，此刻心裏實感到無上的安慰！他把我們領進一座停在很偏僻的位置上的鐵蓬車裏，並且說，不久就可以走了！

六月的炎陽在車廂裏釀造瘧熱，所有的葵扇都動員起來了，可沒有招來半點涼意！，一位胖太太熱得面紅耳赤，一味出汗，並且高叫「吃弗消！吃弗消！阿拉弗走了！」但嘴裏儘管這樣說，身子却動也沒有動過。求生的信念，使人們忍受了這一切！

× × × ×

列車終於開動了！大地在不安中打旋！我所熟悉的景物也一簇一簇的移向後邊。桂林，這個兩年來哺育過我的城市，如今又到了臨別關頭！當我們未離開你底懷時，你給予我底印象是這末單調，這末平凡！而此刻我心裏却又燃起無邊的思念！難道這也是「人性的矛盾，綿綿糾纏的悲歎」嗎？

抵永福時，已是薄暮時候了。天空裏忽然下起毛雨來！不知從什麼地方擠進來一個大兵，濕漉漉的草鞋，只顧往空隙中插，首當其衝的是靠在門口的幾位女太太，她們固然不願意讓步，其實也沒有地方好讓步，但是看到他那一雙骯髒的泥脚，却不能不有所顧忌，而那位大兵也就利用這個機會，踏進來像生了根一樣，再也拔不起來了！

「討厭鬼！蠻不講理！」

「髒鬼！又髒又臭！」太太們在咕嚕着和責罵。但是大兵的涵養倒好，一句話也不說，只踢把屁股扭動，竟然把地板弄得響動一些。這樣一來，却激起了一位西裝朋友的義憤，他霍地站了起來，嚴厲地責問大兵：

「你是幹什麼的？也不把眼睛張開一下，這末小的地方擠上了上百個人，你還要來搗蛋！」

「朋友，大家都是逃難，將就一下有什麼緊？何必嘮嘮叨叨！」

「逃難？你們軍人也說逃難？笑話！」

「你是說給那個聽的？操蛋！你不要以為錢多體面！除了錢還不是和我一樣，仰起來是一根雞巴，翻過來是一個屁股？說話不要太欺人！」大兵發火了。

之後，似乎沒有再嘈下去了，只有夜雨敲打着車蓬，奏着嘈雜而急驟的調子，把人送入無邊的空虛裏！

混一夜誰也沒有睡，天明時，列車已駛抵六寨，雨也不曉得什麼時候停止了。東方撩起一片片的紅霞，把遠山烘托得更加秀麗，看來還有出太陽的希望呢！

機車上足了水之後又繼續前進，終于八時左右到達柳州。

三

了四五天，每天都在沉悶中過日子！前方[illegible]似乎沒有好轉。也不怎樣變，但是惶惑的人心却沒有因此而安靜下來！

由於四散下來的人口日多，黔桂鐵路的運輸力又十分薄弱，因此，柳州便變成痞積一樣的城市了！大街小巷，到處都充斥着逃難的人羣。車站裏更是人山人海，他們食在這裏，睡在這裏，把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列車上面，至于逃到什麼地方？逃到什麼時光？此刻是沒有人會想到的！聽說獨山的情形更糟糕。五百元一個客飯，一萬元一擔米，關豬的欄柵也空出來住人！而且這種情形一天天的嚴重下去！聽了不免使人寒心！但是，不逃又怎麼辦呢？

當人們處在窮境的時候，常常會把希望寄託於幻想。我也明知敵人這次的戰略企圖是在打通其所謂「大陸運輸線」，然而我却還一心期望能重返桂林！二十九日偶然在街頭碰到金去任，他是昨天方和豐國兄等一同到達此間的，他告訴我桂林的情形更加紊亂了，回去不但沒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還是早點到獨山去吧！

第二天，我們辦理好動身的手續之後，便去趕搭車。搭車的情形眞比衝鋒陷陣還要吃力！我衣服上的五個鈕子擠去了三個才擠上月台。但到得月台時却又發覺車廂裏的人已經和螞蟻一樣地擠得滿滿了！蓬頂上也是密密層層的，就連車廂底下的八隻鐵輪中間也架起板子睡着人，據說他們三天之前就歇在車上的，直到此刻還沒有開出去！那能輪得到我們？

看看暮色逐漸深沉，我們才垂頭喪氣的回到旅店裏！

翌晨（七月一日），太陽剛剛露臉，我們已在月台上等候着了。幸好昨天夜裏開了一班「特別快車」和一班難途列車（只到六甲），今天的情形總算好一點了！

五三一—三九八

結果九點鐘的時候，我得到了一位鐵路工人的幫助，終于爬上了車。在兩個車梯之間三公尺見方的位置上堆了大小行李十七件，還擠上十三個大人！這情形就和裝在罐頭裏的沙丁魚一樣！其中滋味，是筆墨所難形容的。但是當我看到站台上面的千萬張失望的臉孔時，又覺得沙丁魚們畢竟還是幸福的！

炎熱，倦怠，窒息，再加上孩子們的哭聲和因爭地盤而引起的衝突，……車廂裏呈現出一幅戰亂社會的縮影。

一直到夜裏十二點鐘才開車，開車之後，似乎一切都漸漸地安靜下來，但願能够順利地到達目的地就好了！

二日平明，到達宜山。窗外的小販叫賣聲和肚子裏轆轆的飢腸遙相呼應！同時因爲在車廂裏折疊了一天一晚，週身都感到酸痛，非下來舒舒筋骨不可！好在旅伴中都是些可靠的人，地盤問題固不致於發生爭執，就連一點點可憐的行李也有兩位廣東老鄉幫忙照顧。於是我和妻好像出了籠門的小鳥似的，歡快得跳了起來。宜山原是舊遊之地，城磚砌成的路面和城門口五光十色的食物攤都還新鮮地刻畫在我底記憶裏！如今戰爭帶來了動亂的局面，我不免也爲它的命運耽憂！

只一刻光景，汽笛叫了，我們又匆匆地回到車廂裏，我凝望着浸在暮色中的市廛和那三五盞路燈無力地明滅着的情景，心裏生出一種茫然的感覺！

中午，抵達六甲，這裏是黔桂鐵路的大站，四周石山環繞，中間一段平地。車站附近搭起很多茅寮，還些都是爲過往旅客而設的。鋼筋一樣的伙頭，也安上××大旅社的招牌，甚至冠以「南京」「上海」等字樣！食物攤也是形形色色，下江手法，北方口味，其實都沒有什麼分別！

旅伴中有一位南丹天成建築公司的副經理尤以誠君，他是一個標準的北方人，豪爽而又健談，和他在一起是不會寂寞的。過去他和黔桂鐵路曾有過一段密切的關係，所以沿路的情形都很熟悉。他告訴我許多關於本路修築時的情形，工程的艱苦，比詹天佑修平綏路還要超過好幾倍！我們民族的偉大潛力和堅忍精神是無可非議的，歷來就不少憑着赤手空拳去開闢荒涼世界的史實！其中當然也充滿了肝腦塗地，慘烈犧牲的場面；但歷史是無名英雄創造起來的，我們民族的生機，恐怕還得寄在他們的肩膀上啊！

夜幕漸漸垂下來了，山間升起了青色的迷霧。但是列車還沒有開行的消息，聽說前面有一列班車「掉道」了，要把它抬起來之後才得過去！心裏儘管焦急，但是除了按住火性等待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借着這等待的時間，我曾到篷頂去巡禮了一次，才曉得篷頂的情形也並不比車廂裏遜色。當我剛剛爬上去的時候，立刻就引起了人們不滿的「嘰嘰」聲！一位中年婦人很溫和地指引着我的視線，並且說：「先生，實在沒得地方了！請到別處去吧。」距離得遠一點的地方，有人乾脆在嚷：「滾開！」「滾他媽的！」後來我向他們解釋我不過是來看看情形，並不是來佔地盤的，這才把人們不滿的情緒安定下去！

坐車頂的人們的確比坐在車廂裏的苦得多第一因爲車篷並不是平面，且四週沒有遮攔，一不小心，很容易滾下去跌得粉身碎骨，所以無論疲倦到怎樣的程度，不敢瞇一瞇眼睛。小孩子則用繩子攔腰捆着，和粽子一樣的繫在鼓風器上面。第二，車頂上再也沒有頂了，一路來時只有任憑六月的炎陽炙灼，而且還遭遇過幾次驟雨，好在打濕了的衣裳很快地就曬乾了，可是抵抗力稍爲薄弱的人却往往因此熬出病來！第三，沿途山洞頗多，坐在車頂上危險性極大，由此被擠死的在行車紀錄上也不算少了！同時，在通過山洞的時候，一股濃濁而苦澀的煤烟也够令人難受！

這時，在第三節車廂的篷頂上爆發了一個小規模的「戰爭」！同車的人都作了臨時的觀衆。但是等得我趕到時，戰爭已接近尾聲了！原來是一對逃難的夫妻，由口角而演成的大變！女的抱着一個約摸兩歲大的孩子，坐在一旁喃喃哭訴，男的却一聲不響，臉孔上滿佈着陰鬱的神情！從斷續的哭訴中間，我曉得他們是飽經憂患的難民！五月底便從湖北華容逃出，脚不點地的到了衡陽，但衡陽又在緊急疏散！只好又逃向桂林、柳州、獨山……帶出來的行李，丟的丟了，賣的賣了，三十多天的旅程，身邊已是一文不剩！大人挨餓還不打緊，孩子却忍受不了，整天哭嚷！做媽媽的當然心裏難過，口出怨言。却不料丈夫並不諒解她，反而發狠的揍了她一頓，女的有冤無處訴，只好怨天尤命的嚎哭起來！其實做丈夫的也未嘗沒有苦衷，他明知老婆無罪，孩子也無罪，但災難迫得這麼緊，除了老婆之外，還能找到誰

來做發洩的對象呢！

看見這形形色色，我深切地感到這古國道路的艱辛！要是我們這一代還不能將道路填平，將荊棘刈盡。則下一代的人們還是一樣地受苦的！

× × × ×

一[illegible]足足等了二十九個鐘頭，直至第二日下午五時才離開六甲，為了應付前面的陡坡，五節車廂竟掛上兩個車頭！過了拔貢，險道便開始了！因為時在昏夜，我無法察看究竟險到怎樣的程度，但光是聽到兩架機車的喘息掙扎，心裏就免不了焦慮！從入夜八時起，一直爬了四個鐘頭還沒有爬到第一個轉轍站。後來索性開倒車退了兩三公里，然後加足速率向上直衝，結果仍舊失敗，只好重來一次！但第二次却僥倖爬上來了！當列車衝至山腳時，車廂突然猛烈地震動了一下，接着便跳起舞來，全車嘩然，並且有人準備跳車，但窗外是一團昏黑，跳下去也不見得安全！好在準備週密，司閘的人立即掛上紅燈，列車也立刻就停住了！後來檢視一下，才曉得我們坐的那節車廂脫了軌，震斷了好幾根枕木！這樣一來，今晚上山的希望又成泡影了！於是掛在後面的機車只好回到拔貢去求救。但是隔不多久，又聽見它在後面狂叫，後來才曉得原來它也在半路上掉道了！

經過一夜大忙亂，終於在第二天早晨爬上了長山。但當你回顧這一段短短的隧程時，却不能不使你驚嘆和疑慮！三層鐵軌，之字一樣地盤在山腰裏。而笨重的傢伙，也居然能夠從平地跨上山頂！自然給予人類的阻力是無限的，但人類終究戰勝了它！

長山過去便旋入了鳳凰山的主脈，四面都是波瀾壯闊的山岡，一直綿亘到天之盡頭！地形之複雜，工程之浩大，決不是身歷其境的所能想像的！這段路的特點是彎道多，坡度大，遇到無法翻越的山岡時便鑿洞貫通；遇到不可飛渡的懸崖時便搭橋樑來銜接！常常有繞過危橋，便入山洞，出來又是彎道和高坡的情形。

乾涸了的山溪，在陽光搖照中閃出流沙的奇景，這一切在倦於旅途的人們看來，也未嘗不是一件賞心樂事！偶然也可以發現一些破落的苗村和赤着大足的苗女，我又聯想到五年前修築川桂公路時的情形。那時，幾乎所有的「山裏人」都被動員出來為這條搶建的後防出賣氣力。他們都是一擔簍筐，一條赤膊，搶盡了炎陽，暴雨，風雪，泥濘！但願抗戰能給他們再造一條生命，好從貧困落後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但是六年來的日子把一切都改變了，而他們却依舊是為科學文明所擯棄；依舊是世世代代，苦守荒原，與天災人禍結為知己！

下午六時，抵達南丹。一日來緊張的心情，此刻才算鬆了一口氣！大家都支撐着疲乏的身體走下車來，拍了拍身上的灰塵，也無暇去觀光這陌生的景物，第一件要務就是「據案大嚼」，等到肚子填飽了之後，才慢慢的踱到站上去探問開車的消息。

聽說南丹以上的情形要好得多了。雖然，愈向西行，地勢也愈高，但傾斜的程度是緩進的，並不十分礙事！不過，這段路基因為修築未久，堅度較差，且有許多地質上的特殊情形，例如有許多石山，看來是滿堅實的，但重載駛上去了却立刻碎成粉末，所以時常塌坍也就是這個緣故！據說在打羊附近，這種情形更加嚴重，有一處地方因受兩旁大山的壓力，路軌每天都要上昇幾公分。近來因為疏散的人多了，每班列車都遠遠地超過了規定的載量，因此「掉道」的情形也就特別多！

由於缺乏煤斤的緣故，在南丹又停了十八個鐘頭，而且看情形還得繼續停下去，後來因為乘客們羣起「暴動」，迫令站長立刻開車，站長看見情形不對，只好趕忙掛電話到側嶺去要煤。結果問題總算圓滿地解決了！

六日上午九時，終於抵達獨山。統計由柳州到獨山的三百九十四公里路程，整整走了六天才到達！人們都嘆息着說：「就是坐牛車也該到了！」在這「非常時期」，又有啥子辦法呢。

四

到獨山後，第一個感覺就是人多。人一多，問題也就多了！第一就是住的問題。在桂林時曾有人打過這樣的比喻：「租房子比蓋房子難！」不過，雖說難，到底還有辦法可想。而獨山却連想辦法的餘地都沒有！旅館的房價昂貴得驚人，一間黑牢一樣的房子也得三四百元住一天，而且還不容易找到！像車站一類的地方，既不花錢，又可避雨，只可惜位置有限，容納不了多少人！因此，露天棲宿的事已經是家常便飯了！他們的生活是三塊磚頭，一床破被，包括了衣食住行！殘酷的現實把人們迫上絕路，能過一天就算一天！

其次是治安問題。由於普遍的災難與貧窮，造成了社會的不安，盜竊事件已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偏僻的地方，居然也有刼案發生。人們只好嚴守着「無事少出門」的原則！

第三是醫藥問題。去年夏，虎列拉橫行，曾死了不少人，今年逃難來此的的人了好幾倍，疾病流行更有可能，人們未免有談「虎」色變之概！西醫只有衞生院一所，服務範圍十分有限；中醫雖有好幾家，但是掛招牌混飯吃的佔多數。

至於說飲食的問題，却不像在柳州時所傳說的嚴重，客飯只賣八十八元一客，兩菜一湯，吃飯也不受限制，這和桂林的四十元一客限吃兩小碗飯的窮僧相較，似乎闊氣多了！我們到獨山時，牛肉只賣三十四元一斤，豬肉六十元一斤而且不搭骨頭，比起桂林來是便宜一倍。不過米價却貴得出奇，二等米每斤要賣到一百三十元左右，對人們實在是一件沉重的負担！

鹽酸是獨山的特產，往來旅客對它都頗表好感，常常攜到別處去饋贈朋友。其實它的味道並不怎麼鮮美，初次嚐試的人有時也不免要把鼻子皺起來。貴州人喜歡吃辣子，無論什麼菜裏面總得擺點辣子！這裏有一種流行的說法：「不吃辣子上不得高山！」貴州是山之國，不吃辣子那能可以呢？

獨山城並不大，形式也古舊不堪。店鋪的建築極像廟宇，街道狹窄，路面崎嶇；晚上除了幾家銀行備有電燈之外，大部分人家都點變古式的油盞，而且不到八點鐘便全城漆黑。熱鬧的市區在火車站和汽車站附近，不過營業幾乎百分之百都是食堂。茶館業務也相當興旺，因爲外來的人大都是過往性質，或者是等候行李，或者是活動車輛，茶館裏便是唯一消磨時間的地方，甚至有些人連生意經也帶到茶館裏去談，「茶博士」便因此而大做其黃魚生意！白天。每人只收茶資十元，晚上附加燈火，增至十五元，倘生意成交，多付一點或少付一點也無所謂。如果你是個難人的話，也不妨去坐坐，聊聊天，調劑一下疲乏的精神，暫時把戰爭置之度外。裏面還備有躺椅，你就索性躺下去吧，連茶資也不過五十元，相因得很！你若到廣東街去蹓躂一下，你便可以看見一家富於吸引性的茶館，招牌叫「民衆講座」，每晚都聘有「名家」擔任說書，茶資每客三十元。我也曾去聽過一次，主講人叫做齊鑫齋，講題是「施公山東放狼」，講的什麼我倒一句也沒有聽到，因爲我的全副精神都貫注在他的動作和表情上面去了。他的面孔活像漫畫上的「廣東王先生」，三角形的輪廓，八字鬍子隨着嘴巴的張弛而上下牽動，顯得十分滑稽！出錢入座的人並不十分熱心，而站在門口白聽的人却十分踴躍：長衫伯伯，短打朋友，每個人的腰裏都斜插着一根尺來長的旱竹烟管，聽得十分入神，使我聯想到魯迅先生筆下出現過的典型人物！

要是碰着趕場的日子，則全城都陷入沸騰的狀態中。四鄉的人都挑着他們積存下來的農作物到城裏販賣。住在城裏的人則大半是不參加生產的自由民，他們除了吃房租之外，還兼做一點「轉手生意」，即便宜的時候買下來，價錢好的時候賣出去。如果你願意到人叢中去巡禮一下，那便隨處都可以看到一些衣裳楚楚的小脚女人提着籃子轉來轉去，正在找尋目的物！她們對於這行門路十分熟悉，十元錢的東西，能夠講到五元錢成交，買雞鴨不用秤，憑買賣雙方的眼光論價錢，吃虧的還是鄉下老。所以她們的生活比鄉下老要好得多！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受傷官兵，他們架着假脚，提着籃子，也來趕場。爲的是想把生活改善一下。不過，當局對於他們的救濟方面，似乎還有不够週詳的地方，以致他們精神上無所寄託，整天沉迷於賭博中，且常常因此打得頭破血流，掛彩回來還要掛彩。這種情形，眞令人嘆息不止！

說到獨山的天氣，的確是十分悶人，一年之中，陰雨的日子就佔去了大部分，僅僅在夏末秋初的幾天才能見得到爽朗的天空。我們來時恰逢着這樣美好的日子，田中的禾穗，由於日漸沉重而迎人低頭了，南風在大地上散佈着作物的芳香，尤其傍晚的時光更值得留戀，夕陽反照東山，蒼烟四起，小村閒散，從緋紫中透出金黃。人耕田收拾起一天的疲勞，邊行邊唱地唱出內心的詠嘆！孩子倚着門檻，盼望着爸媽早點歸來。這種寧靜的黃昏，何處不充滿着詩情畫意？可惜戰爭的蔭影時時籠罩着它。人們連那些雖然辛苦但還安靜的日子都保不住了！

這裏已經是高原地帶了，高原上的夏季，似乎要溫和得多！據近日的報載，桂柳各地正鬧着酷熱，難民們都叫苦連天！但我們却安閑無事。儘管白天熱得可以赤膊，夜裏却非加衣不可！因此棉被和扇子結成同盟，冬夏的時裝也同時

遠岸，這不能不使初來的感到新奇的！

獨山的山並不怎樣高，鳳凰山脈自西北斜貫東南，餘勢蔓延全境，造成山多田少的局面。不過人口不很稠密，平時糧食還可以自給。人們過着傳統的儉樸生活，包谷是主要的食糧，米麥已近乎奢侈品了！而且一向由於落後的社會意識所支配，迷信的見解很深，遇事不求甚解，一切都聽天由命，生前的生活再苦也可以，但死後的棺材却非用好料子不可！同時鴉片的毒害也相當猖獗，政府雖曾三令五申，嚴厲禁止，但明來暗去的仍舊不少！不過，吸食鴉片的人，大都是在社會上較有地位的人，最少也算得上「小康之家」才有資格，窮人是吸不起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所謂「基層政治」工作者，也是「枕戈待旦」的英雄！文化水準很低，文盲佔着可驚的百分比。小學畢業生做起校長來可以勝任愉快；甚至有些地方還盛行着蒙館式的事物，八股先生便把「三字經」，「百家姓」一類的古董灌入小學生的腦袋裏！政府當局也曾力謀開導，五年前就設立了民衆教育館來擔負這個重要任務，但是收效仍然十分有限！據一位辦教育的朋友告訴我：「民衆教育館根本就沒有什麼事情好做，小學教師也因為待遇菲薄，紛紛改行，由於師資恐慌，只好讓一般人來濫竽充數！像這樣的情形，怎能談得上提高水準呢？上頭也曾發動我們一方面提高自己，一方面啓發蒙昧，並且規定好幾部書如曾文正公家書和管子等叫我們辦教育的人去精讀，不過這些好書距離人民的生活太遠了。想把它們和現實生活融化起來，實在不是容易的事啊！………」

在窮困落後的地方，常常就是封建勢力橫行的地方。五年前我曾親眼看見過區長和聯保主任下鄉時，兩個人打轎子，四條步槍護送，十分威風。當時我很奇怪，求教於一位本地的同學，可是她却笑我少見多怪！據說有些地方區長下鄉時還要放鞭炮呢！他們在鄉簡直是土皇帝，私販大烟，操縱物價，誰也奈何不了他！如今，艱苦的日子又過了五年，而這種封建落後的情形，却依舊枝繁葉茂地生長在這裏！

五

四十天的閑居生活，幾乎把大部分的時光都消磨在往昔的憶念裏！我記起「漫長的道路上漂流的日子」，而這塊「受着侮辱的美麗的土地」，又是我們蓀子的老家。五年前我們曾經在這裏熱烈地聚首，愉快地分散；伯父伯母又是這樣的熱誠來款待來自遠方的友人！但是五年內日子遮沒了多少人間的辛酸啊！如今，我又重新踏上這傷心的土地！伯父已於三年前去世了，蓀子等又遠客他鄉，伯母在孤單窒息的煎迫中顯得更加蒼老了！當她見到我這突如其來的訪者時，最初不免有點愕然，但立刻就認出了原來是蓀子的好友；「啊喲！想不到我也還能夠見得到你們！」這是多麼沉痛的一句話啊！接着她便告訴我伯父是怎樣死的，叔嬸們怎樣的貧窮。蓀子等生活在成都，每年暑假也有回家省親的打算，但結果都因為交通阻滯，沒能夠實現！這種暮年淪落的悲運，在老一輩的人看來是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更痛苦的事了！儘管我拿最懇切的語言來勸慰她，並且拿許多事實來向她解釋，但是這一切都安慰不了慈母的心！後來她又告訴我許多五年前的舊事，據說在我們離開這個「家」以後，蓀子等是怎樣地懷念着我們，並且把他們寫的詩錄出來給我看。

我仔細地咀嚼着詩中的滋味，長久地浸沉在友情的溫暖裏：好友，我十分明白你們當時的處境：事業？家庭？這兩者曾經在你們的心裏掀起殘酷的鬥爭！然而，前者終究戰勝了後者，這是你們堅強的地方，後來從你們寄回來的家信裏面和偶然在「文陣」上發現的你們的作品裏面，我曉得你們也想念着家，想念着年老無依的母親！但你們却更愛這多難的祖國和艱鉅的事業，義無反顧地奔赴向遠大的前程！而我們，自從中途被絆倒之後，便一直在生活的泥沼裏打滾，在當年，我們曾經是「隔着萬山帶淚遙送你們的人！」而今天，我們仍舊隔着萬山，遙祝你們的偉大成就！正如譚兄說的：「我們看見舊友不斷地向上跳躍，而我們却仍舊陷在泥沼裏，心裏除了悲苦以外，還有什麼好說呢？」就讓我們做「背負着黑暗的閘門」者吧，這和火把的持執者是有着同樣的意義的！好友，請你們從遙遠的地方伸出援手來！

從重慶到理化

一山

七七的早晨，我與鎮慧兄伴着微微地細雨，辭別了母院——漢藏教理院，——踏上通往西康的漫長的征途，

從北碚搭上輪船，約摸費了四個鐘頭（大約是從八點鐘到十二點鐘）的時間，便到了戰時的首都——重慶。為了籌備經費，足足在重慶就擱了半個月，直到二十二日，我們纔籌得了足夠的旅費，重又繼續前進。

（一）

我們本來打算搭直航嘉定的船，因為一時等不到，所以就只好搭開往宜賓的了。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八點鐘，我們十分興奮地拿着二千四百七十元一張的船票（我們因為行李多，所以買了「房艙」票，若是「統艙」，則僅一千多元），登上民生公司的「民和」輪。及至開船之後，才知道這是隻「老太爺」船，這船走得太斯文了，簡直像個老太爺似地！前進一步，頗費力氣。因為船走得太慢，所以有經驗的人都不肯親近它，據說這次民生公司準備了八百張客票，結果只賣出了一百多張。

翌日清早七點鐘，「老太爺」船又逆水而上，一點鐘只走了十幾里路。船走得慢，旅客不免要感到煩悶，而解除煩悶的唯一方法，只有擺龍門陣了。

九點鐘吃早飯，八個人一桌，一桌四個菜一個湯。但是一碗飯沒有吃完，菜就精光了。

「他媽的！老子住的是『房艙』，為啥子連菜都不夠吃！」一個四川人嚷起來了。

「茶房！叫你們管事的來！」另一個人咆哮地說。

「格雜種！為啥子還不來」四川人發急地說。

「各位！對不起」管事來到飯廳裏向大家道歉說。

「菜怎麼這樣的？」一個商人模樣的人生氣地問道。

「先生！」管事的說，「我初次接辦伙食，一切都還沒有辦得頭緒。今天早上起來，連啥子也沒有，所以飯開很遲，菜也沒有。午飯一定補償！請你們大家原諒！」

因為早上大家吵了一陣子，所以午上的菜就豐盛了，甚至連吃飯的碗，也都換成細瓷的！可是，菜一好，却苦了我們這兩個窮和尚了！四碗菜裏面，兩碗有肉，一碗有蒜，結果我們可吃的就只有一碗南瓜！於是我們只得將就了一頓。

這天本來打算住江津，可是「老太爺」船走得太斯文，結果停泊在距江津還有二十來里路的一個地方。江津離重慶一百八十里，那末今天只走一百六十來里路，共「老爺」的程度也可想而知了。

晚飯後，大家坐攏在一起擺龍門陣。從政治，軍事，社會，歷史，一直談到兩性問題。大家越談越有勁，一天的勞頓，就這樣消除了。

二十四日住白沙。早晨有點兒霧，船到十點多鐘才開航。

船剛過江津，忽然來了一個人，跑進我們的房裏，自言自語地說：「躺一會！」一面說一面便倒在劉先生的那個鋪上，他不向任何人打招呼，就好像是在他自己底房間裏似地躺下了，而且連鞋也不脫，劉先生看他這種態度很奇突，便溫和地問道：「是茶房送你來的嗎」？

「我稍為躺一下！」那個人答非所問地說。

「你是船上的人？還是客人？」劉先生還是溫和地問。

「我既不是船上人，也不是客人！」那個人毫無禮貌地答道。

「那末你是什麼人？」

「我是天上飛的，地下跑的！」那個人更加無禮地說。

「那末就請你起來，這是我的鋪！」劉先生也光了火。

「請你起來！」劉先生重覆地說。

「啊！你這樣惡！」那個人責備地說。

「惡？這舖是我買下的，主權是我的！你為什麼一聲不響地來侵佔人家的地方？」劉先生反駁他說。

「好！你這樣惡！你姓什麼？」

「你管我姓什麼！」

「我就要管你姓什麼！你姓什麼！」這位莫名其妙的人說着就從荷包裏掏出一張鈔票和一支鋼筆來，做出要登記的樣兒惡狠狠地追問道：「你姓什麼！你叫什麼名字！」

正在很緊張的時候，輪船上的負責人便來解圍把那個人拉走了。那人一邊走一邊還說：「好！咱們到白沙再說！」

後來才知道，原來這位莫名其妙的人是江津縣政府的情報員！

上午十點多鐘開始，下午還不到六點鐘便停泊在白沙了。白沙離江津九十里，那末。今天共走了約一百一十里路。「夕陽未落先住店，紅日高照再登程，」「民和」輪的領江先生可以說是做到了。

吃過晚飯，一個人拿個簽名薄子要大家簽名，我起先弄不清是啥子事，原來輪船當局恐怕昨天沉沒的那隻小木船的主人誣告他們，說他的小船是他們的輪船衝翻的，所以須請大家簽個名字以資證明！

二十五日行一百八十里路到合江。

老早就聽說合江出荔枝，所以船一靠岸，我們就跑上岸去買幾個來嘗嘗，通怪好吃的。於是我就想起蘇東坡「日食荔枝三百枚，不妨常做嶺南人」的詩來。東坡被逐在嶺南（當時還是蠻荒的地方），而他卻處之泰然，並且還打算做嶺南人！這自然是他的達觀，是他的胸襟豁朗，然而荔枝也實在太好吃了。

二十六日，船又停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今天本來打算歇瀘縣，沒想到早上將要開船的時候忽然起了大霧。船既不能按既定的時間開，當然也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地。計算起來，還大約走了一百四十來里路。

[illegible]幾天[illegible]了。[illegible]

得他天天晚上都把舖蓋（其實只是一條涼席）抱到外面去睡，實在也太麻煩了。

說也奇怪，照顧我們這個房艙的人，特別地多！比如說吧：前天在江津上來一位瀘縣直接稅局的女職員，她原來從瀘縣送三個小朋友到江津去投考初中的，現在任務完成也來搭了我們的船回瀘縣去。另外還有一個什麼「弟兄夥袞」的富有江湖氣的中年婦人（據她自己說，她從來是販貨不納稅，乘船（車）不買票的！），也帶了兩個孩子到宜賓去。起初她們都住在我們的房艙的門口，後來那位女職員病了，於是劉先生便很慈悲地把他的舖位讓給她睡。又後來因下雨了，那個江湖氣的女光棍和其餘的五個孩子也都進房艙裏來了。於是這間本來祇睡四個人的房艙居然睡了十個人！橫一個，豎一個，擠得水洩不通！呼呼地鼾聲，吱吱地咬牙，聽起來也怪有趣的；可是，熱得悶得可真受不了。

二十七日船至瀘縣，就檢查出了白銀六十二公斤！據說這銀子是水手帶的。但水手那來這大的資本呢？於是，大家便有了話柄了：現在咱們才明白，為啥子船總是不願停在碼頭上，原來是有原因的！

為了下貨，下午三點鐘船便停在距瀘縣四十里的納谿。這個「老太爺」船，一天居然走了七十來里路！民生公司規定這個船四天到宜賓，然而今天已經第五天了，離宜賓卻還有二百多里！

船停得太早，呆在房艙裏怪煩悶的，我便約同艙的兩位朋友——劉先生和楊先生到岸上去閒逛，並進一家小麵館裏去吃麵。每人已經吃了兩碗了，我又招呼老板再下三碗。我剛一開口，劉先生和楊先生便阻止着不要下。可是賣麵老板板着面孔說。

「已經下上了！」

「教你不要下，為什麼還要下？」劉先生質問地說。

「我們底規矩：客人祇要一招呼下，我們馬上就下的！」老闆解釋地說。

「你下了我們不吃！」

「不行！我們底規矩：下了就得吃！」老闆堅執地說。

「為點兒吃的，犯不着和他吵鬧，我們就勉強地把這碗「強賣」的麵給送進肚皮！出了麵館，劉先生還回過頭領教似地說了一句：「好嚴的規矩！」

二十八日住李莊。早晨四點半鐘開船，下午七點多鐘到李莊，結果走了二百一十來里路。這天的行程，可說是打破了五天以來的紀錄！這也許是因為船上沒有運禁物的緣故罷！

中央研究院和同濟大學遷設在此，惜因船到得稍遲一點，未能上岸觀光一番，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二十九日上午九點鐘抵達宜賓。四天的路程而我們竟走了六天半。這是多艱難的行程呵！

（二）

六天半沒有看報了，所以下船的第一件事，便是買報看。五元錢買了一張「戎州日報」，使我重又認識疏遠了六天的大千世界。

為求經濟便掛單在觀音閣。既然找到住處，于是我們就去打聽開往嘉定的輪船的船期，知道明天就有民生公司的「民教」輪開往竹根灘；大概因為水小不能直達嘉定，而竹根灘離嘉定，卻還有四十多里。

下午兩點鐘，我們把船票買來了。票價是一千零八十五元，明晨四點半開船。

因為觀音閣太遠，恐怕會誤了上船的時間，於是搬到旅館裏去。

宜賓的街道還好，市面也還繁榮，只是物價比重慶高了一點。

宜賓，就是從前的「敘府」；也就是更從前的「戎州」。據說在蜀漢時代，這個地方是個州，叫做「戎州」；諸葛武侯曾在這裏修建過點將台。後來，一直到滿清的時候，它的管轄的範圍擴大了，于是就把它改成了府，叫做「敘府」。到了民國的時候，便把它改為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即設在這裏。它的名字，也就改為現在所叫的「宜賓」了。但現在「宜賓」和「敘府」兩個名稱仍然並用，大抵「宜賓」指縣，「敘府」指府罷了。

八月一日上午到嘉定，

我們本來預備掛單大佛寺或烏尤寺，後來為了購票（到峨嵋）的便利，結果住在汽車站旁邊的岷江旅館。

嘉定的物價，差不多要比重慶貴一倍（有的還不祇一倍），而生活程度，卻好像又比重慶低些。比如十元錢一碗的豆漿稀飯，不但在質的方面比重慶好，即在量的方面，也比重慶多；嘉定的一碗稀飯，至少要有重慶的一碗半！照一般的邏輯講，物價是跟着生活程度走的；生活程度高，物價就高；反之，便低。可是這種邏輯是不適用於嘉定的。大概因為生活資料是本地出產，而一般貨物，多由外面輸來的緣故吧。

在嘉定的大街上，你可以看到很多鄉間的女同胞，壯老的，老年的，腳上穿一雙草鞋，肩頭挑一擔柴或菜，胸膛挺得筆直，一邊走，一邊賣。老遠看去，你簡直會把她錯認為男子！看到這種自食其力的新女性，怎不令人肅然起敬。

在嘉定，還可以看到很大一片被敵機摧殘了的廢墟，不，我應當說是創傷！每一塊磚瓦，每一截斷木，每一堵頹牆，每一個破洞，似乎都在訴說傷痛，都在叫喊復仇！這些傷痕，我在開封，鄭州，洛陽，西安，成都，重慶都見過－的。中國的土地，在受劫難，在受熬煎。中國的人民，也都在跟着他們的土地受磨難，受熬煎。每個人都跟着受苦，但都看見它在苦難中生長，健壯！多看這樣的傷痕，自然增加人的痛苦，但同時也增加並堅強了我們對於新中國的信念！

（三）

事實總是愛和理想開玩笑，鬧蹩扭。我們不是為了汽車的便利才住在汽車站附近嗎？可是，短途汽車不搭行李！結果弄得我們因了行李的累贅，不得不付出幾乎比汽車票貴十倍的代價而坐黃包車！由嘉定到峨嵋縣，八十里路汽車票價一百八十元，而黃包車卻要一千二百元。

過嘉定不多遠的徐灝渡口，本來一輛洋車至多不過三十元渡船費，而我們兩輛車子卻出了二百元！「敲生」的程度，真太駭人。

走到峨嵋縣的東界，老遠地便看見牌坊上的一付對聯：「天府之秀，

中正之道。」所謂「天府之秀」，分明說的是峨嵋縣。「天府」，便是「天府之國」的四川；在這「天府」裏，峨嵋縣大概要算是最優秀的了。而峨嵋縣之所以成為「天府之秀」的，無疑地是由於峨嵋山的緣故！如果沒有峨嵋山，那恐怕峨嵋縣將要算四川最起碼的一個縣了。

到了峨嵋縣，又僱了一個脚夫挑着行李走到萬行莊。

我們在下午五點多鐘才到萬行莊。萬行莊是鑑慧兄的老常住的下院，所以我們便在這裏住下了，（一般的遊客或香客，則大都住報國寺），因為它等於是鑑慧兄的老家。

在萬行莊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八月四號）便向着殊勝山頂——峨嵋山頂邁進了。鑑慧兄因為有點事情沒有辦完，所以留在萬行莊。與我同行的，是永明兄。（他是我們這次到西康去的三個人中的一個），因為他先我們離開重慶，所以未得同行，等我們到了萬行莊，又與之邂逅，於是乃得同行。

出萬行莊不多遠，抵龍門洞。據說峨嵋縣祇要一鬧旱災，老百姓們就到這裏來鎖龍頭！一鎖龍頭就下雨，靈驗得很。又據說幾年前峨嵋縣旱得太厲害了，老百姓便要縣長去鎖龍頭，這位縣長是受過新教育的洗禮的，覺得這種舉動太不科學太迷信了，堅不肯去。於是老百姓包圍縣政府，弄得縣長無可奈何，結果只好勉強地去了。可也奇怪，縣長剛一鎖龍頭，大雨馬上就下來！因之大家便傳出一個笑話說：人有奴隸性，殊不知龍也有奴隸性！不然為什麼偏偏要等人去鎖牠底腦袋才肯下雨呢？

走了三十多里到毗盧殿，承主人果航和尚盛意款待，便住下了。

果航和尚，據說是峨嵋四傑（果航、果玲、果碩、演觀）之一，他很有魄力，為了峨嵋山佛學院，他不顧一切地同惡勢力奮鬥，結果佛學院終於得到張主席的保護，獲得最後的勝利。他也很健談，一說起話來就滔滔不絕。

果航和尚大約很善於也很高興寫寫吧，廟裏到處張掛着他所做的詩，文，匾額，對聯，等等，看起來怪有趣味的。

毗盧殿的收入不很豐富，所以生活也很清苦，每天兩粥一飯，每餐祇有兩樣菜。果航和尚為了招待我們，特別在方丈室裏開了一桌，每飯都擺五個大盤子，盛意可感，使我們感覺萬分不安。正因為這樣，我們只住了一天半就走了。

出毗盧殿，走了一百來步的樣子到了磚殿。峨嵋山有名的「佛牙」，就在磚殿裏保藏着。幸運得很，我們剛剛走到那裏，正有三個遊客在那裏參觀「佛牙」，因得參觀這重有十三斤半的「佛牙」！這「佛牙」可真大，簡直像一具什麼動物的肋巴骨！這佛牙據說是兩千五百年前的印度的一位大導師的牙齒。不過從前人底身量雖然比現代人的身量大，但也不會大得出人想像之外，根據釋迦佛身一丈六尺高的傳說講，也不過大我們一二倍，照此比例，則古人決不會像我今日所見的「佛牙」那麼大。寺裏一位副寺師倒說了老實話：「這那是『佛牙』！據一位古生物學家說這是一種動物的化石！」然則他們為什麼要說它是「佛牙」呢？如果說這是「法身」佛的牙齒，法身無相，那裏會有這種硬骨頭的牙齒！要說這是「報身」佛的牙齒，報身佛的色相我們這種窮凡夫是看不到的！而且，報身佛並不會「涅槃」呀！

磚殿的寶貝，除「佛牙」外，還有明嘉靖時鑄的一尊一丈六尺高的瑰寶的騎着銅象的普賢菩薩像。那隻作為坐騎的銅象的身量，要比幾年前北平萬生公園裏死掉的那隻大白象，還要大三倍！這樣大的古銅像，的確珍奇可貴。

峨嵋山的寺廟，大都帶有旅館性質，磚殿自也不能例外。遊客或香客（以一個人為單位）在這裏一餐一宿，納費五百元。光是一餐，為四百元。房間一個人一百塊錢一天，很是便宜，因為他的房間既潔淨，設備也完善，比起一般的旅館來，真是好多了。

磚殿的客堂，就是客人的飯廳，因此安排得特別講究：正中間掛了一副林主席所書的對聯：「象尊物表瞻喬岳，春盎胸中養太和。」兩壁掛了許多名人的字畫。門額上懸一窄而長的橫匾：「踏破芒鞋，到此方稱聖境！」堪稱寫實之句。

緩步欣賞峨嵋的聖境，那「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山間水月，

五三—四〇六

瞬間覆蓋的森林，那聳立千尺驚心怵目的峻峭懸巖，尤其是那波濤洶湧的雲然，和那高懸數仞的瀑布，乃至那各種小生物底與音合唱的自然音樂，習起來，聽起來，眞會使你樂而忘憂，疲而忘返。

走了十五里，到長老坪，不多一會，鐘慈兒也趕來了。說話一會，繼續前進。剛剛走到鑽天坡，忽然大雨傾盆淋得滿身稀濕。

又十五里路到洗象池，雖然天還早，我們卻就住下了。

洗象池這個名稱的起源，據說是因爲普賢菩薩曾在這裏洗過他所騎的象。但這只是神話而已。洗象池的客堂裏有太虛大師寫的一副對聯：「洗髓盡時全體露，象王行處絕孤蹤！」含義深刻，誠佳構也。

這裏的氣候已經冷多了。在這大六月天裏（這時正是陰曆六月中旬），下了雨簡直就像十月天！這眞可說是「四季無春夏，一雨便成冬」了。

翌晨出了洗象池，爬上羅漢坡，跨過閻王坡，走了十八里崎嶇山路，歇宿接引殿。剛一踏進接引殿的客堂門，便看到元首題的「堅苦卓絕」四個大字，使人不由的要肅然起敬。

這裏海拔已有二五〇〇公尺高了（距金頂卻還有七〇〇公尺）。趙熙先生曾以聯語形容道：「上去直將星界近，此間兩倍泰山高！」從前孔夫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我想假使他當時能夠到四川來登登峨嵋山，那不知他老先生又要「小」什麼地方了！

這兒山高，氣候冷（溫度最高時在攝氏二一度），景色優美人間不易求得，詩曰「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林故主席詩）「絕頂凌虛不著塵，萬千佛住妙高峯，佛光雲海都如幻，一念彌陀接引中。」（居院長詩）「別有天地非人間」，「佛光雲海都如幻」，這是何等微妙的境界啊！

從接引殿再往上走十二里，這才到了峨嵋山頂——金頂。（嚴格地說來，「萬佛頂」才峨嵋山的最高處，比金頂還要高二〇〇英尺呢。）金頂便是鐘慈兒的寄住，所以我在這裏要多逗留幾天了。

金頂的高度約海拔三一〇〇公尺。溫度最高時，爲攝氏一六度，最低時爲攝氏零下一〇度。雖然天不時地下小雨，溫度經常在攝氏一〇到五〇度之間。我上山時把棉袍，大褂襖，小棉襖都帶上來，現在一齊穿上身，還不覺得暖和，甚至連火盆裏的火似乎都減少了溫度！山是這樣的高，氣候是這樣地和山下大相懸殊（這幾天山底下的溫度，大約總在攝氏一〇〇度左右），這眞可說是「別有洞天」了。

我在金頂「普賢殿」裏，一面恭恭敬敬地瞻禮金容，一面誠誠懇懇地默念普賢菩薩的十大弘願。提到普賢菩薩，他是大乘佛教裏的一位極重要的聖者，所謂：「虛空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願乃盡。而彼願法無有盡故，我之大願亦無有盡！」這是何等偉大的弘願！而其行爲的偉大，一如他的思想，是值得我們膜拜的。

金頂普賢殿後面有個「觀光台」（又叫「捨身崖」），在那上面可以「觀」看起伏不停皎然如銀的「雲海」，與綵色燦然大圓車輪的「佛光」，以及「萬盞明燈朝普賢」的「燈」光。雲海，隨時都可以看見；佛光，則須每天午後兩三點鐘的時候，又要上面有太陽，下面有雲霧的時候才可以看到。事實上，「午後兩三點鐘」的時候，不易有陽光出現。所以滿香客們因見不到「佛光」而抱着失望的心情下山的，有的是。承菩薩的加被！我總算很幸運地看到了，而且還不祇一次。燈光，必須在無霧的夜裏看。幸運的我，也隱約地看到了好幾盞。

從前我以爲峨嵋山所以稱做「銀色世界」的，大概是因爲它上面多雪的緣故。現在我才知道這個「大概」是錯了。因爲它上面的「雪」並不多，而且陰曆的五六月那根本沒有雪（聽說下雪要到陰曆十七月裏）。它的所以稱爲「銀色世界」是由於那一望無際皎然如銀的「雲海」的緣故。

謝謝金頂的老和尚們，我足足叨擾了他們十二天（八月十日到二十一日）！

據說峨嵋山有三個地方可以看到猴，就是洗象池，遇仙洞，和九老洞。可是，我上山時，在洗象池呆了一天半，連一個猴子也沒有看見。下山時特別繞道到遇仙洞和九老洞，結果還是沒有看到一個猴子！峨嵋山號爲多猴子，那末牠們都到那裏去了呢，倒使我有些疑惑不解了。

從金頂下來繼續行程，我的唯一的旅伴——鐘慈兒，被他們的「雪

家的」燮釋法師留在峨嵋山，只好我單獨旅行了。

（四）

八月二十八日，我隻身從峨嵋動身，徒步走了兩天到距離雅安還有七十里（峨嵋離雅安二百四十里）洪雅縣屬的羅壩。我在那裏停留了一天，復於八月三十一日步行到了雅安。

雅安——一座被山所圍繞着的小小的山城，市區裏爲幾條短而窄的馬路穿梭着。矮矮地建築物，有點兒像「北平式」市容，相當繁榮，然而大商號並不多。除了幾家僅有的什麼印刷廠、製革公司、火柴公司、茶葉公司、銀行外，就是一些小商號、雜貨舖子，以及許多茶館和幾家書店。

到雅安的第二天，我便拿着依止師——法尊法師的介紹信，到東門外鶴林寺去找楚禪法師。承楚禪法師的盛意，我便從旅館搬到鶴林寺去。

雅安旅館的房間，小得只能放一張很小的床（連腿都伸不直）和一張很小的茶几，可是要二百八十元一天，小費還不在內！不過，却有一種還算便宜的特殊享受，就是每天晚上，你祇要肯出四十元錢的代價，就可以喚出許多小姑娘或中年婦女來給你拉拉（胡琴）唱唱（小調）調劑你枯寂的旅館生活，雖然我並不願享受此種艷福。

雅安的日用品，大部份來自成都，價格不怎樣高。有些東西，居然與重慶的價格差不多。可是，一般的書刊就貴了；有許多書籍和刊物，比重慶要貴四五倍。例如高爾基的「母親」，重慶不過賣一百二十元，這裏却要賣五百元；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重慶不過賣一百多元，這裏也要賣五百多元。一冊「中蘇文化」，重慶只要十二元，這裏却要七十元，每冊是貴如此，這使好學寒苦之士，爲之瞠目結舌。

雅安人對於東西的品評，似乎只在量的多寡，和表面的華麗，而不在質。假使精緻，比如裕華的毛巾，在重慶是算好牌子，而在這裏，却遭受到白眼！（他們所歡迎的，是成都出品的既華麗又寬大的毛巾。）原因就在它既不寬大，又不華麗。所以像裕華那樣的東西拿到這裏來賣，那一定是蝕本的。雅安只有一個郵局，不管你住在多麼遠的地方，寄信都得跑到郵局裏去，似覺不甚方便。這裏出版的報紙，只有建康日報。形式雖小，內容却還充實。

雅安有一種很特殊的農作物，叫做「脚板苕」，它的味道，像「芋頭」，又像「紅苕」，而它們的形狀，扁長像一個脚板，且有五個指拇。

已經是九月（陰歷七月）天了，雅安的市上還有鮮桃賣，大出意料之外。

關於西康的時令，曾經有這樣一首歌謠：「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多、臘凍得狗爬！」從這首歌謠裏，我們可以知道西康的天氣，只有七、八、九三個月算是好的。在這期間，雨季已過去，雪季還沒來，正是趕路的時候，假定你須要出門的話。可是，現在已經是陰歷七月下旬了，每天不是陰沉沉地，便是下着不大不小的雨。這雖不致於把你「淋得哭」，却也不勝令人煩悶。

雅安有四多：蚊蟲多，茶館多，雨多，耗子多。雅安蚊子之多，足與峨嵋，嘉定相頡頏；牠們飛起來老是一對一對的，眞像青年男女們並肩把臂談戀愛似地。茶館呢？一個小小的城市裏，到處都是的。雨，是每天可以和你相見的（據說到了陰歷八月就少了）。耗子，不但多，而且大。每天晚上，你一睡下去，牠們便開始工作！你如果干涉牠，牠雖也有點懼怕，但並沒有多大的效果。你用棍子在床邊或者桌子上敲一下，牠們也就停一下；你不敲了，牠們依然恢復牠們的工作，你起來點上燈，牠們便迴避一下；你把燈息了，牠們還是出來幹牠們的工作！這眞弄得你無可奈何牠們。

從市區到汽車站，中間隔了一道羌江，江上架一座鐵橋。橋的質料，不是鐵板而是鐵絲架木板；人走在上面，搖搖擺擺，站立不穩。沒有走慣的，一定得把住中間那道欄杆。

（五）

爲了等楚禪法師在雅安住了二十多天。結果還是我先楚師踏上征途。楚禪法師走不慣路，決定坐滑竿。我是很能走路的，而且也很高興走，所以我仍然用我的兩條腿做「代步」的工具！

頭一天走了七十里，到天全。

五三—四〇八

天全的旅館，比雅安還要便宜；一間可以放兩張床，兩把椅子，一個茶几，一個寫字抬的房間，一天僅二百元。可是生活程度却比雅安高，麵或飯，雅安只要二十元一碗，這裏却要三十元。

第二天我無休歇地走了一百里路，到水塔坪。

第三天，走了一百零五里，到乾海子。今天有一件値得紀念的事情：當我走過兩路口（離水塔坪二十里）四十來里路的地方（已經上到二郎山的半腰裏了），在一個小店裏吃茶，同時迎面來了一位當地的客人，也在這店裏吃茶，我問他這裏離瀘定還有多遠。他說還有七十里。我問他今天走不到？他說走捷徑可以趕到。于是我喜出望外追問他捷徑的路線，他很誠實地告訴了我，後來，我照着他所指示的路線走去，結果比順着公路走至少要近十五公里這是很幸運的事，雖然爬山比較吃力些。

過了天全，便在山峽裏走路，視不及里，把眼部束縛得怪難過。我滿希望登上二郎山。擴大擴大眼界。不料當我爬上二郎山巔時，正是雲霧密布的時候，不但視不及里反而更狹窄了，登高而不能望遠，能不使我失望，歎息！

我從雅安動身時，帶了一個小包袱，雖不怎樣重，但是到天全時，大大感覺肩膀痠痛了。正在爲難之際，忽然遇到一位素不相識的武裝朋友，他似乎已經看出我不勝負荷之苦。便誠摯地要我把衣服包放在他的滑杆上，而我也毫不猶疑地接受了他這種盛意。他雇乘滑杆起初只僱到瀘定，所以昨天我爲了等他，便很早住在乾海子。誰知他昨天只到離乾海子還有三十里的蘿柳坪，並不曾趕到乾海子。今天早上，我又一直在乾海子等他到七點多鐘，結果還是看不見他來，于是我又趕到瀘定去等他們。上午十二點到達瀘定，一直等到下午三點多鐘他才趕到，相見之後，又才知道他已經把滑杆僱到康定了。因之我這個小包袱仍由他替我負擔，我則依然趕我的路。

兩人纔從瀘定走，一氣子就跑了三十五里地，到大盆鋪。

過了瀘定，你可以看到兩旁的山坡上到處都是仙人掌。這些仙人掌要是在長江外省，[illegible]它們生長在這裏，可以自由自在地，終其天年，這是它們的幸運。我們應該爲他們祝福。

第五天下午一點多鐘到達康定。一共走了八十五里路。在這末後一段路上我經過好些値得一記的地方，如：「冷竹」關，「瓦斯」溝，「日地」，……等等，這些地名都令人難以索解。

當我走到離康定還有十來里路的一個茶店時，老遠就看到墻壁上寫着怪有趣的一付對聯：「四大皆空片刻豈分你我，行人到此吃一杯各自西東。」我看到他這裏既然可以「不分你我」地「坐片刻」，于是我就一聲不響走進去「坐」下了。但是我在那裏坐的時候，連一個出來打招呼的人都沒有，這也許是所謂「四大皆空」吧。

（六）

康定的地理形勢，和雅安頗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康定的市區給一條小河貫穿着，或者說是隔斷着，（雅安的羌江，只是將市區和車站隔開，並不曾把市區隔做兩半）四周圍的山峯，包圍的更緊密了一點而已。康定的氣候，可冷多了。穿上棉衣還是覺得冷颼颼的。

到了康定，本打算寄寓在社會服務處，結果因爲社會服務處要自備舖蓋。而我的舖蓋還沒有運到，於是只好拿着峨嵋金頂永嚴法師的介紹信到永義茶店去找趙遐昌居士。在趙居士處，又不期而遇到劉雨田居士。承他們的介紹，我得住在觀音閣（康定唯一的漢僧小廟）。

康定的風味，也大大不同了。大街小巷，都是漢人和「蠻子」熙來攘往地交織着。「蠻子」們底服裝，是圓領大衣（照蠻習俗，出家人穿小領內衣圍披氅；在家人穿小領內衣披或穿圓領大衣），長袖子；有的老老實實的穿上，有的穿一隻袖披一隻袖，有的只是拿腰帶把它勒在身上，領子貼在半腰裏，兩隻袖子拖在地上，看去確有點「蠻」氣。婦女的打扮，更是滑稽而有趣。她們的髮辮上，綴着一大把紅或綠的線繩子，圍着腦袋蟠了幾十對頭圈，紅紅地，綠綠地，頗能引人的注意！耳朵上戴着一對挺大的耳環子（也有不戴的，男的也有戴的），搖搖擺擺，別有風趣。長長地大足，穿着長統的靴子（也有穿鞋的），走起路來，蹣斜斜地，頗爲壯健，身上穿的是又闊又長極不稱身的圓領大衣（同男的差不多），腰裏繫根

大鍋子，是趙爾豐的[illegible]，真是太不實

羅了！」兩個在我旁邊的時髦摩登，一面又在古舊的藏家婦女，「今」「古」對照，相映成趣。

到了康定，便進入了喇嘛國。「一人當喇嘛」[illegible]樂卷」，現在康定的喇嘛寺雖然沒有那麼多，然而還是隨處可見。康定現存的喇嘛寺，較大的只有三個（還有四個小的）：（1）安覺寺（住六十人），（2）喇嘛寺（住三十多人），（3）金剛寺（住五十多人）。前二寺是黃教的，大殿裏供的是宗喀巴；後一寺是紅教的，大殿裏供的是蓮花生。屬於什麼教便供什麼教的開山祖師，這也是康藏佛教的一種特殊作風；要是內地的寺院，則無論他是屬於那一宗，十九皆供釋迦世尊。因為釋迦世尊，才是根本的教主呵！

康定的市容，不比雅安更繁華，然而卻有許多大資本家，他們把大量的商品堆積在使你不會注意的屋裏面，他們不重視門市的富麗堂皇，所以你要是和他們沒有深密的關係，你很難看出他們的財富。

到康定的第二天（九月三十號），楚禪法師也趕到了，第三天（十月一號），行李也運到。因楚禪法師的意思，於是我就從照普閣搬到社會服務處去。

十月六日的上午，我同楚禪法師和趙遐昌居士瞻禮響滿內地的跑馬山。該山就在康定南門外，十年前還是一個很殊勝的道場，現在則僅僅住了三位漢喇嘛，兩位藏格什，一位阿尼，一位烏波私迦。他們和她們，都是各立鍋灶，各別生活，而且還是一人一個小院落。

十月九日，我又從社會服務處搬到安覺寺。

康定有兩個溫泉：一個在榆林宮，一個在二道橋。榆林宮來回五十幾里，太遠了，我沒有去。二道橋來回七八里，我去了一次。水還好，因為它是浴池子，污水是停積不住的。

「文輝圖書館」於十月三日舉行開幕典禮，裏面除了藏書，還有陳列室等。康定本來有一家電影院，不幸被焚了。現有一家戲院，前幾天曾為勸募[illegible]演了幾天京戲和川戲。經常似乎是演川劇的。

還要一共有兩個書局，就是：正中書局康定分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良友圖書文具書店。書局不多，出版也甚清淡。報紙只有兩種：一是西康國民日報，一是西康新聞。除了國民日報的篇幅比較大一點之外，其他都是差不多的。中等以上學校一共有六個：三個省立中學，一個商職業學校，一個師範與一個國立師範。西康大學，現正在籌劃開辦中。

康定多大風，多半起在下午，如果有一天沒有大風，那就是例外。這種情形，內地只有開封（不說北方）差堪與之相比，開封雖然沒有康定那麼大的沙土。

雙十節那天，有一家商店「大減價」。門口[illegible]的男女[illegible]，甚至連喇嘛都擠了進去！我心裏想：這些藏人的[illegible]，只有在這種地方可以玩玩，要是在重慶那些地方，恐怕就不會有這多的人來上當。

康定原名「打箭爐」。打箭爐，乃「打折多」音譯的訛誤。這個譯名，明初方有。而清乾隆時有人捏造什麼諸葛武候曾經派他的部將郭達在這裏造過箭，所以叫做「打箭爐」。這種傳說，可說是很[illegible]附會的說法了。

（七）

因為理化的氣候不很好，所以楚禪法師決定到甘孜，走北路。我的目標不變——仍然到理化，所以走南路。

為了等同伴，足足在康定住了二十多天。因為我不懂「藏話」，如果沒有一個懂藏話的漢人同伴，那走在路上是要[illegible]的！

十月二十四號，同甘孜[illegible]從康定動身，披霜戴月。餐風宿露，走了七天到雅江。從康定到雅江，一共是四站（翻過折多七站）路，本來六天就可以到（快的只要四天），我們因為在路上耽擱一天，所以走了七天。

聽人說翻折多山時異常寒冷，所以從康定動身時便把所有可以穿裏的東西都穿在身上，可是太熱了！一到距折多塘不遠的一個河壩子裏住下的時候，我就把棉褲和皮靴都給脫了。第二天穿草鞋翻折多山，山頂寬外，其溫度有如四川的三月天！雖然在這塞外[illegible]秋九月。

二十八日，冒着大雪走了一天。大雪花和大冰彈（有骰子那麼大！）交織而下，渾身簡直成了一個雪人！[illegible]都凍僵了，

五三一四一〇

到雅江的前一天，住在八角樓的「雅江縣立初級小學」裏。該校的主持人，是一位康師畢業的川籍的毛先生。校長是他，教員是他，校工還是他，這眞可說是「三位一體」了。學校裏一共只有四十個小學生，男女都有，穿的都很襤褸。

據毛先生講，在這裏招學生是很困難的。窮人家很守法會只好勉強叫他的小孩子到學校裏去交交差，有錢的人家卻不願孩子讀書，掏錢「僱」窮人家的孩子去「代替」上學，所以在這裏辦教育，招學生，就好像在辦兵役，拉壯丁一樣困難。那無怪乎人民知識水準的低下了。人民知識水準不提高，縱使建設事業有所成功，那眞是所謂「戛戛乎其難矣」了！假使我們要想建設新西康，必須儘速普及並加強教育的工作！而全國有知識有志氣有作爲的青年們，都應當勇敢地立志到康藏來；以知識的利器，和無畏的精神，普遍而澈底地根除那無知與頑固的惡魔，庶幾可使這西方的大門得以鞏固，而國防亦得以有所屏障。

過了康定，沿途都是濯濯童山，一到了雅江，山上多半長有蓊鬱葱葱的大可數圍，高可參天的杉樹林，景色異常誘人。出入其境，幾乎忘了是在塞外！

六 雅江雖偏小，但背山臨江，卻別有塞外的風光。

爲了等烏拉，在雅江又整整耽擱了六天。

康胞有一種似乎已經成了傳統性的習慣，那就是不洗臉！無論男的女的，臉上都是烏黑黑地，有的還帶着淚痕與汗痕！看去使人不敢親近；還是應該加以革新的一點。

從康定到理化，最高的山峯要算是剪子灣，過雅江八十來里路。當我們登山時，牲口走幾步，便要站一站，喘幾口氣；徒步走的「烏拉娃」，更是上氣不接下氣地喘起來。此山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

雅江到理化雖有四站路，可是要是走小路，二天便可以到了。我們爲了將就「烏拉娃」，結果又多走了一天。理化拔海西八〇〇八尺，據說它是東亞第一高城。氣候雖然相當冷，然而並不像一般人傳說的那樣厲害。

張三丰

騁陸

張三丰是福建人，明朝洪武年間，謫戍貴州平越縣；許多書上都說他蓬頭赤足着草鞋，一年四季都只穿一件破衣，在街上乞化；大家叫他「邋遢仙」，平越縣文廟西首，有高眞觀，張三丰曾在這觀後搭茅屋居住，白日閉門靜坐，夜間便拜斗；現在高眞觀內有禮斗亭，亭中石碑上刻有張三丰畫像，又有石刻對聯，供養在另一室內。傳說：三丰和指揮張信交好，一日下棋後，指城南月山寺右一地，說：「葬此必封侯」。張信照辦了，後來果然封侯。禮斗亭前有小池，水從地出，不乾也不溢，旁有老桂一株，就是三丰所種的，已有數百年了。永樂年間，曾派人聘請他，竟尋他不着；後來起兵征金川，還說是搜訪張三丰，據說是假此爲名，其實是要搜索建文皇帝的明朝孫應鼇有望仙台詩云：「望仙台畔草花穠，顯過眞仙落故蹤；永樂當年尋蹟在，誰知不爲覓三丰。」這可以證明了。

又平越城西圍馬坡上，見隔山石壁高處，有三丰遺影，側身策杖向前行，好像是一幅畫圖；這不過是傳會之詞，我人往遊，則但見石壁上刻有「神聖宇宙」四個大字罷了。

都勻城北一里，有夢遇山，也有三丰遺跡，又遵義桃侯洞，也有三丰遺跡，相傳有救經婦故事，洞口刻詩一首云：「或實擬來或實顯，無人識我是眞仙，若人要問家何處，止在桃花洞口邊。」

總之，張三丰確有其人，大概是個有道行的道士，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憤世疾俗，或有不得已的苦衷，以致做出如此行徑，至於市上出售的張三丰文集，恐怕是僞造的，未必可信。

記黃花崗革命宿將徐維揚

徐鼎銘

曩余主講粵垣警官訓練所，憲兵軍官班精神與課程時，課暇稍暇，每偕同袍遨遊羊城八景，閒遊津路有徐氏祠，祀七十二烈士之徐姓者，英風蕩節，薈萃一堂，而照耀千古，輒心嚮往之。

黃花崗烈士之殉國　孫總理歎爲吾黨精華付之一炬，慘烈犧牲，可謂大矣！然碧血橫飛，浩氣長存，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數代之人心，乃大爲之振盪。其殉難之烈，直可驚天地而泣鬼神也！當時陣亡者三十九，被捕就義者二十八，蹤跡不明者五，合計爲七十二人，余嘗親謁廣州黃花崗，墓碣石以詳烈士姓籍：計籍廣東者四十一，籍福建者十九，籍廣西者六，籍四川安徽者各三，而廣東之四十一中徐姓者竟至二十七人，吁！盛矣！

斯徐姓烈士十餘人，多爲吾粵花縣革命同志，當時大多係徐維揚先生所率領。先生亦花縣人，生而卓犖，幼習農事；長從事革命，畎畝中人，未嘗不知以推重，頗受驅策，迨革命事發，黨國中亦莫不知有先生也。

二十六年春，余奉檄澤，詣徐公祠，得花縣縣令徐係東先生之介，謁徐維揚先生於惠愛中路營房巷徐廬，深巷入廬，纔門虛掩，剝啄一聲，老僕迎進。俄而道貌岸然，容光煥發之革命老人，已健步自樓梯下，我令介紹未竟，徐先生忽作驚語曰：「吾家千里駒耶？余已自本邑調劑鑒官予經驗作熱之矣：東海家風，固不辱於今世也！」余驟聆是言，不禁紅漲雙頰，逡巡不適。

先生精神矍鑠，聲如洪鐘，目灼灼有光，雖年近古稀，而胸高腰豎，動作快捷，猶若壯年。余以弟子禮見先生，問櫛沐具執贄，先生欣然握余手曰：「他日省垣合祠徐氏大宗祠，成立徐氏家族自治者，捨君與余曹莫屬矣。」

與之語，言和而色怡，自謂：當年隨黃興同志舉義於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督署將署，分路進攻，直入署內，所率花縣徐姓同志，與民賊相搏，屢蹶屢起，衛殺疾呼之情況，不期期然色變，能令聽者目送神移，扼腕欲退者！比述至攻事不克，同志死者擊難之際，輒擊桌噓惜，自恨其不死，遣此七尺之軀，愧弔黃花忠魂，熱淚幾奪眶而出。其英風颯爽之概，令人不禁爲之景敬矣。

民國建立以還，國民政府聘先生以陸軍中將，至今月俸仍給，供養餘年。先生自奉甚薄，家人衣飾整潔樸素，子姪輩亦簡樸不華。

二十七年秋，敵機大炸廣州，連月不斷，惠愛中路營房巷受災尤烈，惟先生居屋屹立無恙。是亦革命精神之感召歟！

昔歸鬱川幼時，見老者輒牽衣問古事，余既獲見徐將軍，謹請述先烈故事，將軍飯餘，語時歷歷如數家珍，尤以　孫總理知人善任，待同志如家人與共甘苦爲最動聽。

嘗次，忽　孫總理廚夫某公至，（惜已佚其名氏）兩足已跛，曳杖蹩木而行，惟精神奕然，蓋二老時相過從也。將軍肅然曰：「頃方稿述孫總理，正苦語焉未詳，不意總理御廚公翩然蒞止，當能續補我缺，以證徐君也？」廚公曰：「余以殘廢之軀，不能隨　總理於地下，深引爲憾！今者，蒙國府及　總理公子哲生院長月給津貼，備保風燭殘年耳！惟有一事足以奉告者。總理生平進食，非經余手烹調，決不下箸，是以余朝夕隨侍，未敢須臾稍離！總理御下如誠愛，自奉菲薄，不沾煙酒，毫無嗜好，深爲同志愛戴。」家鑒數語，已見　總理之偉大矣

徐將軍既敦友誼，又睦親族，凡革命耆宿，黨國要人，以至後進青年，無不欣然與之語，是以座上客常滿，新舊戚友，多願趨謁。余內偶值懷念粵東之革命耆宿依然健存，不覺肅然起之，俾讀者知當年身與廣州之役之革命黨人，尚有健在者。魯殿靈光，巋然獨存，彌足爲吾黨所珍貴矣。

五三—四一二

昆蓉紀行（下篇）

徐蔭祥

赤水河畔

赤水河發源於滇北邊境峻山中，東流爲川黔一角的劃界河，東行而北折，聚羣山溪澗之水而成大河，於茅台略滲黔境，改向西北，自赤水北入川省，當合江東境入注長江，河水是古銅帶綠色，中流石卵纍纍，浪花朵朵，水流湍急，翠峰相映，儼然神仙幽境，河以赤水爲名者，想當中流之處，實當赤水縣城故耳。

赤水河山鎮立河之北，公路直穿全鎮，市城「之」字形，略有市面，雞毛小店三五家，南北菜舖和茶社俱有，地屬川境，隸古藺縣管轄，行政院水利委員會赤水河工程處古藺水位站設此，開闢水道，目今淺不能行舟，願他日能有成就，水利大矣，

河上原有現代化木橋，名爲富安橋，貫通南北公路，今橋工處着手改建水門汀橋，已立墩，爲三拱兩墩式，尚未上橋樑，預計一二月後可完成，蓋夏季山洪暴發，河水泛濫，妨碍交通，故有改建之必要。

赤水河附近出產柑子紅橘，因此也襲成密聚廳市，但比之浙江金華密橘，相差遠甚，赤水河下流茅台，即製產茅台酒，名聞全國，性烈而味甘，不亞於舶來品之葡萄酒也。

郵局電報局均有，筆者散步過郵局，略一巡視，無法遞投的來信，有書「貴州赤水河」者，有書「敘永赤水鄉」者，有書「古藺縣赤水鎮」者，光怪陸離，類多如此，令人目迷，幾疑不明本地之何屬焉。

投宿義誠客棧，雖也是雞毛小店，但是租到一條今次旅行尚未遇到過的清潔棉被，傍晚時在一家茶社裏喝茶，大概茶葉產自沱江之畔，茶稱沱茶，樓窗正對青流，欲畫不能，詠詩更無此才調，高歌又欠嗓子，我只好默默地嘆山水之明朗，溪澗之多情，眼前疊翠，原是畫境，浪花濺石，正是大自然的交響樂，但願此生不爲名利而奔逐，伴此青流終老！

赤水山鎮是谷地，筆者曾一親高山之胸懷，步出鎮市找到一個傍山小道，路過一椽破廟，綵袍泥偶，已爲人民所廢棄了。前行五十步，露土屋兩間，高不過三尺，小如雞窩，可成石室，內滿水盈斗，山民擔取之而不竭。蓋山泉注之不斷，溢而下瀉，岩石標文曰「井泉」，但不知其來歷。復前行，忽逢瀑泉處，惜以冬乾而泉涸，但行瀑飛痕，刻劃於岩石間，忖度者再，此瀑如得天地之靈，必然頗爲壯觀。涉澗石，攀籐葛，上踰危崖，股肱欲廢，僅及半山，長嘯一聲，岩壁應和，微風輕拂，柔草爲舞，吾其似乎，山水之逗人情懷，心爲之迷戀不忍去。

夜間更鑼聲聲，多防嚴緊，治安無虞，聞叢山間頗爲不靖，此番渡過，並未遭遇綠林好漢的光顧，幸矣。

右歷年節在即，家家戶戶門前的方燈，用紅紙裱糊，夜晚燃燭，點點梅紅，新春氣象，可爲抗戰勝利卜吉。

敘永山水

次晨起身，趕早上程，打算盡一日之時間，奔駛三百公里，庶幾在舊曆除夕，趕到瀘州。

架車北上青山關，曾費幾何時刻，才到了山頂，遠眺對峙夾山，公路蜿蜒，一若長蛇，俯視山村赤水，心懷却爽。

青山多石，塊岩削壁，公路於岩石上琢鑿而過之，崖角處曰東門青，上壁斜出，有如屋簷，蓬蔽遮天，驟然昂瞻，誠有天崩海傾之勢，天險當前，肝膽爲裂，設若一旦山岳震撼，岩石欲崩，危險異常，公路當局宜注意及之。

踰數峯，薄霧復起於山谷之間，輕紗薄架，隨風飄舞。

過摩尼一帶，但見童山荒蕪，黃泥與山石互成紋縷，寥寥小松柏，

呈案散情態。

岩石多黑褐，剝面淺染霧氣，反光閃爍，疑似螺蛳。

我們在羣山中幾經徘徊，梭巡迴旋，雨霧翻騰，也記不清跨了多少山谷，繞過多少崗嶺，整半天的時間，才駛將出谷，那地方叫做四合頭，真是高山、狹路，原野和報濟溪四合之處，不數百步便是后山鄉，比去敘永縣城二十公里，一直是一邊巖壁，一邊溪流，山中濃翠叢叢，洞穴處處，疑是野獸深居，焉知亦非道隱仙蹤之所在耶？但聞澗曲淙淙，伴着起舞，汽車轆轆回音，石壁答和，青溪時隱於深壑，時現於道旁，峻嶺立於側，高不見峯巔，左有雄壯之叢山，右有輕柔之秀水，遠望濃綠深蔭，昂瞻灰色霧天，似爲美中不足。

岩石之上，大刻著「王道蕩平」「政績可風」「公正廉潔」一類表揚的題句，惜汽車飛駛迅速，不克細覽欣賞，雖屬粗俗，也可讓千百年後世遊者來欣賞道古的。

午刻抵敘永，休息於最熱鬧之街市，以便進餐後繼續行程。

敘永亦山城，立龍鳳山之側坡，爲清永寧縣治，雄踞川南，山川險峻，形勢險要，扼川南滇黔之關鍵，城爲永寧河縱割爲二，九曲溪復蜿蜒於城西，北入永寧，永寧河沿公路北流，於納溪縣西境，入注長江。

縣城街道整齊，市況熱鬧，物價與瀘縣彷彿，崗警鶴立街頭，秩序井然，交通要道處立木牌，繪製城市圖甚詳，由此可推知縣政的嚴整可嘉了。

城東尚有城東公園禹王宮等處，遊覽之所，北出即是掛榜門，想蜀中爲古漢邏地，敘永當亦爲歷史縣城，作者匆匆過，未及巡禮，遺憾無已。

敘永文化尚在舉節之上，四川省設立省中於此，書店也有幾家，農產富裕，米豆而外，橘子甘蔗亦豐，鄉間雞鴨成羣，犬羊往返，市上特製板鴨，其味甚佳，可與昔日南京板鴨媲美。

街頭南北雜貨，異地同胞遁居於此甚多，尤以開店設市者爲衆。

江門之險

江門兀立在深山谷裏，彷彿其伏兵一樣的陰險，他離開敘永只三十公里，當永寧河之中流，水狹淺而流湍急，小舟過此，船家得下水挺肩滑船通過，但聞船底和石子磨擦得轆轆作響，從江門北流，謂之江門峽，雖然長江三峽之險，船家也都視爲畏途。

公路跨橋過江門，昂望夾山不見峯，野草雜樹傾在上面跳動搖舞，怪石嶙峋，彷彿妖魔的猙獰的臉。

江門峽延至十數公里，汽車直駛，幾乎像是入了隧道，除了前面一線天光外，只聽得大壁岩給我隆隆的回音。

岩壁上刻畫大字很多。不暇目接，山石常有雕成兇形人頭樣的，下面刻着「泰山石」「阿彌陀」等字樣，這都是借石頭作替，鎮壓鬼怪的迷信遺跡，另外還鑿壁成石洞，內豎泥木石偶之類，題爲「觀音岩」「土地廟」等，時値年底，披紅掛燈，香燭處處。

過江門，踰險峽，越上馬場，一直是沿溪靠谷的纏綿路，山土多紅色，公路變了赤，由於往來不絕的汽車輪輾出來的轍路，閃閃發光，今天貪趕了路程，司機的視力過份受了刺激，有一次他突然煞住了車子，我們以爲車子拋了錨，後來才知道，司機被搖跳動的路累了頭腦和眼睛，略略休息片刻，吃了兩隻橘子，就又繼續前進了。

公路慢慢的穿出山脈，纔入平地，數十里前行過花背溪，河面寬廣，沙灘頭成排地停泊着船隻，一式一樣的梭形黑篷，桅杆高挺，看去很雍閑，但又誰知他們不也終日勞碌，甚且在抗戰的後方盡力呢？

花背溪上橋七拱，槓杆作用的橋梁和欄杆，幾乎是鐵路洋橋的模型。今天路過處，樹木茂盛，修竹幽靜，林產想是很富的，田野裏菜花已黃，農秧已是數寸長了，一般是豐裕的氣象。

瀘縣新年即景

過納溪，十幾公里的平坦路，便直駛瀘縣了，這一段公路線在田野的中間，路面石渣鋪上，弄得很平，較之土製柏油馬路相彷彿。

瀘縣舊名瀘州，前清直隸於總督，轄有合江和江南二縣，現地域有二百里廣寬，面積四萬方里，人口在一百萬以上，歲收頗豐，爲川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居長江之北沱江之南，二江之水東流，會於縣城之東，故

五三一四一四

[illegible]出，形勢險要，因此古諺「天生重慶，鐵鑄瀘州」的說法。

長江之南隸藍田壩鎮，頗有市面，當以南來公路汽車，至此爲止，渡江須辦手續，値此軍運繁忙之際，商車暫停渡江，在碼頭南行車輛，軍事當局優爲徵用，在這種環境之下，造成藍田壩的繁榮，旅社和食店尤爲畸形，中國旅行社設招待所在鎮之南端，建築西式，明窗淨几，翩翩風度，可謂上乘，其次有中央旅社在市中心，還算像樣，其餘都是雞毛小店半途改裝的，依然脫不了齷齪樣兒。

過對灘木，我們誤以爲橘樹，後來方知道是龍眼樹，排立得非常整齊，三月開花，六月結果，現在冬令，市上只有乾果出賣，每斤五十元，和廣西南寧產相埒，但沒有福建興化的飽滿和甘潤。

各軍事，交通，運輸等機關都設有辦事處在此，停車場修理廠應有盡有，生意日很發達。

傍晚炊烟縷縷，瀰漫江山，風帆片片，水鷗點點，沿江徘徊，遠眺山坡古城，依稀畫中景色，可惜霧封懸壁，若不到太陽，欠有光色[illegible]之景，若在暮春初夏或初秋之季，蔚空金光，紫霞彩雲，不乏騰江滕王閣前之概。

時値古曆除夕，市面益形熱鬧，熙來攘往，喧嚣盈上，爆竹聲聲除舊，綠紅片片迎新，原爲我國數千年來之俗習，還遺留在民間。軍隊緊跟旅館，還是滿館的盛氣，尤當新年，都買了爆竹，高蹺，花炮等，雜在道路中玩耍，盟友軍人也互相燃放投擲爲嬉，共享新年快樂。

古曆元旦，各業休息，藍田壩找不到飯店，只好在攤子上吃些麵。

別離昆明以來，直到瀘縣才見到人力車，在坐位後背還加一個竹籃或藤編的靠背，這也許是爲乘客舒適起見而設的，但未免有些滑稽，在拉槓前面加兩條一尺多長的竹條，不用時曲附在槓下，天雨或遮陽時便將後面布篷上的布，一直蓋到前面，用竹條張弓似的攀好，連車夫也得以蔽雨，據說貴陽市上也都如此，大約就是適應天時的設備。

用兩根長竹夾了編竹爲椅的滑竿，在黔西一帶就見到了，入川以來，瀘縣一帶，尤爲多見，上面的布，有如西子湖上的畫舫的頂蓬，可[illegible]游艇雛形的船底，飄飄閃閃；輕盈有趣。

民間吸烟器，大凡有旱烟筒水烟袋之分，在昆明所見到的都是兩者合一，旱烟筒粗如童臂，中間插枝置烟，下置盛水，把整個嘴巴埋在筒口裏吞雲吐霧，黔境內雖然有所見，川地減少了，以水煙袋爲多，水烟袋有銅製竹製的。藍田壩市上還有一種異樣的烟袋，下如鼓狀，吹嘴移向外斜，略有彎度，這是專爲經生者，盤旋街頭及茶肆中，認定顧客便把烟袋長嘴送過去，一面裝烟取火，手術嫻熟，顧客任意吸幾口烟，給一些錢。

渡長江入城，有輪渡通行，入城順流，每人五元，返須逆水，每人七元。但是定有班時，所以小划子極形活躍，普通每客只三五元，但外鄉人初次過渡，不明價錢，便被敲竹槓了，筆者遭了一次，給他十五元還追着要求加給哩。

新年百業休息，城裏也冷冷清清的，只有茶社裏生意興隆，小孩子們玩爆竹，喜聲一片。

山坡建城市面披斜，街道大都是三合土瀝漿於面，頗爲平整，城中並有電燈設備，銀行建築，尤入歐化，城中公園在市中心，佔地甚廣，內設民教館，籃球場，網球場，假山草地圖書館等，元旦曾有遊藝比賽，茶社裏設有書場，相聲，滑稽，包羅萬象，空地上還有說書的，擺攤棋的，挑担的，西洋鏡，踏牌九的，走江湖賣藝的，要把戲的，……小孩兒娛樂以及賭攤等形形色色，大男小女，老老少少，東一堆西一堆地擠着，遊人往來不絕，吆么喝紅，鬨笑譁然。

城中有前程大戲院放映電影，票價二十元，現在正放映歐美人卡通片子，新世界平劇場正演全本孟麗君。

十字街頭爲城中心，有磚砌的方形鐘樓，高可四層，現在鐘已不知去向，裏面駐着守兵，大約改爲警備瞭望台了吧。

瀘縣名產物除桂圓外，還製有花果酒，樣子完全像菓子露，紅黃藍綠，色彩清潤可愛，市上也有綦江柑子賣，樣子有些像廣西沙田柚子皮黃多圓，每個五十元，味兒略苦還帶酸，

城南渡口，有一座三層塔形的磚砌的方碑，中嵌有碑志，說是「袁世凱稱帝滇黔川人作亂……」云云，下情不明，大都被廣告招貼蓋沒了，眞是惡作劇極矣，對着這個碑向江邊走去，舖石如墓道，二百步處有亭翼然，長方立地，廣四柱，寬九柱，方其頂，上下均鑿巨石砌成，額題「慰忠亭」，傳爲古漢遺物，兩傍原建祠宇殿屋，今已毀，僅存頹垣兩片而已。

報恩塔

城中公園前高地上，原有開福寺，爲佛教大廟，今已全毀，殘垣存者幾稀，僅小披一間，內供我佛如來三尊，中爲坐像，左右各有變化，香火仍盛。

寺內七級浮圖，高聳雲霄，形六角，週圍無欄杆，行其上者實不抵歷險危崖，每層均供佛像，有道玄壇，韋護，觀世音等等，善男信女歷險進香，虔誠之心，由此可見。登及絕頂，足下繁城，江郊在目，遠近帆影，歷歷可數。

塔名報恩，乃宋代遺跡，俗名白塔，按係宋安撫使馮楫所建，額爲隸體：「宋報恩塔」。

建閣東岩志要及通志載：「馮少孤離母，泊官瀘州，求母不得，誕日，祭丐聚乞膳外，一瞽目嫗泣曰：吾兒亦今日生，若在，吾何至此？家人入告，楫進嫗，詰以生年月日，正符，復詢身中有可證處否？嫗曰：二子聯生，聯臂，以刀分之，一生一死，生者背有長痕，楫號泣，抱母起，焚香告天，跪餂母目，復明，因建此塔，命曰報恩」。

進了四川公路

川滇東路建築在叢山深壑間，或闢山爲路，或鑿岩開道，或蜿蜒而繞嶺，或起伏而跨坡，危險處處，黃榛荒蕪，該路沿路設備週至，每十公里內設有道班房隨時養路，維護交通，每行十公里必立有公里指向大木牌，爲旅客指津，旅行者一目瞭然，前去某某站該若干公里，令人欣慰目的地之遠近，對於兼程趕路者，尤其獲悉前去何地，將預計在何站進餐，何站歇宿也。

由輪船渡長江經行瀘縣東半城，復渡沱江，乃由搭船駛行北上，沿路都是小鎮，找不到飯吃，時已過午，只差公路旁指向里程牌，我們這司機又都是第一次，按地圖走路的，只好半信半疑沿途向同胞問詢，並在隆昌南某小鎮上打了個尖再走。

四川省土地肥沃，溝渠阡陌，田野青嫩，眞是天富之國，由瀘縣至十數里內屢見表揚「貞」「節」「忠」「義」……等等石牌坊，參差並立，足見古風敦厚。

過隆昌，入四川省公路，東達重慶北詣成都，直駛三十公里是椑木鎮渡口，地名椑木鎮，地方雖小，倒是戰時大後方小規模的工廠區域，煙囪林立，房屋櫛比。

椑木鎮淸水爲沱江源流之一，表面相當寬闊，實際上並不深，渡口上流一公里處，正在建築公路洋橋，水門汀樁子已完成凡八墩，有待乎上橋梁通車了。

前途市鎮接近，人烟稠密，公路上馬隊騾運常可見到，長途人力車及滑竿，也絡繹不絕，再行十餘公里，便抵內江縣。

人四川省境，地形和緩，險陡山坡極少，但公路養護工作差些，所以顛簸極甚，天下了雨，道途濘滑，車輪也往往不聽話，車子也容易遭受損失，我們的小車折斷了前輪小鋼板一片，到內江後只好小修換過，在瀘縣比我們先開出一輛小車，卻在中途拋錨了。

內江一瞥

內江在成渝路上算是一個大縣城，街市有點像狹窄的柏油馬路，難得很平坦，店面很輝煌，略帶舊式，電燈明亮，晚上和白天彷彿，茶肆尤爲熱鬧，糖菓食棧異常富麗，每街巷多設有公共廁所，清晨有淸道夫掃街，所以看到的地方，很整齊，很淸潔。

各溪會集，下注沱江，舟行數小時即抵瀘縣，公路亦四通八達，東去安岳遂寧；南分瀘縣重慶；西達自流井與貢井合市的自貢市，那裏便是四川井鹽的產地；北詣即是成都市。

內井警備司令部駐內戍備督察，對街便是中國旅行社內江招待所，房

開實暢而潔淨，光線充足，空氣新鮮，房內還有沙發的佈置，一切都不亞瀘州招待所，爲內江最上乘的宿處，還有城市電話的設備，壁間地圖的張掛，都給予旅行者便利和興趣的。

城內有天星大戲院，由廟宇改建的，這時正好中華劇藝社由應雲衛率領社員舒繡文路明白楊等公演話劇，從舊歷元旦起，絡續演出孔雀胆，天國春秋，第七號風球，勝利號等，筆者也化上三百元一張票入場觀劇，那孔雀胆是郭沫若先生筆下的元代史劇，路明飾阿蓋公主，演來頗爲妙肖，演員們都很盡職。

成都各大學聯合歌詠隊，也恰在那裏借了福音堂表演，時間在下午二時，未及一聆樂曲潤喉爲憾，另外還有一個勝利書場，正在演鬪蹦戲，這一類的玩意兒，鑼鼓喧天，未去光顧。

內江物價很高，雞蛋要十元錢一個，豆漿一小碗，價八元。這兒出產糖，糖菓蜜餞很多，糖品名聞遠近。

資中「冬尖」可以下稀飯；綦江柚子可以解渴，市上特掛招牌，以爲名物，臘味店裏滿掛着燻炙風乾的野禽野獸，價錢也很貴。

水擔排列在市上，聽人喚呼，按路途遠近論價，還有挑着炭屑賣火的，一端籮中挖成坑形，內裏火星融融，還大蓋着賣給手烘籃的火灰，這兩種情形，別處是不多見的。

晚上街頭「鬧元宵」的風俗還是很熱烈，鑼鼓鐃鈸。花樣百出。

據一月二十四日成都華西日報載：內江南郊里許操子均地點，日前因公路道班二人在田間取碎石舖路，發現古墓一座，先後取出巨型圖案墓碑，達七百餘方，經觀察該墓磚成平舖，磚土均呈條砂殷紅鮮厚如積血，當有漢墓之議，筆者過內江，時不我允，不克按址詳訪，實爲遺憾。

北駛成都

內江至成都路程二百公里，經過資中資陽簡陽三縣，皆係歷史古城縣界分得很清楚，界碑石立。

資中南有一大鎮，名銀山鎮，較之黔西赫章縣猶大一倍，從鎮南到鎮北，有南華宮萬壽宮民祭宮，房屋宮殿式，花瓦龍脊，建築入古，牆上還刻著「古銀山鎮」四個大字，這地方該有來歷。

資中舊名資州，居沱江岸，特產有冬尖，（即俗稱「京冬菜」者）和炭精，前者糖食店發售之，後者可雕琢爲飾物，較牛角輕而光澤，質佳者且隱約閃灼，似現金星。

資中附近公路兩旁，常見楊柳絲絲，鮮嫩青黃，自有一番春意，沿途小橋甚多，足見水源縱橫，或見雙叠橋，或視華蓋長橋，均盡景物之美，有名天然者，尤彩瓦亭角，參差別緻，不讓洛陽橋專美於前，名勝古跡，超出騷人墨客之鎮界，山野小建，恆不獲詩頌書畫而埋沒，皆可嘆息。

午餐於資中北境球溪鎮，有社會服務處餐堂之設，相當清潔。

過資中之西郊，越資陽之西南境，經簡陽時城中不不准卡車通過，司機誤以爲一切汽車都不准通過，幾轉車輪，繞城牆之東邊而過之，因此這三縣的街市，未能一瞥，有些可惜，但知簡陽方城，鼓樓齊整，不啻寰中壯觀，北門之萬安橋上就是亭榭楚楚，頗饒古雅風姿。

一路上田疇分區，蔗田片片綠綠，橋林點點紅菓。城郊鄉鎮中，工廠矗立，有蔗糖廠、有北工廠，有火酒製造廠，經濟部資源委員會設酒精廠於簡陽某地，努力生產，與液體燃料委員會的官價，酒精每加侖已逾四百五十元矣，酒精汽車行駛速度，較桐油柴油木炭等車爲強，僅亞於汽油耳，抗戰後的大後方，大都是酒精車駛。

郵政當局以公路運輸欠便，郵遞嫌慢，所以自辦郵政快車，加速通訊，爲社會服務，深足讚許，車身綠綠色，往來於公路上，尤覺醒目。

入成都境，道路平坦，大平原頗廣，一望無際，直駛十數公里，始近市郊，燈華已初上時分，按址詢問，抵達中國旅行社成都招待所下榻，此次行程，到這裏可算完成，計自昆明至曲靖一百六十公里；由曲靖至宣威八十六公里；宣威經哲覺至威寧一百七十九公里；威寧至赫章七十八公里，赫章至畢節九十八公里；畢節經赤水河至敘永一百五十三公里；敘永經納谿至瀘縣一百十八公里；內川滇東路估六百零一公里。瀘縣至隆昌六十二公里；隆昌至內江四十八公里；內江至資中約三十餘公里；資中至資陽約六十餘公里；資陽至簡陽約三十餘公里；簡陽至成都約六十餘公里，共計全程一千二百公里，合二千四百華里，費時半月。

東方蒙脫卡羅的澳門

陸丹林

五三—四一八

澳門，是東方的蒙脫卡羅，這是凡是到過澳門的，都有此感覺。同時他是抗戰以後廣東沿海外人管理下的一個安靜的住處，即截至今日，香港，廣州灣，先後淪入敵手，澳門雖受倭寇勢力所支配，然而表面上葡萄牙的治權還是獨立。我國的僑胞寄居在此地的，尚可安居樂業，雖然有一部分的人們意志銷沉或是過那糜爛生活。

澳門是恬靜的，保守的，甚至有些是麻木的，與祖國脫節的，無疑的他是藏垢納污的淵藪，荒淫無恥的總匯，這是無可諱言。東方蒙脫卡羅的渾號，實在有所謂而說，絕非毀謗的無的放矢。

香港淪陷之後，澳門便成了華南的世外桃源，嗅不着火藥味，只有此一塊小土地。猶憶民二十七夏間至民三十年的冬間，每一個月，我都因為有點事情要從香港到澳門去，有時逗留一兩天，有時就擱三四天，因此對於澳門的風土文物，都懂得一些。許多名勝古蹟，也順便參覽過。至今相隔三年多，掠影流光，依稀還在腦際，執筆追述，也可算是生活過程中的痕蹟吧。

廣東自從民初厲行禁賭禁鴉片而後，澳門的賭風比之從前更加來得厲害，賭館五六層樓的大房子，裝飾華麗，鴉片，水果，香烟等，招待周到。大賭館如中央大酒店，可以做一個例子，他的設備，除了賭場之外，還有旅館，中西酒菜，理髮室，跳舞廳，茶廳。樓高七層，鏤金髹漆，美化無比。夏天裝有冷氣。更有「交通部」，特備濠江，交通兩輪船，每日由港澳對開，招待賭客往來，不收分文，（普通旅客，照常收取船費。）以廣招徠。這一筆費用，實在可觀。娛樂部裏設備賭具，有「番攤」，「車歪」，「大小」，「輪盤」等，隨賭客之所好。賭博的由一角起而至一兩萬元，都可以下注。豪賭的，食宿鴉片等，賭館充量供給，絕不收費。每日進出的廣毫，香港鈔票，大西洋鈔票等，總在一二百萬元。因他的設備銷耗及餉稅等項，便可以推算他每日的收入，而一般賭客每日輸金的數目也就怎樣的驚人了。

由廣東內地或由香港每天乘車乘船到澳門的，總有幾千人，除了小部分是有正式任務或是探訪親友的之外，其他多數的是到賭場去。一位中學校長或是教職員和學生出入賭場，當地的人見着，不以為怪，父子兄弟，同入賭場消遣，也是常有之事。他們已成為風氣，賭博是娛樂，不是罪惡。和賭場同樣的熱鬧，同樣的視做娛樂，還有妓院和鴉片。飲花酒，吸鴉片，成為應酬交際的消遣。婦女沉迷賭博的固多，即隨同丈夫或男友飲花酒，叫條子，同橫臥在烟床上吸鴉片的，也覺得與吃飯般平常，毫不為恥。婦女尚且如此，荒唐腐化的男子，日趨下流，可想而知了。在賭場，酒樓，旅館等，招妓，吸鴉片，是絕對自由，沒有人干涉。澳門政府是靠賭，烟，妓的稅餉來維持他的行政費。那麼，一般流氓奸商們便對於這賭烟妓等勾心鬥角的組織，活動，設備，招徠着眼，期望顧客光臨，財源廣進。說穿一句，整個澳門的繁榮，支持澳門力量，恐怕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烟賭妓，等於一個大瘡疱，只是紅紅黃黃的毒膿水充滿罷了。那麼，東方蒙脫卡羅渾名的由來，不是沒有原因的啊。

上海公共租界自從取締跑狗場之後，便移植到澳門去，近年來澳門也有跑狗場了。

織造成澳門罪惡的原料，除掉上面所述的之外，他同時是粵省土匪的逃遁藪。廣東土匪海盜們刼得大宗款項，往往就到澳門去化散，或者土匪給軍隊緝捕識急，不能夠在內地立足時，也是逃匿在澳門。因此，澳門的賭烟妓與土匪海盜，也有密切關係，所以把澳門解剖起來，分為四份，一是罪惡，二是罪惡，三也是罪惡，第四份才是光明罷了。

但是罪惡儘管是罪惡，而他也有他的優美點，澳門如果不是沾染烟賭妓的人家，自己與世無爭，實在也頗適宜住家的，因為他是非常清靜。西灣，南灣一帶，北歐式的小洋房，疏疏落落的點綴在[illegible]

，道路迂迴，堤磯蜿蜒，汽車通行，登山遠望，水淸如鏡，天小島嶼，盡在眼底。這些房屋，多屬外人或是富豪華人的居處。想着領略澳門景物最幽勝的處所，就要推西望洋山了。山頂有天主教堂，莊嚴宏偉，印光任的西望洋山紀事詩，對他描寫貼切，詩云：「望洋臨絕頂，千樹鬱繽紛，照海光搖電，烘天餘結雲。鵲橋疑入曉，銀漢逼斜曛。萬里歸羸近，燈光勝紫氛。」纔事屬詞，頗能描狀他的風光了，

白鴿巢公園，依山勢而開闢，佔地很多，是澳門建設中面積最大的，亭台錯雜，曲徑通幽，蜿轉灣折，洗除一覽無遺的廣場式花圃構局。古木參天，奇石雕列，遊覽其中，使人忘却猶是呼盧喝雉的賭隣，煙娼充斥的黑暗世界外另一角落。此園本屬葡人某夫婦的別墅，生平飼鴿甚多，逝世後，人們便稱此地爲白鴿巢。不久，地歸公有，闢爲公園，又名爲賈梅士公園（Garden de Gamoes）園裏有隱居洞，立有賈梅士紀念碑像。賈梅士是葡萄牙詩人（生於一五二四年，卒於一五八零年），本是家道中落的貴族。壯年入伍赴非作戰，一眼受傷，退伍回國。未幾，因政治關係，被判入獄，一年後恢復自由，往印度服役，亦下級士兵。一五五六年從印度東來澳門，隱居白鴿巢，不理世事，終日寫詩，發洩胸中蘊積，彙成「葡國魂」詩集。過了些時，重往印度，登陸的時候，又因寫作關係被捕，囚禁一個期間，纔得返回故國，窮愁落拓，艱苦異常，只靠他從遠東帶回的工役阿開，每日沿門託鉢行乞，二人纔得糊口。後來澳門的葡人爲着紀念賈梅士的民族文學，特在白鴿巢內，塑像建碑，給後人的瞻仰流連。公園左旁，有賈梅士博物館，入門處即陳列舊式槍砲數尊，館裏四壁掛了許多中西書幅，澳門模型。中國的古錢幣，銅陶玉器，和其他文物，大略粗備，聊示點綴而已。公園左方的基督教墳場，還有基督教改正宗傳教入華第一人的馬禮遜牧師墳墓。馬禮遜是在一八零七年由英國到廣州，「華英字典」，「新舊約聖經」等，都是他起始編譯而成，和明代天主教耶蘇會利瑪竇傳來西方文化，先後有同等的價值。馬氏於一八三四年病歿於澳門。中國第一個基督教宣教士，也就是馬禮遜親自招致並訓練而成，名蔡高，澳門也有一所禮拜堂，名「蔡高紀念堂」。

古蹟中有媽祖閣，又名媽閣廟。媽娘，即天后，是稱號士稱。這廟建築，遠在明朝萬曆年間，依山營造，面臨大海，廟內宮殿，山石嵯峨曲折，樹木頗多，碑碣駢立。入廟處牌坊，橫題「南國波恬」，旁有四言聯：「德周化宇，澤潤民生」。廟後有弘仁殿，半山亭，亭旁鉅石屹立，高有數十尺，刻着「太乙」二字，並有「海鏡」二字側刻。又有洋船石，石上刻飄舟形，舟的桅尾刻「利涉大川」四字。俗傳當萬曆年間，有一天，有一大飄船泊在媽閣海外的洋面，突然間，颶風到來，船給狂風侵襲，瀕蕩勢將傾沉，船中人向天哀號呼救。忽見媽閣山側，似有天妃出現，船主跪禱許願，一時風平浪靜。事後建廟謝神，名曰娘媽廟。本來這是心理學的幻覺，但行船的人，愚昧迷信，造成迷信行動，崇祭天后，也就是迷信的表現。而澳門當地的士人，對於媽閣廟，與水上人同等迷信，據說嗜賭的前往參拜，居其多數。

佛教的寺院，要算美副將大馬路的普濟禪院爲古，建築於明朝天啓七年（一六二七年），已有三百多年歷史。其他如連勝馬路的竹林寺（種有綠竹古樹甚多），賈伯樂提督街的蓮山禪院，他的建造形式都是西式樓房，有人說這是印度被併於英的象徵，所以釋迦牟尼也住洋房。紅牆綠瓦，裝璜得很莊嚴。

氹仔的在澳門，等於長洲的在香港。他在澳門市區南邊一個小島，小橫琴島在他的西邊，面積約二方公里半，孤立海中，景色淸幽，別有意境。島的西北有菩提園，是羅賓山的別墅。園口好像一個洪荒未闢的古洞，蜿蜒緊屈而入，可是入了去，突然開朗，那就別有洞天。園裏布置淸雅，和園門外園，相差了幾萬年。原始時代的古樹奇卉，不計其數，中有「幻身夢宅」，「無畏莊」兩小室，楚楚有致。又有佛殿一所，是園主靜修之地。園有廣坪很寬闊，設置新式運動工具，那又兩個時代的設施，體現中修，西學爲用的表示了。島的東北方從松山上山，復沿海旁而下，有觀音岩，萬松擁護。廟在海濱，宛如象鼻，廟後有大岩石，因此得名，放眼遠眺，波濤萬頃，風颿出沒，輪船烟突，放出白烟，如縷不絕，蔚爲奇景，遊覽海的偉大，然他在浩瀚中尚有別境，使人開拓心胸，流連徘徊，不忍

遊去。山腳有兵頭花園，可供休息。交通呢，來澳門每日有對開小輪各開兩次，行程四十分鐘，也甚便利。

澳門的遊玩，最多兩天期間，便可以完全遊覽無遺，因爲地區不大，用不着多大的躭擱。說到人口，在中國抗戰前，只有十五萬人左右，而還十五萬的人口，華人佔了百分之九十七·五，非洲黑人和印度人佔百分之零點五，歐美商人技術員和傳敎士佔百分之零點一，葡國人佔百分之二。但在七七開始抗戰以後，華人移居澳門的，截至現在已有六十多萬人（內有小部分是避難的英美人）。然而說到澳門的出產，澳門本地除了海鮮之外，很少其他出產，即糧食猪牛鷄鴨，也靠外處輸入，故現下交通不便，運輸困難，物價日高，難以想像。澳門幣制，平時是以廣東省小輔幣（毫洋）爲主，而以香港匯豐與澳門大西洋銀行的鈔票爲輔，銅幣則用中國所製（每毫値二十枚）。因爲一切貨物，求過於供，日寇惡氣又常常使鬪，使物價波動很大，居民生活在熬煎中，莫不叫苦連天。

說到吃，在澳門最可口的，要算吃海鮮了，因爲他在南海沿岸。漁業很發達，魚，蝦，蟹，蠔油，蝦醬等，都是膾炙人口的。還有燒白鴿也很著名，初到澳門的人，倘有親友請宴，他們多數是請吃燒白鴿，好像到了澳門而不吃燒白鴿，等於沒有到過澳門一樣。還有從澳門返香港或入內地的，多必買些猪油糕，光酥餅二物來送親友，這差不多成了遊澳送禮的必然性。

澳門政府的自治規約，有些是和各地不同，如「凡屋宇外牆，窗門，騎樓，天台，欄杆，瓦面等處而爲在外所見者，一律不許懸掛或放置衣服，布帛，草席，蘿蓆，或別項物件」。「墳場必須加築圍牆，俾衙外不得窺見。至墳內佈置，遵澳門衛生局章程辦理。（墳場不僅爲死者安息之所，實生人憑弔之地，將於此藉視其所愛慕人之。凡社團或個人負保全墳場之責者，對於墳內應極力修理，以免有荒涼之感。務使墳場雖不如公園之華美，亦不失爲可愛之勝境，將見花香撲鼻，景色淸幽，使遊人於閒覽之餘，油然生緬古之念。）」這些，都是他們市政特殊之點。惟有他的街道名稱，有些是奇異奚兀，不獨讀時覺得很不順眼，順耳，摘錄一些如下：

二龍喉街，人頭井，大頭針里，大砲台下鹹蝦巷，大鏡巷，大碌[illegible]，由[illegible]雀園，公仔巷，天鵝巷，巴掌圍，手指里，司打口，左堂燜尾，用螺石級、史山猪園，白眼塘橫街，老鷄巷，衣湖醉巷，沙梨頭口巷，快艇頭街，見眼園，咀嗟街，夜母街，亞婆井街，鬼仔巷，賣菜里，意那韶白的士打巷，瘋狗環，爛鬼樓新街等，都是俗不可耐或要解釋的。可以反映澳門的文化了。

澳門開關史，現在約略一談。

歐洲人的到廣東，始於葡萄牙，明朝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已有葡人Rafael Perstrello由麻刺甲到廣東。第二年，安剌德和葡使比留斯再率大小武裝帆船八艘，由麻剌甲到粵境的屯門港。當時駐紮屯門港的中國海防軍隊，突然見着外來奇裝異音的人，立即戒備武力攔阻。安剌德力戒部隊不予反抗而用和平態度交涉，並送命譯與海防軍官，自稱安然入港。所謂屯門港，即香港九龍的青山灣屯門，唐宋間已爲要塞。明一統志有說：「東莞南有一百九十里，上有滴水巖，一名屯門山。」就是指此。安剌德統率武裝帆船，交涉妥後，又直駛廣州，不久，與總督見面會晤，要求登陸居住。總督答他須候奏聞奉旨之後，纔能決定。後來果然奉旨准他們登陸貿易，住在廣州的懷遠驛。可是跟着來的葡人行爲兇暴，且有誘拐孩童，收做奴隸等事發生，粵省下令驅逐，而開戰爭，葡人敗退麻剌甲。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年），葡人再到屯門，上川島，浪白滘等地，而以浪白滘爲他貿易處所。

葡人的佔據澳門，爲廣東海外交通史上的一大事件。澳門舊叫鏡濠，屬香山（中山）縣，又名香山澳，澳有南台，北台二山相對，澳門之名由此而來。至葡人居留澳門眞確年代，傳說不一，有說是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零年），也有人說嘉靖十四年。而葡萄牙人則說是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三說雖不同，而在明代嘉靖年間是可相信。澳門本屬幾個小島，只有數處漁村，爲漁人棲息之所。自葡人佔據後，向中國官吏租借做居住貿易的市埠。經過了數次的交涉，直到前淸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淸廷始和葡立約，准他永遠管理，但不得讓給他國，這也是吾國失地國

澳門爲葡人佔據之後，成爲遠東貿易的聚散地。明代天主耶穌會傳教士的遠來傳道，是以澳門爲跳板，利瑪竇、羅明堅、巴範濟等帶來西方文化，和澳門有很大關係。大三巴牌坊，就是天主教到澳第一間最大教堂名聖保祿大堂，此堂俗稱「三巴寺」，又名「大三巴」，萬曆三十年（一六零二年）落成，到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毁於火，只賸下四面牆壁。後來不知重修，過了些時，把三面的殘牆拆去，保留前門，成爲牌坊式，供後人的欣賞。在門上刻有四位塑像，雕琢精致，可說是最初傳入廣東的歐式建築藝術。還有耶穌聖心堂，俗稱「三巴仔」，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落成，外觀內蘊，樸質莊嚴，現在全座完整，還是初時一樣。天主教現下在澳的事業很多，他最初設立的醫院，當時叫做「醫人廟」，至今還是存在，施診贈藥，已歷三百多年了。

澳門在最近幾十年來，因爲交通便利，人們往遊，最多只說他是東方的蒙地卡羅，是罪惡的淵藪，但是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跳板，反而沒有多大的人注意到。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在此努力的事業，直接間接，影響中國文化很大，這是凡是留心近代史，尤其是中西文化交通史，都能夠知道，這是不必贅述的了。

可是明朝屈大均的「廣東新語」所描寫在澳門的葡人怪異如生番，如云：「其人以黑氈爲帽，錦毯裹身，無襟袖縫綻之製。腰帶長刀、刀尾拖地數寸，劃石作聲。其鬚蛋至鬢，紺綠蜷蜷，若如戟也。面甚白，惟鼻昂，而目深碧，與唐人異。其侍立者，體如漆黑，髮鬈蓬然，氣腥甚，是曰鬼奴。」談到葡人的宗教，更加荒謬不經，背乎事實，如云：「凡番人有罪至寺「按即教堂」，法王（按即神父）不許懺悔，即立誅斬，許懺悔，則以鐵鈎鈎四體，血流狼藉，以爲可免地獄之患。又番女入寺，惟法王所欲，與法王生子，謂之天主子，絕貴重云。」眞是寫得不知所云，與事實相差很遠。

「嶺南雜記」所述葡籍官吏坐轎子，也很好笑，如云：「番官亦乘轎，其轎方如印匣，從頂蓋上出入，人仍以頂板蓋之。四人舁之，止則揭蓋板以出，其傘用竹葉編成，白竹爲柄，一人執傘前導，一人負一板箱，二人執長鎗以從，其儀衞，簡陋可笑」。

說到葡人的習俗，希奇怪誕，眞令人捧腹大笑。「澳門紀略」有說：「貴女賤男，家政女操，婚姻不由媒妁，相悅則相耦。婚期詣廟，跪僧誦經畢，[illegible]其兩[illegible]，即以兩手携男女手，送之門外，謂之交印。男富歸男家，女富歸女家。葬無棺槨，瘞葬於廟，妻子無一送者。喪服六月，哭不過七日，近效華人用薄板棺。無族姓親屬。門皮十字架，謂爲避禍。歲歷[illegible]天主出遊，十月背[illegible]，爲紅夷縛而赴諸市，諸番手梃追擊之，明季紅夷抵澳市，澳夷怨之切，歲有祭，所以志也。今紅夷富澳者，富且强悍，畏而不敢爲。」至當時傳說葡人處置犯罪的，也可發一笑，說他們犯罪，輕則鞭撻，重則讀成地獄，死刑則或勒或殺，或燒或縛，置在砲口而爆。監禁呢，賤的在天牢，貴的在砲台。這些傳說，都是由彼此禮俗不同，又缺乏國民外交，只是自高自傲，鄙棄別種民族的心理而成，加以道聽塗說，不從實際的去研究訪問，以訛傳訛，便執筆寫述聳人聽聞，少不免含着詆毀鄙薄輕視的心理，便成了山海經般怪異了。

今種，是明末清初的名宦，他的澳門詩，所吟詠澳門，亦能爽讀，恍如大方夜談，附錄於後，爲本文的結束，詩云：「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兵愁蠻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誰患，前山一將功。南北雙環內，諸番聚住樓。薔薇蠻婦手，茉莉漢人頭。香火歸天主，錢刀在女流。築城形勢固，全粵有餘憂。路盡香山下，蓮莖一道長。水高將出舶，風順欲開洋。魚眼雙輪日，鯨身十里檣。[illegible]孤島裏，交易在諸香。禮拜三巴寺，番官是法王。花滿紅夷子，寶鬘白鬼娘。鸚鵡含春思，鯨鯢吐夜光。銀錢公顯買，十字備圓方。由頭銅銃大，海畔鐵牆高。一日番商據，千年漢將勞。人惟眞白種，國是大紅毛。來往風颿便，如山踔海濤。五月飄洋候，辭沙肉米沉。窺船千里鏡，定路一盤針。鬼哭三沙慘，魚飛十里陰。夜來鹹水滿，點點上衣襟。」

關於澳門的文化教育工商等事業，因篇幅關係，有機會時再談。

坪石的餘戀

黃慶華

五三―四二二

三年來坪石的勾留，在我底生命史上，畢竟遺下了一道深刻的痕跡。這是兩年前留憶在心頭的往事，想起來會感到更深的意味。

坪石，當我看到了它底臉容，是在一九四〇年的晚秋。——這在粵北的季候來說，已經有點寒意。金雞山屹立在車站的旁邊，小店逆旅，偃臥在山腳；預備着午夜到站的行旅底憩息。鐵路旁邊的低坡，映現着一泓清澈漪漣的綠水，這就是武江。沿着鐵路線南行的首站，是山嶺重疊的羅家渡。北行，是那湖南邊境的白石渡。假如瞧着水路逆流而上，會到達臨武等地，順流而下，便是羅家渡，樂昌，曲江。曲江是湞水武水合流的地方，它是粵北的重鎮。坪石呢，却是這重鎮的屏藩。粵漢鐵路的這一段，都是依山帶河的走着，山光水色，眞是可愛。尤其是在那沒有泛濫的清冷的晚秋。

鐵路的兩旁，都是重重叠叠的山嶺。是廣東木材的產地。但是所植的都是杉樹，而它的年紀，也不很久遠。加以沒有好好的管理和繁殖。在歲暮天寒的時節，每每發現到漫天通紅的野火，十年樹木的大計，常常不堪一炬，說起來眞是痛心，坐在車上的行旅，不難看見遼闊的山頭，舖上一層焦黃的灰燼。雖也聽得伐木丁丁的聲音，但究有多少的過客，肯詢這長久大計，下一番苦心呢？

× × ×

金雞山是坪石有名的勝跡。坪石有了這個巍峨的石壁聳峙着，眞是可以高傲。曾經過壯闊旅遊的朋友，會感覺得這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絕好的車站底裝飾。它的名字，就是以山頂上有怪石類似雞狀而得來的。由於怪石的形狀像雞，一般住在附近的鄉民，便往往發出很多荒誕不經的傳說。有些說這雞形石在很久以前是會啼叫的。自從雷火燒壞，雞也便止啼了。有些說這石的雞頭方向，從前瞧南，而今瞧北。因為雞是喜歡吃米的，這雞頭的瞧向，就象徵那一方的歉收。從前這雞頭瞧南而今瞧北，也就是近年湖南歉收的理由。這種說法，我們祇好用民俗學的眼光，去看一種傳說的構成。此外，更有說是太平天國時代，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嬌，率部負隅抗清的所在。這事也不可考。但以常理測之，也不可以據信。正因為金雞山上，雖可種點蔬菜，但決不能容納一百或數十人以上的生活，就是飲水也便成問題，所以說，金雞山是一個軍事的據點可以的，說它能支持較耐久的抵抗却實不可能。

撇開這兒的傳說，和故事不談，單說這山的形狀和一次旅遊底經過罷。這山距離鐵路面約一百多尺。在車站上看去，像橫擋着一塊巨大的石壁似的非常健雄。如果我們要登臨縱目，可以從它的側面的小路抄上去。經過了水牛灣的一段，再向長林豐草中找尋將要湮沒了的山路，便要看到一個更開闊的面局了。沿着小路上山，一幅天然的屏障，立現眼前。一塊塊屏列着的石屏，從它的不齊整底形狀看來，可能發現到它曾經過磨不少風化的日子。再行二十分鐘，便是一道舊倒塌式的門，再上，是三數塊排列得很不齊整的菜圃，有一二間茅房子和門前可以坐立休憩的空地。從這兒攀行，不久便可以到達這山的絕頂了。從它的頂上，可以遠覽得坪石的全景。一向不曉得河流方向的人，至是也明白了自身的處境。說來這一次的旅行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事，距離現在已經是五年前了。同行的黃任初老先生，曾經有過紀遊的如下一段文字：

金雞山近在縣下，乘興而往，不必裹糧。會吉林胡子鴻儀來共[illegible]屐，往約子[illegible]不[illegible]，徐頌平黃慶華偕焉。渡河復渡河，步抵山麓，五里許耳。迎面如壁，何處是終南之徑也？村童六七，方聚而嬉，籲其一人，爲我前驅，披莽斬榛，徑隨可辨，橫看成嶺，側看成峯，遠近看山各不同，不知廬山眞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屢屢問童子，金雞何屬？是也？昂首以察，絕拔百仞，極目無從，不

可方物。行一里許，折入山中，奇石斷崖，綴成一片，中空如豁，裂處欲墜。頹垣赤壁，庶幾似之。貧壁而行，漸入深處。兩巖夾道，有門門焉。門去安在，穴吠已聞。此中幾有人焉，則又安所得犬也。轉影入森林，山溜何冷冷，在坡中阿，涓涓不絕。以灌以溉，五畝之田。桑者閑閑，阡經織履。斯亦井上之仲子，漢西之老父乎！叩之曰姓戴，宜章人。率妻子躬耕於此六載矣。山食略可自給，惟水源不克共十口以上。遂亦無後至者，予相來往，遊者亦希。偶然相與，如宿緣焉。為具衣食，食以黃粿白菜。粒粒辛苦，菜根皆香。助以晚菸之茶，長生之果，雖非陳釀，彌愛新波。泉清而洌，回甘滋永，山居自有至樂；今人欲樂自尋而從之遊也。童子曰，先生茲來，未窮其勝可乎？欲窮千里目，何惜馬蹄遙？振衣高崗，盪胸雲表。層巒疊嶂，奔湊肘下。當前異石，如蹲如踞。仰躋欲飛，仰為若鶻，過山河之百二，未覩斯雄。頤風雨之晦冥，彌思君子。坐看雲起處，不知日落時，比歸暮色蒼然。

風雨晦明，金迷碧立。舊遊蹤跡，風景依稀。想不到五年後的今天，坪石也沒有一塊乾淨土。回憶起來，真有點悵惘哩！

× × ×

從車站跑到坪石的街市，還有一段路的，這就是車坪公路（連縣星子到坪石）的一小段，也是沿着武水走向。兩旁種滿有松林和稻協，這是住居着沿路附近學校學生們散步的好去處。四季的景色也不一樣。春天裏的桃李花開，落瓣逐着流水。是一個很富有詩意的景色。夏天裏的山濤洶湧，武水的急流會覺得更驚駭，更壯闊，是一個驚險的景色。秋冬之交顯得蕭瑟，但是月明，野火，和清澈的江水，又是別一風味。而這些景色，也變換過不少行人去欣賞，去咒罵。這理由，就是坪石的本身，已經跟隨着歷史的發展而演化了。據說，在沒有鐵路線公路線之前，武水是湘粵交界的必經孔道。老遠的年代，韓昌黎先生也曾經泛舟經此，羅家渡上，還有紀念他的韓公祠呢。民國以來，政治上的不安定，這裏是個湘粵邊境的四不管地區，加以連年內戰，散兵游勇流竄的更多。走私漏稅自有它的方便。等到抗戰以後，沿海地區相繼淪陷，它已變成了湘粵要道所經的地方，和粵北交通的孔道，從商人貿易往來的地域，一變而為軍事運輸的要衝。等到學校內遷，負笈而來的學校日益增加。這麼一來，又變換了它的形相，而更充實了它的內容——坪石，驟覺已經變為文化城了。在它底文化高潮的時候，有大學一所，獨立學院一所，專科學校一所，中學三所。各校學生和教職員總數，將達七八千人。加上每年應考的學生，遊客，商人等常常在這小鎮中，充塞着一二萬的人口。在二十九年以後，這些人口額中，以廣東人佔絕大的多數，其次便要算湖南人了，這裏的語言也很複雜，除掉操純粹的湖廣方言以外，當地的土話，每每混合着桂林官話，湖廣方言，和一部份廣東人底語言，聽來很不容易懂得，而且尾音特別拉得長些。

由於這地方附近的山地很多，灌溉很不容易，所以鄉村的人家每年祇種一季稻田，秋冬之交，大都出外狩獵，山野上每每聽到突如其來的槍聲，而一羣人帶着獵犬四面八方的搜索；這正是一幅很好的狩獵圖。因為過去這兒流竄着的散兵游勇流氓地痞很多，所以房子的建築，乃至於居民的習性，都過着戰鬥式的生活。他們要防範自然界的猛獸，更要防範那人為的傷害，他們要自衞，還要覓食，他們底生活風習，自然也和都市城鎮，有點懸殊了。

× × ×

隨着廣東人的足跡，坪石的食店也一天比一天增加，尤其在假日，街頭擠滿了人，食店更找不出空位。在食店裏，你可以找到一些每飯不忘或天天交易的熟識的面孔。他們每在那兒大談大嚼的傾說幾個鐘頭。跑街，喝茶，逛書店子，這已足夠消耗整天的時光了。

娛樂和運動的場所，是坪石最感缺乏的。後來雖然有了一所戲院，和幾個話劇團體的上演，但畢竟還不能滿償他們的慾望。散步是飯後唯一的消遣，可是遇着連天的陰雨，便有行不得也之苦了。

坪石街上房子的建築，大都夾雜在街道的兩旁。一面背着河，一面背着山，因為武水每年泛濫的緣故，河邊的建築，大都是三四層的磚柱木閣的房子，比戶相對，有的地方相距不過三數步屋簷的相隔不過一二尺，有時候炊烟四起，竟把

滿街都被濃煙掩蓋着。尤其是炒辣椒的味道，使過路的人，不能不連忙打幾個噴嚏；頓然憶起道具濃厚風味的。

街頭巷尾，尤其是黃昏日落的時候，你不難發現一個穿着便服的巫師，後面隨着一個婦人，且行且語的；爲一底兒女祝禱着疾病的痊愈。到了三叉路口，巫師便把香燭燃點起來，大吹法螺，每每趁着颯颯的晚風，使人不寒而慄。更有把稻草紮成人的形狀，穿起衣服，豎在竹竿上面，在人的眼前，更懸着半明不滅的火光；眞叫人午夜碰了，疑鬼疑神哩！

和別的地方相彷彿，在大節日裏，坪石也可看到迎神賽會，舞獅舞龍，萬人空巷。更有天旱求雨的出遊，也很高興。在坪石的鄉間，每當上元日子，常有唱春牛的玩意。扮演的都是男性，其二人扮牛，一扮女子，一扮農夫，其餘的紮紮，也都應聲相和，男的手拿葵扇，搖着牛背，且搖且唱。大抵唱詞的內容，三國故事新年之歌不等。新年前後，鄉間舞的是火龍，自然不比街市上來得熱鬧了，但也自有他們紮紮的藝術，都是把燃點着的香插在草紮的龍身上的。夜間舞起來一陣紅光，在元宵和新年無月的晚上，四野一片漆黑，舞起來也別饒風趣。

×　×　×

此外，還有很多很多，足以逗人懷念的節目：白沙河畔的清晨，坪宜古道的夕陽，翠竹村頭的夜月，塘口的泛舟，錢嶺的眺遠，三星坪的游泳，武陽司的山色，栗源堡的溫泉，車田壩的松林，管埠的垂釣，清洞的狩獵……這都是兩年前留憶在心頭的快事。

如今，這美麗的地方，又傳來了不守的消息，我懷念着這兒的山水人物，更懷念着這裏的地理環境，文化環境；使我接受了它的陶冶，在我生命史上湧現着一個充滿了熱情與理性的光明時代。

一九四五年一個滿充着希望的季節。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八）

李致剛

九眼橋街　橋在東門外跨錦江上，一稱「洪濟橋」。「九眼」謂橋有九個洞，紀實也。街因橋得名，據華陽新志云：「在治東門外，二江合江下游迴瀾塔左，即唐宋合江園岸也，明以前，未始有橋；故陸游何耕游「趙園」，皆自合江流渡，李巽岩，亦有合江泛舟探梅詩。至明萬曆中，蜀左轄余一龍，始偕藩臬諸公言於蜀王，由王府出貲，俾承奉司鵰棨綜建塔（按即迴瀾塔）橋……凡爲洞者九，從四十丈；衡四十丈；高逾三十丈，中間隆起；左右欄楯，命名「洪濟」，李長春記序述甚詳，或又呼「鎖江」以形勢言也，乾隆五十年，總督李世傑爲治之，今仍完好。

三橋南北兩街：　街在皇城南，跨金水河上，因併列橋三，故名「三橋」更生漫談云：「蜀府宮門前，有石橋三座，跨於金河上，洪武中建，正中曰「府正橋」：左右爲「東」「西」橋，正橋高三丈七尺，凡三洞，東西橋高三丈四尺各一洞，橋南並立石獸二」今橋北曰：三橋北街，南曰三橋南街。

錦江橋街：　在西東大街西口，（即鹽市口）跨金水河，在未修馬路前，橋有樓棚相覆，更生漫談云：「成化初，蜀王李世子妃殯，自府橋登舟，經錦水橋；龜化（讀後）出水東關，赴碑樓院（按其地在今外東三瓦窰明末毀於流寇）進香……」錦水橋，今錦江橋歟？

寶石橋南北兩街：　在城內東區，跨金水河上。宋李新後溪記云「皂江西北注成都，離爲內外二江，「共一」：自小橋入都市，有「篤溜」：「建昌」；「安樂」。「龜化」……第八橋。跨「金水河上」。清一統志以「龜化橋」即今華陽治東，跨金水河之「寶石橋」。按成都往昔城中橋道，上皆樓櫊相覆，以爲觀飾。此橋亦然，自上年築馬路始撤去之，張商英蜀檮杌云：「前蜀武成四年夏陽，王建出游寶曆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藏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於城東龜化橋畔」，即此橋也。

渡海入錫蘭

——印錫隨軺錄之五——

程志政

意俘樂隊

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清晨八時半，我們在暢遊邁沙爾城之後，又動身回到本格羅亞（Bangalore）。上次我們在本格羅亞是住在英國代表官邸的，這次亭達少校告訴我們，官邸招待外賓，向例以一次爲限，因爲官員們到本格羅亞的很多，官邸不能全容納，這也是出於萬不得已的。我們預定的住處是「新月精舍」（Crescent House），也是政府招待所之一，裏面雖沒有官邸那樣大，可是陳設佈置，也有相當的富麗。我們上午十一時到了新月精舍，裏面並無他客，整大的一座洋房，暫時被我們整個佔領，而且這兒既非旅館性質，所以一切自由，再沒有像在英代表官邸作客時的那麼拘束。

上次在本格羅亞還不到二十四小時，對於它的全貌，沒有領略的機會，這次既無官方的招待，我們便想出去逛街，順便到中國餐館飽餐一頓久已不吃的中國菜，決定了，便向侍者打聽，據說這裏的華僑很多，飯館也有幾家，都在「聯隊街」（Brigade Street）一帶，車子到了聯隊街，「勝利飯店」四個大字的招牌，已觸在目前了！我們一看，勝利飯店的外表，到也乾淨，便下了車，走了進去，那時還沒有到十二點鐘，雅座寥寥，侍者也找不到，後來我們闖入後院，纔看見許多夥計們在一起吃午飯，他們看見這一批中國軍官來了，都表示意外的驚奇，忙着出來招呼。這店的老板姓甘名道生，山東人，已快六十歲了，夫人也一同來印，當時他們夫婦倆殷勤款待，全店的夥計，也出來問長問短，各道姓名，一種熱烈的情緒，不是在任何地方所能看到的。他們都有回國的意思，可是又丟不下這裏的生意。據說，印度因英美軍隊駐紮，所以飯店的生意也是日盛月盛，賺的錢已是很多很多了，因爲錢不能帶出印度，所以祇有在這裏花，捐給國家的，也不在少數，甘老板爲人忠厚，甘太太雖是舊式女子，卻是精明幹練，能說印度土話，飯店裏上上下下，都很怕她。我們那天飯還沒有吃完，又有許多華僑，聞風而來，把一個房間裏擠得滿滿的，本格羅亞華僑的熱情，眞使人太感動了。

那天晚上，亭達少校的朋友金傑少校，請我們到聯合軍人俱樂部去參加一個跳舞會，那天到的男女賓客很多，大家都很和諧。碧因夫人和蘭德夫人年事較長，也特別客氣，碧因夫人的女兒孝蘭小姐一同來的，也是一個很成年的摩登女郎了，母女二人，彷彿像姊妹，另外還有蘭德小姐，還很活潑，不知爲了什麼一句話，竟當着一個軍官頰上擦了清脆的一掌，這位軍官受寵若驚，還是涎皮笑臉，不以爲侮，我們看見蘭德小姐又美麗又潑辣，不禁把她比了紅樓夢上的王熙鳳。那天英國政府代表奇勳光上校和包立克夫人都來，眞是一個盛大的跳舞會，席間大家談談，十分客氣！飯後，到大廳去跳舞，我們舞藝不精，不敢提於嘗試，後來蒂蘭德夫人來約，不能推辭，勉強應付了一次。音樂隊是由意大利戰俘裏面挑選出來的，每天每人的工資是十二安納，到也是利用戰俘的好方法，那時舞廳裏彌滿了人，電燈一再熄滅，又添上了不少的神秘意味。十一時規定是跳舞終了的時間，這時意大利軍樂隊奏起「天佑吾王」的英國國歌來，大家肅立致敬，我偷偷的問碧因夫人，叫敵國的戰俘來奏你們的國歌，不是太諷而虐嗎？她也笑了！

從跳舞廳出來，天忽大雨，金傑少校送我們回到「新月精舍」，他那天喝了很多的酒，大約有點醉意，後來和亭達少校暢談長談，我們在睡夢中還聽到他大叫的聲音。

僑胞熱情

二十六日我們參觀印度飛機製造廠（Hindustan Aircraft Ltd.）這廠原是英印美三方面合辦，現在已歸印政府所有，但主持的人，還是美國人，我們承經理H. F. Gourlie總工程司F. A. Crane招待，在各部份詳細參觀，裏面謹防嚴密，我們雖然看到很多，但是他們一再叮囑，不要把內容告訴別人，自然不便在此詳述了。那時空場裏放了很多待修的飛機，形形式式，好似開了一個飛機展覽會，天空中時時有轟轟軋軋，也是修好以後試飛的。

在各處參觀了一會，嚴森輝上校帶我們去飲冰鮮湯，他很詼諧，要請我們代他取一個中文名字，這自然是照辦了，他那裏又有其他的職員要請求，我們也都一一代擬，並且把中文的意義也詳加解釋，後來又乘汽車到對面一處去看發動機試驗，發動機動了，發出不斷的狂吼，因此震動得很利害。我們在試驗車之後，神經上受了很大的刺激，時時怕遇着爆炸，他們雖然殷勤招待，我們却是提心吊膽，匆匆的繞了一個圈子，便向他們託詞告辭了。

昨天午刻，我們假座中華俱樂部請余保少校，余氏少校（都是印度軍總司令部的司令部的）包立克夫人和上校以示答謝。請飯館的主人是焦振庭，江蘇人，雖然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卻彬彬有禮，談吐不俗，西洋人對於中國菜本來就很喜歡，加上這次請客，又是我們特去關照，焦老板更是特別賣力，所以在座的各貝客，都稱讚不已。來了，焦老板要求我們於半年後，由他請客，我們一再推辭，他却堅持非如此不足以對國內遠道而來的長官們表示敬意，我們因為他十分誠懇，祇好領受他的盛意了。

飯後，外賓走了，我們坐着閒談，焦老板介紹二位中國女子和我們見面，都是穿着長褲，完全歐化，我們經過介紹以後，知道一位姓修、一位姓周，都嫁美國人，現在住在本格羅，她們的丈夫都是在印度飛機製造公司做事的。她們聽說我們來了，也是來表示歡迎的。焦老板是華僑公會的會長，他說今天下午四時僑胞要在勝利飯店開歡迎會，請我們訓話，匆匆回到新月賓舍休息了一會兒，趕到勝利飯店來，那時會場佈置了一個臨時會場，桌上滿置茶點，在座的已是很多了！焦老板起來簡單的說了幾句介紹詞，很是得體，後來我們也約略報告了一些國內情形。大家歡敘一堂，談談笑笑很覺親熱，我走遍了全世界，這是第一次看到華僑有如此熱情呢！當然開會歡迎的例子是很多，請客的例子也很多，然而多半作為例行公事，真誠熱情的流露，卻是極少見的。

茶話會完畢，修女士約我們到她家去坐，她的丈夫司篤克先生也在家，坐了一會兒，修周二女士約我們去遊公園，據說：司篤克先生和周女士的丈夫會在兌飛機場工作後來又調到孟買，於是修周二位也在那裏服務，因此認識同來印度。上面說過，勝利飯店，中華飯店都已請過我們了，金龍華僑也開了一個茶話會，我們當不便離開本格羅，他們的招待已是夠了。豈料電影機的胡老板，卻說他還未作東道，要請我們吃夜飯，那能推辭？七時電影散場又接了許多客人，我們剛剛坐定，主人捧鮮花紮成的花環，親自加在我們頸間，這是印度歡迎貴賓的一種習慣，表示敬貴賓之意，不知何以印度也有這種風俗，也許是胡老板自己獨出心裁而設計的吧，我們午餐之後，吃茶點，茶點之後，又吃豐盛的晚餐。實際上肚病也幾乎吃出來了。那時酒紅燈綠，大家舉觴暢飲，不覺有些醉意，席間溫斯登（Winston）飯店的陳老板出來，他說：我不知道各位到此，現在各位當夜就要動身，請吃飯已是來不及了，沒有辦法，祇有請各位到敝店小坐賞光一次。我們看他情意殷殷，雖然火車九時半便要開，也祇得到那裏去坐了一會兒，那店完全西式，中間一個大舞池，舞池旁邊便是餐桌，我們時間還早，雖然樂士音樂吹奏得十分起勁，入池跳舞的卻是寥寥無幾，陳老板請我們坐下，接着便送來冰淇淋和薄荷酒，我們看看時間不早了，便向陳老板告辭，華僑十餘位又親自到車站送別，修小姐還登車遠送了一站，真可謂竭誠招待之能事了。本格羅的華僑，好似一個大家庭，他們對於祖國來人一切出自衷誠的歡迎，可以反映我這句話還是適當的。

在火車上睡得很酣，一覺醒來，早已到了馬特拉斯（Madras）了，馬特拉斯是印度東南部的一個大城市，我們預定小留兩日，略事觀光。車停後，軍部裏來了幾位代表，對我們表示熱烈的歡迎，我們隨着勃來思上尉（Capt. Price）上了軍部的汽車，那時還祇是早晨六時半，街頭顯示着十分沈寂，軍車把我們送到馬特拉斯最大的康內馬拉旅館（Connamara）勃來思上尉直到房間接洽妥了，方纔告別。

馬特拉斯的天氣特別熱，雖是四月間，已和中國的夏天相彷彿了。我們剛從春一般的本格羅亞來，尤其感覺得熱不能耐。上午在街上巡禮了一次，買了些零星用品，午後我們到附近的馬特拉斯俱樂部小坐了些時，這是馬特拉斯唯一的好去處，是一座占地百畝的大花園。那時亨達少校也在那裏休息，他是胖子，熱了自然格外難受，所以早就到這裏來游泳了。我們在瀏覽室看了一會兒書報，亨達少校也來了，他說：熱天最好的避暑地點是在游泳池。記得我在美國支加哥的時候，正是六月間，那時天氣奇熱，陪我參觀鐵路的一位先生，是一個大胖子，他問我每天下午如何避暑，我說：很簡單，到有冷氣設備的小影戲院坐上半天就得了，他說，他的理想避暑地點，是游泳池，下午藏在池裏半天，自然覺得涼爽了！亨達少校的避暑方法，正和這位美國人相同，也可謂巧合了，亨達少校接着又邀我們去游泳，我們因爲沒有借游泳來消暑的習慣，便表示還是坐在閱覽室吃些冷飲來得舒服些。亨達少校看見我們不願去游泳，便預約我們到此地來晚餐納涼。

長日無俚，要消磨一個永晝，到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踱步到一家電影院門前，那時正演羅克的「我寵愛的偵探」，便去看了一會，七時出來，天遠沒有黑，好容易等到八時半，方才有些暮色蒼茫的意思，我們走進馬特拉斯俱樂部，看見亨達少校已在草坪上布置了幾張座椅，圍着一張矮圓桌，桌上放着許多冷飲，那時日落崦嵫，涼風習習，暑意已全消了！亨達少校笑着歡迎我們，他又介紹俱樂部的管理員和我們見面，這位管理員年事已高，他在這裏工作，以娛暮景，的確是最相宜了。他告訴我們這座俱樂部的歷史，現在住的會員很多，兩翼又各加添了一排屋宇，還有容納不下之苦。我們一方面飲了甘美可口的橘子水，一面聽着遠處傳來悠揚上下的歌聲，正是一天中最感愉快的時間了，九時半亨達少校邀我們到餐廳，裏面已坐滿了不少的人了，我們入席以後，俱樂部的管理員派侍者送來一杯葡萄酒，說是代表俱樂部向我們表示歡迎的意思，我們也請亨達少校代爲道謝。餐後，亨達少校建議到海濱去納涼，汽車在海濱的大道上疾馳，更是有些涼意，我們揀了一處海灘坐下，大家無拘無束的談天，海是悄悄的，夜是含着神秘性的，這一幅海濱夜話的情景，眞是有些詩意了！

四月二十八日晨，我們參觀馬特拉斯博物院，因爲是星期五，該院循例休息，亨達少校眞是盡職，他特地去找到博物院的院長，把我們的來意說明，請他通融開放一會兒，院長立刻通知管理員拿了鑰匙去開門，裏面所藏的，有印度的許多古物，據管理員說：這裏許多好東西，都在新加坡陷落以後搬走了，那時馬特位斯風聲鶴唳，一夕數驚，敵人可以隨時登陸，所以不得不預先遷徙，我們無意中看到兩尊中國砲，感到無限的興趣，仔細觀察了一會，知道是一八四〇年英國人從閩廣搶來的戰利品，我們告訴亨達，這些不愉快的東西，在現時中英友誼篤厚的時候，實在有取締的必要，他也十分首肯，允許向英當局去建議。午刻我們在重慶樓午餐，華僑們對我們的冷漠態度，和本格羅亞的熱情可巧成了一個對比。飯後，無法消遣永晝，又去看Lana Jusner主演的 Slightly Dangerous影片，很是失望。當晚我們在重慶樓設宴答謝亨達少校，他很喜歡吃中國菜，每次吃完，總是贊不絕口的。今天他更高興，因爲我們所揀的菜，都是他最喜歡的。

最後行程

馬特拉斯是我們在印度的最後一站了，由馬特拉斯動身，我們就將乘車直達錫蘭。晚餐以後，我們趕到車站，因爲沒有冷氣車，祇得坐普通的頭等車，無意中遇到一位李先生，他也是往錫蘭去的，因爲他的行動很詭秘，到引起大家的懷疑，後來知道他是由英國情報部聘請到哥侖坡擔任秘密工作的，是一位印度華僑。

車裏十分熱，夜裏也沒有能夠好睡，在火車裏長途旅行眞有說不出的寂寞，第二天整整的在車內一天，直到下午六時纔到達印度的海濱，火車到了埠頭，不再前進了，繼續行發，都要卸下來，轉裝到輪船上渡去錫蘭和印度有一水之隔，在一般人的看法，以爲錫蘭一島，自然是屬於印度了！豈知事實上却大謬不然，錫蘭是直屬英帝國政府的一個殖民地單位，其面積雖不及印度百分之一，但政治上的地位，和印度可以分庭抗禮，並且印錫兩個姊妹邦，還不幸互存着一些仇視意味，錫蘭政府對於印度的來客，限制很嚴，海關檢查，也是無微不至，凡是新東西，一律不許帶進去，錫蘭到印度來的人，印度海關，也同樣的毫不放鬆，旅客莫不視爲畏途。我們因爲是軍事人員，又有亭達少校的陪伴，所以絲毫沒有受到留難，警察說，他們早已接到東南亞總部的通知，說我們代表團要到了。我們把行李從車上移下，並在上停泊碼頭的一隻渡輪，這隻渡輪，大小和英倫海峽所用的相彷彿，上面沒有艙位，祇有一間茶室，其餘都是散座，旅客們經過了一天的陸上旅行，又熱又乏。此時忽然坐上輪船，遥望遠眺，水天一色，涼風襲衣，精神爲之一振，並都感到一種舒暢，一種愉快，我們在茶室裏吃了一些冷飲，又到臨時兌換處要換了一些錫蘭錢，錫蘭幣制，和印度完全不同，他們雖也以羅比爲單位，但在此之下，不是安納，而是「分」，以一百分爲一羅比，比較印幣十六安納爲一羅比的簡單多了！一分十分二十五分五十分爲鎳幣，羅比爲銀幣，最後幾年後，十分二十五分五十分以及羅比都是紙幣了，一分爲銅幣。也薄得可憐，因爲銅都移供軍用了！我們的船，在下午七時啟程，直到九時方纔望到錫蘭海岸的燈塔。登岸以後，又換乘錫蘭鐵路停着的一列火車，我們的臥鋪，早已訂定，休息了一會兒，大家走到餐車裏去用餐，這時一位侍者（錫蘭土人）懶洋洋的走來，用很勉強的英語懷疑的眼光問：「你們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我們笑着說：「日本是你們的敵人了，你還不知道嗎？」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清晨七時，我們就到了Tolgahawela聯軌站，到目標的旅客，必須在此換車，因爲原車是要直達哥倫坡的。當我們下車之後，錫蘭總部忽然走來說，今天是星期日，到康提的車子不開。這樣一來，我們進退爲難了，因爲早知如此，我們可以直接到哥倫坡去，再轉康提，現在通車已開走，區間車又不來，豈不是又要守待一天嗎？亭達少校允許打電話至總部去商借汽車，先請我們到鐵路招待所休息。錫蘭島的風光，果然和印度大不相同，樹木繁茂，森林密佈，完全像是加爾各答熱帶島嶼，山地多於平原，所以風景很是優美。我們在等候汽車的當兒，順便到市鎮裏觀光一次，這個聯軌站是一個很小的村莊，僅僅有十餘家店舖，看見土人有椰子出賣，我們好奇心也買了一個，土人把椰子破開，裏面傾出來一杯涼水，這是熱帶地方土人解渴的唯一妙劑，但却沒有什麼甜味。汽車須要兩小時纔能從康提開到，所以大家在無聊的時候，便去理髮修面，錫蘭人比印度人似乎衛生多了，小小的理髮室裏也布置得非常清潔，市面上也沒有乞丐，車站上，也很整齊，天氣在中午的時候很是燠熱，不一會兒大家所希望的汽車開來了，一輛貨車裝行李，兩輛小汽車裝旅客，這裏是我們到康提的最後一段途程了，由此到康提總計程三十二英里，汽車在山裏盤旋上下，漸漸到了很高的地方，氣候也突然涼起來，滿山都是樹木，兩旁翳天，野花齊發，一路都是在叢林裏穿繞的，偶然在綠蔭深處，可以看到幾間竹籬茅舍，眞有世外桃源的隱居風味。約摸走了兩小時，康提到了！我們心裏有多麼興奮呀！自從三月一號出發，整整的走了兩個月，中間一度遇險，失去了我們的一個夥伴——曾上校，現在總算將這流浪的旅途生活，算是告一結束了，平安的抵達康提了！

汽車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大花園裏，門口有許多武裝士兵持槍站着，還圍着一個鐵絲網，我們正疑惑這是什麼去處，亭達少校帶着愉快的聲調笑着說，「東南亞盟軍總司令部到了。」我們說：「衣服這麼髒，怎能去看人呢？」他說：「不要緊，助理參謀長蘭姆登少將就在裏面等着你們。」汽車在植物園裏走了一會，停在一個簡單樸素的辦公廳前面，亭達少校自從德里陪着我們以來，他還沒有到總部新址來過，他也不知道蘭姆登少將的辦公地點，由另外一位當値的領導，我們終於和蘭姆登少將握手了，他和藹可親的態度，永遠給人們一個不能忘懷的印象，他很關切的詢問我們旅途冒險的經過，以及曾上校身後的種種情形。樂甫政治聯絡員凱瑟克也來

了，他們看到我們平安到達，也覺得十二分的高興。雷鳴登少將說：我陪你們去參觀你們的辦公處吧，於是大家在植物園裏穿過許多草地到了入口最右角的一個木板樓房，這就是一四四A，這是他們為中國代表團預留的。[illegible]，辦公處是兩排整齊的官舍。剛參觀了，辦公處的外面疏落的[illegible]全部[illegible]辦公地點，我們的宿舍[illegible]附近，全是巨可合抱[illegible]，[illegible]一股[illegible]味，[illegible]。辦公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人來過了。

我們[illegible]，[illegible]的所在地，是[illegible]城的一個小鎮，名叫雷登尼亞（Peradeniya），離開康提城四英里，[illegible]我們的住處，也在[illegible]，[illegible]在一個[illegible]的湖濱，[illegible]了，一[illegible]一路[illegible]。[illegible]我們[illegible]，[illegible]走了三英里，便到了正街，匆匆一看，似乎也還相當熱鬧，汽車在皇后大旅社門前停，我們便驅車到聞名已久的康提湖，湖在四面高山的中間，約摸有西湖的裏湖那麼大，因為有山，有樹木，有近代化的許多建築，所以看上去特別可愛，我們的住處，在湖的盡頭的一個山坡上，是一幢很別緻的小洋房，雷鳴登少將說，裏面應用的一切，都已準備齊全了。跟着我們就進去參觀，真的，不但傢具都有，連餐具廚具都有了！一會兒，來了幾名錫蘭土人，原來是總部代僱的僕人。我心裏暗想主人一共不過五六人，何必要這如許僕役，後來纔知道錫蘭人和印度人有同樣的性格，分工極細，例不兼差，我們的僕役是廚司一人，廚司助手一人，餐室侍者一人，客室侍者一人，浴室侍者一人，廁所清潔夫一人，花匠一人，掃地夫一人，臥室侍者二人，另外還有一個印度汽車司機，以及我們從孟買帶來的中國廚子。

兩個月的旅途告一結束，從此，我們開始在山明水秀的康提度着悠閒寧靜的生活了！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九）

李致剛

北門大橋：　成都縣志「在北城外，唐光啓三年，[illegible]，門今[illegible]，[illegible]風雷[illegible]此橋，今「[illegible]」；又名「大安橋」，北路第一橋也。[illegible]。橋為「[illegible]子河」。故縣志所稱，即今之北門大橋也。

澄銅橋：　即今之東門大橋，[illegible]云：「合[illegible]橋，[illegible]門外，長十餘丈，闊二丈；寬三丈，中開[illegible]道，兩[illegible]欄[illegible]，下[illegible]甃而成，[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五十年重修……光緒中總督丁寶楨重修，[illegible]人題有兩行[illegible]：「錦官[illegible]，魚鳧[illegible]。」黃休復[illegible]紀：「成都[illegible]年秋[illegible]中，必有兩度奇異可紀者，係復當遣兒分棟山（按即今龍泉山）上，陰雲勃起，其間一物白色，狀如鬼練長七八十尺，當時濯錦[illegible]上千人縱觀，金鼓，方[illegible]而殁，旋即驟雨[illegible]，雷[illegible]，倏然開霽，得不為蛟[illegible]者龍乎？」其所言，即此橋也。按分棟山距成都東五十里，今屬簡陽，與大塔山相連，秋夏晴朗，故得於橋上見之。

安順橋　在東城外跨「外江」上，距復興門二里，更生漫談「崇禎初，都御撫楊某倡議重修，二江合流上游之「安瀾橋」，後即今之安順橋，遂以橋名街。

鐵版橋　華陽新志「在治東城內，秦[illegible]，所謂「鐵版」，即東水關舊鐵窗，用以啓閉之閘也。故俗以名「橋」，華陽國志所云：「兩[illegible]杜[illegible]水門」者即此類也，今以橋名其街。

東城根街（靖國路）　在今城西北自[illegible]南至祠堂街口止。沿街為昔日少城女牆，故有「城根」之名。民七年川軍第一師長但懋辛書：「靖國路」石碑豎於東勝街口，以紀念「靖國」之役，遂又名「靖國路」。

東西勝街　在城西，昔之少城範圍，東西勝街為八旗「左」「右」司治事之所，名「左」「右」司街。入民國更以今名。

安特衞普遊蹤

馮朱棣

五三一四三〇

自不魯塞爾乘車北行，此段鐵路，築於一八三五年，為歐陸最早建築之路線，四十餘公里，至瑪里納 Malines（弗來米文稱Mechelen），城臨第勒河 Dyle，以產花邊馳名。街市幽夜，絕無塵囂，全城多宗教色彩。立於愛格蒙R. d·Egmont 橋上，以望沿河兩岸，建築深有畫意。既觀大禮拜堂之巨鐘，（鐘面直徑十餘公尺，長針長六公尺餘，鐘面周圍四十餘公尺，巨大無匹），復觀聖洛莫阿爾特St. Romuald 教堂之鐘樂，（此教堂鐘樓中懸古鐘四十四具，每逢節日，則奏鐘共鳴，比人稱之為Carillon，此風自十六世紀迄今，相沿未改），乃乘車北行。沿途平曠無垠，麥浪翻天，鐵路繞安特衞普要塞圈之外圍北進，經老神村 Vieux-Dieu，為要塞之樞紐，由此穿行要塞工事，以進入安特衞普市區，在倍爾軒[illegible]車站Statie van Berchem下車。

安特衞普為歐洲著名良港，（次於倫敦漢堡，為歐洲第三商港），位比利時北境，據些耳德Schelde 河之右岸，距海口八十八公里。此處河面，闊八百公尺，深達十六公尺，巨輪可直入港內，通行無阻。本市周圍多要塞，歐戰時要地也。承平時，多金剛石琢磨工廠，鑽石工業之盛，除荷蘭之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參閱本雜誌第十五卷第八期拙著阿姆斯特丹遊蹤）外，本市居全世界第二位。市內居民，幾全為弗來米族 Vlamen，故市內比利時文及弗來米文並用，街市路牌，亦同時標兩種文字。

本市法文為Anvers，盎凡，弗來米文則為 Antwerpen 安特衞普。考Antwerpen名字之來源，[illegible]，據云古代有巨人名Antigonus者，據些耳德要津，勒索來往舟楫，不遂其欲，則割舟人之手，投入河中，後有羅馬勇士名勒拉薄 Salvius Brabo 者，係羅馬凱撒 Julius Caesar 之戚族，與巨人戰，巨人戰敗，巨手被割，亦被投入河中，為舟人報復，衞人稱手為 Hand，投擲為 werpen，綜其投手地點為HandwerPen。年深日久後，由 Handwerpen 變稱為 Antwerpen，即今之安特衞普也。今市內聖母教堂之西隅手套市場 Handschoenmarkt中，有勒拉薄之銅像，即當日斬割巨人之勇士也。

本市最熱鬧之區域，為市中心之總車站一帶，凱舍街 Au. de Keyser 街之兩旁，旅館林立。西端之梅市場Pl. de Meir，係就舊日河道填築而成者，現各種商舖聚集於此。

佛來米畫家魯朋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曾寓本市，故梅市場附近之魯朋街 Rubensstraat第七號，尚有其殘屋1所，係魯朋於一六一一年所購入。經改造後，即居住於此，直至死亡。現尚保存其舊日花園中之小屋及拱門。其遺畫則在本市各教堂及博物院中有保存者。

魯朋街以西，有廣場名綠場Groenplaats者，為花市中心，每日來自鄉間之鮮花，在此求售，彩色繽紛，如入園囿。附近售牛乳之女郎，戴鍋形巨冠，衣窄袖內衣，外套背心，圍以長裙，裝束特異。

綠市場旁之聖母教堂 Onze lieve Vrouwe-Kerk，十四世紀中葉所建，內藏魯朋之宗教畫多幅，如一六一一年所繪之尋鄉圖，一六二六年所繪之升天圖，均珍貴之古畫也。教堂有南北兩塔，但南塔迄未造就，北塔高百餘公尺，登其巔，可望些耳德河之下游，晴朗天氣，更可望及荷蘭境之佛里省 Vlissingen（荷蘭海港在Walcheren 島上據西些耳德河口），及倍爾歐活潑礎姆Bergen-op-Zoom（屬荷蘭北勃拉旁省 N·Brabant），綠野無垠，碧波蒼茫，風車點點，隱約可數。塔巔有古鐘四十七具，每遇節日，鐘聲齊鳴，可聞全市。

綠市場中之第十三號房屋，為佛來米畫家推尼爾David Teniers誕生地點。其附近之大市場Groote Markt，古屋圍繞之，均十六世紀中之建築物也。市政廳Stadhuis雄據其中，為文藝復興時代式樣。屋之前端，立

一少女像，市人謂為保護本市之女神也。

市內教堂，大都係十六世紀末葉及十七世紀初葉所建，如耶穌教堂Jesuiten-Kerk為十七世紀之物，由魯朋斯參加設計者，室內頂壁，亦係魯朋斯繪，雅各布堂Jakob-Kerk及保羅教堂Paul-Kerk，均十七世紀所完成，現藏有魯朋之名畫。

斯開德河河岸平臺道，長五公里餘，闊逾一百公尺，全碼頭於十一世紀開始建築，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所增建者，巨舶可駛泊河岸，岸上起重機如林，堆棧及鐵軌密布。河岸之南北兩端，各有高平臺，登高瞭望，塔影河光，盡收眼底。北端古堡遺跡名Steen者，十世紀中遺物也，十三世紀中，曾為牢獄，嗣西班牙人改為審判所，現為古物陳列館。陳列本市各種古物，如古代之傢俱，廚房用具，審判官之椅，殺女巫者之斬手刑具，畫家魯朋之椅，巨人Antigonus之首，及其巨鼓，古代偷稅用之各種特造器具，古代衣冠，古代樂器，本市歷史書籍等等，均甚別緻，堪供賞覽。

河岸南端之星期五市場Vrydagsche Merkt中，舊屋一所，係十六及十七世紀中濮朗丁莫來士氏Plantin-Moretus之住宅，兼時為著名之印刷所，十六世紀中，濮朗丁Christoph Plantin至安特衛普，建造此宅，開始印書，經與學者及美術家往還，印刷廠因之發展。一五八九年濮朗丁逝世後，此宅及印刷廠歸其婿莫來士氏Moretus承受，莫來士氏逝世後，傳於其子巴爾脫哈沙爾Balthaser，與畫家魯朋斯為友，來印當時學者之名著，十九世紀中此宅歸公，改為Plantin-Moretus博物院。一切布置，仍保持昔日舊態，凡十六世紀中居室服裝，以及印刷器，迄猶保留，是為考古之一助，入此室中，一似置身古代生活也。

附近佛來米民族博物院，陳列佛來米人之居室用具及一切生活情形。

來沃頗爾廣場Leopold de Wael-Plaats中之王室美術博物院Koninklijke Museum van Schoone Kunsten，陳列圖畫及雕刻，各藝術大師如魯朋以及魏屯Roger van der Weyden 1400—1464荷蘭畫家伊克Hubert Eyck 1366—1426 Jan van Eyck 1386—1440兄弟均荷蘭畫家梅姆林Hans Memling 1433—94荷蘭畫家等之名貴作品，均藏有專室，琳琅滿目，參觀者賞鑒，不忍遽去。

本市公園之可資遊憩者，為總車站西隅公園Parc，園址為三角形，有池沼花木之勝。比利時路Av. de Belgique南之阿爾伯王公園Parc de Roi-Albert，位新式住宅區之中心，花木扶疏，小路屈曲，為市民休憩勝地。由此南行，經維爾利克橋Porte de Wilrijk，抵夜鶯公園Nachtegaelen Parc，有亭閣池沼，佈置得宜。總車站附近之動物園，奇珍異獸，雖不及德國漢堡海京伯動物園（參閱本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一期譯述欄漢堡海京伯動物園遊記譯）之偉大，但亦為歐洲各國大動物園之一。

本市河水環繞，兩岸稱為河港，更有內港者，藉水閘蓄水，以供河輪及海輪之停泊。

市內沼河，有極大之汽油堆棧，排列油櫃二百餘座，容量二十餘萬立方公尺，油管直通河岸，以便輪舶直接加油，戰事起後，暫改舊觀。

內港之船塢，大小不等，最大者長三百餘公尺，闊一五〇公尺，深六公尺餘，然閘通斯開爾德河。舊式者閘門於漲潮前兩小時開放，漲潮後關閉，以節蓄水。新式者用雙道鋼門，無論任何水位，可隨時啟閉。本市河海工程之偉大，在其他城市，所難見到。

市北斯開爾德河下游，岸低波平，天藍水碧，風帆條點，來返不絕。二十里處小村聚落，再北行二七公里，乃入荷蘭境之聚落勿里Sanvliet。

攀枝棉

石老

西康的寧南，位於金沙江左岸，毗鄰小涼山麓，和雲南的巧家，只有一江之隔，農人的住宅旁，低窪平闊的山谷間，和橋頭，田坎，野生一種枝條稀疏，表皮密生斑刺的「攀枝樹」，立春之前，先結紅得發紫的筆形花苞，後發新芽，當地農人，趁花苞將開未開之時，摘取晒乾，拌炒肉絲，尤稱佳饌。

金風解暑，玉露生涼，橫枝椏頭，結滿累累下垂的果鈴，取下剖開，中有棉絮，雖不能紡織，可以裝墊被褥，可做病院藥棉，在當更大量花紗的今日，以此為將來建設國防工業起見，均應推廣栽種，以補棉產之不足。

馬來亞遊（一）

陳達

陳達（字通夫）教授是清華大學派遣留美學生首批之一，現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兼國立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所長，是中國現代社會學界的權威，於中國人口問題尤有獨到的研究，凡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及中央訓練團受業者無不聆其宏論　民國三十二年內政部委託國情普查研究所，辦理雲南省環湖縣市戶籍示範調查，陳教授主其事，貢獻尤多。陳教授所作南洋調查甚爲精密，本篇記載，非僅路程與景物的描寫而已，一切材料均經學術態度分析，而一字一句均包含國家民族的重要意義。值此馬來亞在全面解放聲中，吾人應有深切之認識與研究，本文所舉事物，並不因時日過久而減其價值，讀者幸注意焉。

民國二十四年春，余受太平洋學會的委託，爲研究南洋的華僑問題，由爪哇到星加坡。時中國旅行社，正在該埠設立分社，余即委託該分社代購輪船票，準備向荷屬西婆羅洲遊歷（關於西婆羅洲的旅行，另有專文。）余自西婆羅洲返星洲後，又託旅行分社辦理馬來亞的旅行手續。有一日該分社派汽車，送我往柔佛（Johore），汽車夫所帶的帽章與胸章，俱是旅行社所給予的。余認爲對於旅行社，這是正當而聰明的廣告。

柔佛離星洲約十哩，我去訪柔佛政府的英國顧問溫司丹德先生（現爲爵士，Sir Winstedt）。溫氏是海峽殖民地政府前任教育部部長，馬來文專家。他供給我許多關於中國移民及僑民的歷史，及經濟與社會生活的資料。同時在他家裏，我第一次吃到紅米粉做的點心。米粉的顏色紅得發紫，據說這樣的紅米，只是在熱帶才有的。

在溫氏宅中，我遇着一位荷蘭著名人類學者，專門研究威爾斯來海島上的古跡。他給我最深的印像，是身高逾六呎，體重過三百磅，吃午飯時把牛肉，白麵，蔬菜，放在同一飯盤裏攪起來，我對自己說：「他是世界上第一名雜碎專家。」

我國習慣上所稱的華僑，實包括兩種人，即自我國出遷的移民，及在居留地生長的僑民。在法律上，經濟及社會的地位上，這兩種人有很重要的區別。殖民地政府對於這些區別很重視，但我國則否。我國往往很含混的把他們稱爲華僑。我國在國內及海外的宣傳，也往往要使這兩種人，一律同化於中國。其實僑民的多數，未曾到過中國，不諳中國語言及文字。他們有兩重國籍，在表面上雖有些人尚不忘祖國，實際上他們的身家財產俱在居留國，對於居留國及歐洲的統治國，當然有更深的同情，移民與僑民，在許多方面看來是有區別的。對於這些區別，我們應該悉心研究，以使今後對於移民及僑民，可以提出個別而適當的解決辦法。

海峽殖民地包括星加坡檳榔及馬六甲三處。我國往該處的移民，大多是由閩南及粵東遷出去的，閩南尤多。往馬六甲的移民，時期更早，大約在明末清初。馬六甲有古佛廟號青雲亭，關於甲必丹李濟博的頌碑，有一段云：「公諱爲經，別號君常，銀同（今福建同安縣）之鷺江（今廈門）人也。（但廈門今屬思明縣。）因明季國祚滄桑，航海而南行。懸車此國，領袖澄清。保障著勳，斯土是賴。撫綏寬慈，飢溺是兢。捐金置地，澤及幽冥。休休有容，蕩蕩無名。用勒片石，垂芳永永。……」前述青雲亭建於龍飛乙丑年而不註明立碑的年代。據余利用各種旁證，暫定其爲清乾隆十年（即一七四五年）。明亡清興，閩南有些愛國志士，往往私離祖國往南洋，大致抱有反抗滿清的意願，所以他們不肯採用清帝的年號。因此凡是年代久遠的碑石，往往不列帝王的年號。正如孫中山先生於民國革命前向南洋華僑勸募愛國捐時，其所出的收據，不用滿清的年號而自立「天運」爲年號。凡有「天運」字樣的收據，余在南洋各處所見者甚多。

至於青雲亭如何命名，有甲必丹大藉士章（龍飛辛酉年）的碑可供參

考。文云：「蓋自吾儕行貨爲商，不憚蹈洞踏海，來遊此邦，爭希陶倚，其志可謂高矣。而所賴清晏呈祥，得占大川利涉者莫非神佛有默佑焉。此亭之所由來矣。且夫亭之與所以表佛之靈，而亭之名以勵人之志。吾想夫通貨積財，總自始有而臻富，有莫大之崇高，有凌霄直上之勢，如青雲之得路焉。獲利固無慊於得名也，故額斯亭曰青雲亭……」

上所云「甲必丹」與「甲必丹大」是南洋華僑社會對於領袖的尊稱。據說以前該處華僑，係依照軍隊的組織，以便易於管理。其領袖或稱瑪腰（Major）或稱甲必丹（Capstain）或稱雷珍能（Lieutinant）按華僑人數的多寡而定。這些領袖，通常是無給職，但殖民地政府依賴他們向華僑收稅，讓他們抽幾成作爲酬勞金。英法荷屬各殖民地，大致有類似的制度。至於「甲必丹大」這名詞，實以馬來語爲根據，其意義即「大甲必丹」。不過按照中文的習慣，形容詞應在名詞的上面，而馬來語却把形容詞放在名詞的下面。我在荷屬爪哇島上文島市，見華僑民家中，正堂上掛起「甲必丹大」的匾，和我國對於有科名的人，懸掛「舉人」或「進士」的匾，同是榮耀的象徵。

海峽殖民地的遷民，最先是往馬六甲去的。青雲亭主人陳[illegible]亭，創立豐順義學時，有文以記之云「南洋各島惟馬六甲埠最先，華人之旅居流寓，日增月盛。生息既繁，貧富不一。如席豐履厚，則易流爲奢靡，依然中國遺風。細民窮豫，倘憂粗食牛衣，奚暇培植子弟。雖有一日十行之聰穎，究竟終辱於泥塗。文教不興，英才從何傑出？公有慮於此，實爲世道深憂，當即創設豐順義學……」

青雲亭內有三寶山塚地，凡僑胞之死亡者俱可在此埋葬。清道光丙午年，亭主薛文舟立匾紀贊鄭芳揚，其文曰「開基甲國」對於先賢之有功者，後人俱爲設立神主以誌紀念。計有梁美吉，薛文舟，陳巳川，陳憲章，陳溫原等。這些俱認爲對於馬六甲的開闢，建立功勳，由亭主陳敏政於清宣統二年設立神主祀奉之。依照當地的習慣，青雲亭正殿禮觀音，後殿立神主。觀音殿有一匾曰「慈悲觀世」。

至於講到一般的社會情形，馬六甲保持着許多中國的舊習慣，爲海峽殖民地他處所罕見，馬六甲的華僑，比他處亦更守舊。我們如在 Heeren Street 散步，彷彿是到了四十年前的福建鄉村。那裏有中國舊式的房屋，講究的人家，有時用火磚舖地。例如僑民領袖陳禎祿家祠的大門，有匾曰同發 門上右邊題曰藜閣左邊蘭培。正堂中間供[illegible]公的磁像，據說這是二百年前的古物。正堂內有一匾曰孝思堂，有聯曰「承同煙霞堅笑傲，不妨詩酒作生涯」堂屋上首供陳敦和及陳唐瑞人神主。唐瑞人另有畫像，採用滿清服裝。此家主人禎祿先生，在馬六甲業已六代，爲海峽殖民地立法院的前任額外議員，其先祖由閩南遷此。禎祿先生畢業於政府學校之後，自習英文，及今作文與說話，俱極精純，足見富於天才。此等人物，在南洋華僑中往往遇到。

余在馬六甲時適逢舊曆新年。華僑每家門口，懸掛紙燈，紅紙黑字。其大者高約三尺，圓徑二尺，燈上標明「某府」字樣。家家燃鞭炮，夜間放花筒，宛如國內鄉間過舊曆年的景象。

有些僑民，完全同化於土人，其先代或本人並與馬來女子結婚。他們操馬來語。採用土人的生活習慣。這種僑民大致與馬來人無別。只能在新年時，可以斷定他的祖先是我國的遷民，他不識中國字，但他必定在市上購買或請人代寫春聯掛在大門的兩邊。不過我在爪哇看見過下面的一聯，最爲可笑，上聯云「只是近黃昏」下聯云「夕陽無限好」。不但上下聯顚倒了，且與祝賀新年毫無關係。

馬六甲華僑最感到興趣的迎神賽會是「王爺」節。據說第一次的舉行期是在一八五六年（即咸豐六年），此後每隔數年舉行一次（五年至十四年不等）。在一九三三年時，其舉行期爲自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八日（即陰曆十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最惹人注意的部份是迎神時由採蓮隊領導，繼之以「王舡」，再繼之以五王爺的神像。採蓮隊隊員由壯年男子充任，各人穿白色制服，頭戴圓形白帆布帽，圍以紅綢小帶，各人腰束紅綢長巾，跣足，手握如舟中之木槳一枝。遊行時兩人一排，約二十五排，唱採蓮曲，其首句曰「代天巡狩赫威揚」說明所以迎神的道理。採蓮隊員手中所持的木槳，隨時作勢，做效搖船的動作。遊行畢，禮成「王舡」即

就燒焚。

所謂「王舡」是紙糊成的大船，長約三丈，船的外面繪有龍鱗及龍眼等，假設是王爺神所乘坐的。據英人克勞福德氏的研究，以爲印度洋區的土人，呼中國的帆船爲「王舡」，並說馬來亞的「王舡」大部份是暹羅的中國人所製造的，這是指通常所用的帆船。至於王爺節的「王舡」與閩南鄉間的舊俗，頗相似之處，無疑的這個禮節是由閩南傳出去的，到了馬來亞之後，當然又添上許多當地的習慣。閩南與馬六甲，同祀王爺，但馬六甲祀五神，閩南的鄉間則不確定指出五神。根據閩南與馬六甲的傳說，王爺神有不確定的職守，但用「代天巡狩」等字樣含混描寫之。在馬六甲，遊行之後燒「王舡」；在閩南則否。福州近處，有燒船的習慣。馬六甲的遊行有採蓮隊，在閩南各處俱無此風俗，這是極顯著的異點。

關於王爺的起源，傳說甚多，今述其一於下：「明永樂帝見迷於龍虎山某道士，頗欲乘機試其法術；乃暗中訓練親信之臣爲樂工，命其在地窖下奏樂。帝誑謂道士曰：『邪鬼作樂，請驅除之。』道士用法劍斬各樂工頭以獻。死鬼含冤，其魂不散，爾後常來擾永樂。帝復請道士，以法術誘囚鬼魂於木箱，浮於海。遇海邊有人開箱，鬼魂逃歸。道士勸帝封各鬼爲『王爺』以平其氣；內有五姓鬼魂（朱溫池李白）渡海至馬六甲。」

在檳榔嶼的華人，一般說來，男女無社交。家中宴會時，婦女不見客。除夫婦外，青年男女不同行。婚姻大致由父母作主，特別是閩人，其守舊性更爲顯著。舉行婚禮時，新郎用袍褂，新娘帶鳳冠，著蟒袍，登轎盛行，終身住於媳婦家，此風尤盛行於閩南。元宵節夜深時，閨女艷裝立於自有汽車之旁。少年有意之者往往投下汽車號碼，請人做媒。

檳榔華僑信佛者甚多，因地近暹羅，無形中受其影響。次爲天主教，因葡人來此甚早，並亦久住。據「南洋風土誌」所述，馬來人都信奉神佛，華人亦然。陰曆正月十五日，大伯公神出遊，抬神者大概穿西裝，係十七歲左右的男子，可見一般人的信仰，並不因沾染西化而改變。

政府學校裏注重英文，學生自一號位起修滿九號位，即作爲中學畢業，可參加劍橋大學的入學試驗，試題包括英文，數學，繪畫，宗教，歷史，地理。殖民地的學校，其主要目的似在培養書記及政府的低級職員。華僑學校分幫：粵有客，潮，廣與海南四幫；閩有閩南一幫。學校分幫的主因是方言，廣州人的兒女，因不懂廈門話，分明不能入閩南幫的學校去讀書。以前各幫常有衝突，有時動武。近因國語逐漸流行，大致爲學校所採用；在校內師生通用國語，在市場還是說各幫的方言。因國語的普遍化，各幫人增加其社交，逐漸打破其鄉土觀念，比較容易團結。殖民地政府對於華僑以宗教社團，通常准許立案，對於含政治性的社團則否。檳榔華僑教育會，至今尚未蒙批准（星加坡同）。檳榔中國領事館，曾一度提議舉行華僑學校的會考，以資提高教育程度。殖民地政府當即警告，凡加入會考的學校，政府津貼即予取消。因此會考不得實現。僑民的兒女因受英國化的教育，忠於殖民地政府，對於祖國甚淡漠。第一次歐戰時，僑民爭向英國捐款並競買印花。某年雙十節我國實業部部長來遊，檳城的中國遷民舉行歡迎會，僑民不參加。」

檳榔書報社成立於我國革命前三年，以宣傳革命爲宗旨。成立後兩年孫中山先生即發起光華日報，此報富於革命思想及活運，黃花崗烈士之一，即爲該報的一位秘書。檳城新報於一八九六年創辦，那時無須向殖民地政府請領執照。

當一九三一年時，光華日報因提倡抗日活動，被殖民地政府停刊三個月。自瀋陽事變以來，報館言論比較自由些。在此以前，有某華人因賣日貨曾被僑胞毆打，此事曾在光華日報登出，但即受政府警告。濟南慘案發生時，檳城有些中文報紙，不能討論該案的內容，亦不能討論上海五州案的內容。但自瀋陽事變以後，當地政府比較寬容些。

檳城新聞記者的英文程度不高，往往一個英文電報，有幾種不同的翻譯。統計數字亦有時失實。外勤記者的薪金亦不高，每月自星幣四十元至一百元不等。

自民元至民十九，檳城無領事，由僑民領袖戴欣然之子充名譽領事。由民十九以後增設領事，但無僑民顧問。此地的領事館和他處一樣，只可管理中國的遷民，無權管理當地生長的僑民，因僑民是英國籍民。

五三一四三四

某君潮安人，在星八年，在檳二十八年，經營樹膠。當一九二五至二七年時，膠價特高，一九二八年因不景氣的來臨，國際協定限制膠與錫的產量，藉以維持膠與錫的生產與運銷，近年漸有起色，一九三四年的一般物價，比一九二八年時約增百分之二十。米價不增，蔬菜約增百分之二十。國貨運南洋時，因匯費增加，提高商品的價格，因此難以推銷。當一九一五年時，國貨運入者以食品爲多，用品不多，目前兩種幾相等。自一九二三年以來，工人由國內來者減少，由印度來者加多，馬來工人亦漸增。

在一九三二年，膠工每日工資星幣四角，飯食自理。次年增至六角，又次年增至八角，最高者每人每日一元六角。

五十年以前，僑民以工人爲多，近三十年來小商人漸增。學校與報館的設立，是近二三十年的事。

與僑民女子結婚者生活較高，由國內帶眷者生活較低。工人結婚不多，僑民的十分之一在檳結婚，餘則返國結婚；婚後眷屬留鄉，本人來此作工，從有積蓄，即經營小本生意。

在檳的華女，普通俱無工作：富家女子入校讀書，出門必坐車。三十年前富家女子習英文，貧女在家幫忙，近亦入校讀書。三十年以前，僑民不知中國，不自認爲中國人；我們如果要讓僑民領會中國文化，必須勸他們讀中史與中地。從前有許多僑民，即使在家亦講馬來話，近來漸學國語或英文。

僑民中廣東人返國者較多，閩人返國者不過十分之一。僑民的資產儲在檳城，把財產或款項匯回國內者百不得一。粵較富，謀生較易；如工人在檳無工作，可回粵去找。閩多山，較貧瘠，因此閩人不願返國。鄭成功失敗後，大批閩南人來此；太平天國亂後，來此者亦不少。閩南粵東人，因賭或罪不容於鄉，潛逃來此者人數亦多。嘉應州（今梅縣元屬）地瘠民貧，來檳謀生者年年俱有。

僑民富有的人家，普通僅傳二代，很少傳至三代及以上者。謝春生，梁飛，戴欣然（客幫的富翁）的子弟，沒有一個是大學畢業生。這些人家，如果父親有錢，兒女便要過安閒的生活，不願讀書吃苦；如果父親是苦出身，自己往往輕視學問，亦不規勸兒女入學。

舊曆新年，到處砲竹聲震耳，政府並不禁止。有一次我和一位英國紳士相談，該紳士贊成維持舊習慣，還可反映殖民地的一貫政策，因殖民地政府對於被統治民族的宗教及生活習慣，大體不加干涉，以爲如此可以避免衝突，至少減少引起反感的可能。

黑水村（Syer Itan）某華僑家於舊曆除夕祭祖時，因放爆竹失火，自晨一時二十分起，延燒八十家。白水村（Syer Puteh）某家亦於祭祀時失火，自元旦晨三時起，延燒三十五家。檳城僑民丘善佑，以額外立法委員的資格，在立法院提此二案，請求政府救濟。

檳榔有勢力的秘密結社稱義興與建德，如國內青紅幫之類。龍山堂爲建德會的大本營，常與馬來人明爭暗鬥，八十年前勢力遍檳城。義興初改名爲乾坤會，後名三點會，目前勢力不大。三點會無種族的偏見，除華僑外，馬來人與印度人供爲自由入會。馬來人呼印度人爲 Arigiria，因此中國人亦稱印度人爲吉寧人。

據林濟淵氏（立法院額外委員）所談，檳城的婚姻舊儀式，近已逐漸廢除，其主因如下：（一）僑民兒女入政府學校者佔多數，他們已受英國人的影響。（二）中國的現代思想，漸由祖國傳來，馬來亞的少年逐漸採做；且華僑學校亦大致提倡新式婚姻。因上述數種原因，個人主義逐漸抬頭，習慣式的家庭制度，已難維持其原有的勢力。老年人的遺囑雖往往仍舊期望兒女們住在一處，過他們共同的生活，和他們自己在少年時一樣，但此種願望大致不能實現。有些兒輩於成婚後在「家祠」作短期的居住，已算是孝順的了。林氏在立法院會提倡採用一夫一妻制，說明華僑願意採用者，不必因此而受洗禮爲耶教教徒。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婚姻顧問委員會會有深切的研究，並即行報告。

一九〇二年時馬來亞通過兒童強迫入學條例。年屆學齡的兒女如不入學，其父母要受罰。此種法律自一九〇八年起在海峽殖民地生效，自一九一九年起，在馬來亞全部生效。以現狀言，凡離住戶一哩半的半徑以內者即有政府學校，凡兒女可以無費入學。首四年習馬來語，其後習英文（此

補習班同，在錫蘭兒女初入學習土語凡四年，其後習英文。）

遷民的兒女，大致先入華僑學校習中文，然後入政府學校學英文，學英文的自納學費。在海峽殖民地遷民的兒女每九人中有一人在政府學校；但政府津貼華僑學校的總額，每年僅星幣四萬元，津貼政府學校，每年約六十萬元，後者大致爲講授馬來語之用。

檳城華僑學校八十三校之中，受政府津貼者僅三校。麗澤初小有男女生一千四百人，每年得津貼八千元。鍾靈小學有學生六百五十人，亦有政府津貼。

有些華僑學校由會館維持，有些由富有的僑商捐款維持，有些依賴學費，但大體說來，對於經費俱無可靠的把握。此外華僑學校，對於下列問題，亦應通盤籌算，謀適當的解決：（一）教育的目標（二）師資（三）校舍（四）生活（五）教授法（六）教材。

瓊有女子從前到檳榔者甚少，因本地習慣不贊成女子離家遠行，近年來人數漸增。海南人寄款回家者因此較多，發財者往往回家造新屋，其所用木料大概由南洋用帆船運回。海南人死後，葬屍回鄉下葬，俗稱「落葉歸根」海南人喜歡送兒女回國入學，藉以吸收中國文化，一般的僑民不返國，因此對於中國無感情。我國應設法向南洋介紹國產電影及各種國貨，以資提起遷民及僑民對於祖國的興趣。

檳榔鍾靈小學民五成立，鍾靈中學民十一成立。殖民地政府每年津貼小學二千元，甲等學生每年津貼十元，乙等學生五元。華僑學生某有一次作文因與國事有關，被殖民地教育局查出，被送出境。華僑學校，每生每月大致出學費一元，如入政府學校，往往須出三元。畢業生常常回國或往歐洲留學，餘留本地充小學教員或經商。

民前七年康有爲氏游檳城，不久卽成立師範學校。富紳張弼士接受勸告，創立中華學校，以私產爲校址，獲得「南洋辦學大臣」之美名。並鼓勵華人返國求學，大多數入暨南學校（民國六年黃炎培氏遊檳城，返國時貢獻民氏與之俱行，籌設暨南大學）。

一般人對於華僑，有時加以外號，普通「南洋伯」與「金山丁」對稱，前者含有原臉簡單的意思，後者含有嚴肅的意思。

漳州府海縣石塘謝氏亦檳有祠堂，稱寶樹世德堂，有碑云：「平王東遷，封其舅申伯於謝，後卽以爲氏，先祖東山仕晉，名高一世，功及百年。當日子孫，仕宦不絕，冠蓋雲望。時人遂有增前玉樹之譽，此寶樹所由名也。石塘謝氏，世居漳郡海邑三都地方，派出自澄城西門外鹿園里，繼繼起，人丁日盛，衆爲望海望族；祖廟之建，由來舊矣。然如境狹人稠，衣食不充，間有謀食遠方，以致寄留異國地名檳城者積有歲年……」此祠同治十二年重修，一九三四年又修。祠堂內有同治五年一匾曰鑑水策勳（祀大伯公）及爾既顯崇（祀二位將候卽謝安謝石俗稱東山公）。正堂有匾曰輔賞忠唐亦同治五年立。有聯曰「晉紀奇勳，風流江左，開藩文武裝國典；唐昭忠勇，節赴睢陽，英雄烈錫桐鍚。」

檳榔丘氏龍山堂內有匾曰當代奇勳，祠名正順宮，與漳州海澄縣新安鄉丘氏祠堂（詒穀堂）同名，並亦祀大使爺。所稱大使爺亦指謝安與謝石，與石塘謝氏所奉者相同。這些原是閩南鄉間的英雄崇拜，其所奉的神未必與其族有若何關係。據咸豐元年碑，述其原委如下：「龍山堂丘氏，原出於泉郡蘭山曾氏。譜載家乘，取以名堂，不忘本也。且別有丘氏者，其出龍山，指龍山堂。海澄新江之丘者，雖不齒其出輸費，而歲時祭享，有事於堂，醵飲指爲親親誼也。堂之中奉大使爺香火，蓋新江本有祀，而原地亦多敍神庥。所以出資成堂者，新江原皆有本社衆公業因而謀之，不別捐題也，凡族之神稱變會，以及新婚諸事，概於是堂。以序尊幼，敦敬讓，修和睦，蓋是堂之關於風化非小也。……」

據說丘氏始祖名遷榮，至今已傳四十七世，第一代以堂字爲排行，第二十代用思字，第四十七代用燕字。閩南有許多氏族，據說自中原遷出，晉初尤多。實際是否如此待考。祠內有一匾，光緒三十二年立，述六點如下（一）正名稱，以龍山堂爲名。（二）詳沿革，疏道閩由新江到檳榔者百餘人，醵金五百圓，於咸豐辛亥年立堂，光緒甲申重修，旋被燬。壬寅年又修，四年竣事，費十餘萬元。（三）明祀典，舊有大使爺，實與謝氏所共祀者。祠分三龕卽正順宮，福德祠及詒穀堂。（四）備形勝。（五

）通稱俗。（六）重繼述。祠內有集議所，凡歷史及其他事實均於此記之。此外又設饑饉所，自治社及戲台。祠前大門內外有石刻，石柱，石獅，俱由閩南運來。祠屋頂有磁刻人物與獸，亦如新江正順宮所見者然。祠的布置，中為正順宮，右為福德祠，左為詒穀堂。

漳州海澄縣霞陽鄉，稱海，與新安鄉為鄰。霞陽人遷往馬來亞者（特『檳城』）近一百年來人數僅次於新安。霞陽楊氏在檳城立植德堂，其內有匾曰『知堂』，內進為應元宮，奉祀保生大帝使頭公祖，光緒庚子年（一九〇〇）有碑紀其事曰「道光時楊德攜有使頭公神像香火，朝夕祀焉。迨閱時既久，人族繁多，生齒暢茂。僉曰非神靈所護之力不及此，乃祀使頭公，並設立公司以為奉祀族人之所。夫使頭公何神？我霞陽應元宮內敬奉之神也。……故凡公司創置產業，及周年供費，出入銀項皆有。公舉內外總理既諸家長以董之，上下不紊，紀綱罔亂………」

植德堂內另有一匾曰「我族之光」這是褒獎楊氏十八世孫章安者。章安曾於民國二十年榮任當地太平局紳士及工部局議員之職。此舉甚為族中所誇耀，故於祠中立匾，匾旁並題有英文，其詞曰：

Mr. Yeoh Cheang Aun

Justice Z uir Peace and

Municipal Conemissioneer

讀者所應注意之點之一即楊字的發音，幾乎讀成條約之約（普通音），或用注音字母（ㄩㄝ）足見閩南方言之複雜。依照我的旅行經驗，閩南與粵東，有些地區對於中文的發音，夫普通音最遠，且舉黃字為例。此字在潮安讀成ng 或注音字母（ㄥ）在閩南或讀成魏，Wei或注音字母（ㄨㄟ）或讀成Bong 成注意字母（ㄅㄨㄥ）。

檳榔海珠嶼有大伯公廟，嘉應州人與閩南人奉祀之。廟內有正匾曰福德正神。相傳當馬來亞正在開闢之時，有一年遇到厲害的瘟疫，華僑死者甚衆。僑民中有三人獨保持生命，僉以為出於神所庇護。此三人者當時及後代尊稱為開山伯（意即開山祖師）。一為張某，永定人，以教書為業。一為丘[illegible]兆，大埔人，以打鐵為業。一為馬福春，永定人，以燒炭為業。（客人或免於疫，客人信以為神，其後客人立廟祀之。每年農陰曆二月十五日大伯公神必出遊，祀之者以客人為多，閩南人則以正月十五日為大伯公神出遊之期。民國十年時，檳城海珠嶼立紀念碑，其文云：「南洋信佛，間稱三寶大神，或云三寶即明太監鄭和也。南洋信神，祭寄太伯公。墓碑一張丁丘一馬，姓而不名，統稱之曰大伯公而已。我僑稽之五應人，崇敬大伯公，特為立廟百餘年，祀之惟謹………」

檳榔近海處有山，華人名之曰白鶴山，自平地至山頂有電車，彷彿甚香港的山頂電車。半山門有佛廟曰極樂寺，香火最盛。由鼓山湧泉寺方丈開山，本寺住持妙蓮與僑紳張振勳等建立，時在光緒十五年。前香港總督金文泰氏題匾曰慈心如海。民國十四年盧鐵冰氏題匾曰佛日增輝。正殿有匾曰貝相全新。萬佛寶塔上塑有暹羅佛像，並懸暹皇照相。廟內有放生池，大龜成羣。據說最老的烏龜壽逾二百年。池邊石壁上有暹羅文字曰勿忘祖國（光緒二十九年）。

由極樂寺上山，往檳林深處宦去，不遠即到清雲岩，有蛇廟祀清水祖師，俗稱蛇神。廟內有青蛇數千，大小不一。據云白晝不食，夜食鷄蛋。有銅鐘係光緒丙戌年製。廟內有一匾曰「修道岩山，一旦化身成佛，分燈嶼島，萬家生佛尊師。」

僑紳林汶河，在星加坡為第二代，已住四十五年，會在Raffles Institute 畢業，當時每人每月付學費星幣五角，現時增至三元。此外政府對於每人又津貼三元，此校注重英文及普通科目，僑民領袖多半為該校畢業生。凡天資聰穎及家境充裕者往往赴英留學，否則自該校畢業後，即在政府服務或經商。

海峽殖民地政府，對於教育經費近年來漸有增加。除新屋建築費外，每年所出經常費（星幣）如下：

一九二九	二，八三五，八四一圓
一九三〇	三，〇三四，三七〇圓
一九三一	三，四九二，〇四八圓
一九三二	三，六四三，九三一圓

殖民地政府議員二十七人，外加額外議員十一人。此十三人中僑民佔三人（一九二〇年以前僅一人），星加坡馬六甲及檳榔各佔一人。市政議有額外議員二十五人，內有華人六名（包括商會代表二人，遷民或僑民俱可充任）。僑民常被政府聘為顧問委員會委員，大致為名譽職；其在政府服務者普通為低級職員。遷民充名譽職者較少，至於有給職，雖低級職員亦稀罕僅有。

新嘉坡對於遷民及僑民最有利益者為關於公衆衛生，公共遊戲場及預防住宅的擁擠等。例如關於衛生一項，遷民或僑民尚有不少人相信舊式醫生及藥品，一般藥鋪及有些寺廟尚賣舊藥。患病者到病危時才請教西醫，往往已不可補救。華人所患的普通疾病為肺病，痢疾，瘧疾，斑疹傷寒等。

星洲地產的一半，據說屬於遷民及僑民。英國人往往寄款回倫敦購買股票，富有的華人不能匯款至國內，因國內近來多紛亂，治安不佳；因此他們就在馬來亞置地產，很體面的英國人，常常是華人的房客。但因此殷富的華人也就負擔起了捐稅的重任，據說馬來亞的房捐，世界上鮮有倫比。房捐通常等於房價的百分之二十四，內有百分之二是教育捐。在表面視之，法律是平等的，不論何人總得遵守的；實際吃虧者是華人，英人很巧妙的逃了納稅的經濟責任。

陳嘉庚先生快婿李光前氏，於清華第一次招考時投考並錄取，但未入學，目下在星經營樹膠銀行及出入口等業。據其調查，馬來亞的華人，大多數為小商人，百分之九十的零售商，係在掌握之中。以歷史言，華工本可自由入口，近來馬來亞始有取締的法律；有些華僑對於這種法律認為含有政治意味；特別自我國革命以來，華人有時在星加坡舉行各種會議如關於宣傳革命或提倡華僑學校等。

馬來亞華人近來抵制日貨，一方面是愛國心的表現，另一方面受經濟的損失；因於此日商乘機雇用日籍小商人作中間人或設法與馬來人直接交易。

僑民與遷民在最初曾被殖民地政府一視同仁。近來在待遇上略有區別：僑民得在政府充低級職員，遷民則否。

遷民與僑民，以前曾將鉅款捐贈國內團體。這些捐款，有幾次未作計劃正當的用途。馬來亞的華人，對此表示不滿；因此近年來國人到此籌款或捐款者，往往不受歡迎。

小規模的商業權，操於遷民之手者較多，操於僑民之手者較少，因後者對於馬來亞的政治，比較發生親切的興趣。

僑民領袖陳嘉庚先生，四十四年以前由閩南集美來星加坡。三十年以前本人被閩南舉為總理，籌設道南學校。當時在星同鄉中，僅兩人有充當教員的資格，但因兩人俱經商，不能任教。閩南籍在星人數最多，而師資缺乏如此，只得設法向上海請教員。本人對於此事，受極深刻的刺激，認為將來商業發展之後，必定提倡教育，因為振興工商業的主要目標在報國，但報國的關鍵實在發展教育，否則實業家與商人，只知維利是圖，難發私而忘公。嘉庚先生以後便有「教育救國」的口號。本人在民元興辦集美小學，擬請教員四人，但本地亦苦無適當人才。自一九一四以後，本人在星洲的生意逐漸發展，即以贏餘的一部，在福建家鄉，創辦集美師範，以資造就師資。以後二十年間，該師範的畢業生及肄業生，在閩粵華僑社區及南洋充當教員者約在三千人以上。

星加坡華僑中學民八成立，當時已援用教育條例，禁止三民主義的宣傳，並禁止在校內懸掛國民黨黨旗。學校與教員均須向殖民地政府註冊，教科書亦須受檢查。據當時的情形，凡成績優良經濟困難的學校，可向政府請求津貼。但接受津貼的學校，被檢查更嚴。自金文泰氏任馬來亞總督以來，華僑學校可得津貼者約佔總數百分之五。近來新設的學校有檳城中學，且南洋中學亦增女中部份。

陳氏於集美舉辦六校，並獨自擔負經濟的責任。自幼稚園至中學俱有，六校相距不出三華里，凡集美及其鄰近二村的少年男女俱可入學；但三村總人口僅有二千五百人，所以依教育的勢力來說，不如把這些學校設立在人口衆多的區域，更於地方有益。此外陳氏尙創辦廈門大學，並擔負各項經費。依他的主張，廈大應與其他大學不同，應特別注意下列三點：（一）對於自然科學的設備務求充實。（二）對於海產的研究務能努力。（

三乙對於海防的管理務求格外得宜。內中對於海南部份，他認爲負有特殊的責任，早已成爲他興辦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集美的六校，共一即專以發展海產爲職務。

英國人的輿論與殖民地政府，俱不贊成遷民及僑民（尤其後者）將大宗款項匯回中國。他們對於陳氏在家鄉興學，當然表示不滿；但根據許多英國人和我的談話，從未責備陳氏。只有一個英國人，透露過一句話：他認爲陳氏企業的失敗，匯回大宗款項來辦理學校，是主因之一；他說這是陳氏自尋苦惱。

在我國革命以前，南洋的華僑很少有愛國心的表示，因一般人是未受教育者。當時星加坡的中文報紙，亦未嘗提倡愛國心。陳氏自認在二十歲時尚不知愛國心爲何物。星加坡的華僑學校，除講授四書五經以外，並不主張喚起華僑對於祖國應該發生何等關係。共和以後，情形大變，因國民黨（革命黨人以前依賴同盟會）廣泛宣傳，激發一般華僑對於祖國的愛國心。所以殖民地政府頒布教育條例及其他有關法律，以限制並取締華人的政治活動。

革命前的政府學校，造不出有什麼高大的教育目標，一般的學校，只盼望畢業生在政府充書記或打字員或在商店當店員。近來因美法主辦的教會學校漸多，政府學校亦約略提高教育程度，華僑學校亦給予政府學校相當的刺激。星洲各中學不注重理化，歷史及地理等課。近來的新趨勢，是各小學內俱注重馬來語與馬來文。有許多華僑，認此種教育爲奴化教育。

金文泰氏以教育政策，很公開的注重馬來亞語文。在政府學校裏，馬來語是無資教授的，學生願習英文者須收學費。此種政策頗遭輿論的指責，演成促成他去職的一個主因。僑民類外立法委員林清淵氏即因反對前述政策而辭職。新任總督，似有變更教育政策的模樣。

自民元以來，華人的迷信逐漸減少，但盂蘭會及迎神賽會尚有，特別是在檳榔及馬六甲。華僑婦女喜歡燒香，祭祖的習俗比較普遍。華僑學生員富打破迷信，但他們的行動，在社會裏尚無多大勢力。

華人的服式簡單，貧窮者大半馬來化，男子關於上身往往一絲不掛，下身紗籠。女子上身披短衣，下身穿沙籠。據說民元以前，星洲華人區域，[illegible]存於[illegible]間中。這句話雖形容太過，但亦局部反映當日的社會概況。

三十餘年前星洲橡皮的生產尚未發達，大部份係由荷屬運入，星洲商人不過代爲經營出口而已。

山東濟南慘案發生時，星加坡怡和軒（革命黨人俱樂部）籌款援濟，計得星幣一百萬圓，此舉使荷屬的華僑大爲興奮。民元福建保安捐，以陳氏爲會長，得星幣二十萬圓，其後有廣東救濟捐亦得星幣二十萬圓。

日本所出樹膠貨品，大量傾銷於馬來亞，陳氏認爲是使他商業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

華人所以能夠開闢馬來亞，實因土人無志氣，又缺乏體力。馬來亞土人，藉一個人的勞力，沒有能夠開墾一百畝的膠園者。最懶惰的華工，可以四倍於此。此外烟草工人中土人亦佔極少部份，因烟草的根甚深，土人的體力小，不能開掘。

民元以前，星埠華人纏足者甚多，近漸廢除。僑民婦女，前用馬來裝束，近亦穿旗袍，俗稱上海裝。馬六甲僑民前說馬來話，近亦漸採用中國話。

同盟會在星舊有俱樂部曰晚晴園，出入其門者有孫中山，張永福，陳楚楠，林義順，許子麟等。同時有星洲書報社，同德書報社等，竭力宣傳並鼓吹革命。最盛時，星洲有同盟會會員約一百人。

鄭蓮德任星埠和豐銀行經理兼營油及肥皂，在僑民中佔有相當的經濟勢力，據云星洲市政府所頒布的公衆衛生各條例，可以作爲整頓我國市政的模範，因可改善個人生活及增加社會福利。

星市人力車夫有馬來人及潮州人。凡遷民初入口者謂之新客，無錢者爲人力車夫，每日付車捐自三角至五角不等，車主對於每車，每年付車捐五十元，苦力每人肩荷的重量，依定章不得超過一百八十磅。

鴉片吸食者以血汗工人居多數，約佔有癮者總數百分之八十。粗工因操勞過度，藉鴉片的麻醉來忘卻其辛苦。海峽殖民地的每年總收入爲星幣三一，六七九，〇〇〇圓，內中鴉片專賣的收入，佔相當大的成份。近年

來歸已較前大減，但其額尚不容輕視，即在一九三三年尚達幣七、〇〇〇、〇〇〇圓，在一九三四年為七、七〇〇、〇〇〇圓，在一九三五年為八、四〇〇、〇〇〇圓。自一九〇七年以後，鴉片作為政府的專賣品，鴉片烟收入最多的年份，佔海峽殖民地總稅收的一半。

中國遷民的多數，為橡皮園及錫鑛工人。不自由勞動制早已取消，工人的待遇近年已逐漸改良。工人賠償律亦已實行一年，但該律對於無費給予醫藥一點，並無明文的規定。

馬來亞僑民有兩重國籍。英人因此不信任。海外有許多區域的中國僑民俱有兩重國籍，這於他們是不利的，因僑民的身家財產全在居留國；假如居留國不信任他們，對於他們是斷然有害的。

據移民官Purcell氏的估計，僑民佔馬來亞中國人總數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為遷民。遷民的定額，在一九三四年為四千人。此外在馬來亞入口者，每年尚有特許工人兩千。此種工人由雇主在中國領特許證招募。特許工人的僱傭條件，於入口時由華民政務司或其代表解釋，自願者領特許入口。至一九三四年為止，馬來亞的遷民，回國者甚少。在此年以後，每年回國的人數，大致超過於入口的人數，其主因是在不景氣以後，在馬來亞不易找到適當的工作機會。

華僑學校，約有學生五千人，其中比較新式的學校，約有學生六百人。兩種學校的學生，大多數為遷民的兒女。

華民政務司的主要職務，在保護遷民與僑民，其他凡涉關於中國人的事務，他實一手包辦。因為他擁有大權，有些華人加他一個可怕的外號，叫做「大王」。華民政務司往往能說廣東話或福建話，常僱閩粵人為僱員，其助手及翻譯往往有閩粵人。

僑民領袖黃兆經，星洲商會會員，柔佛國務院委員。以為僑民的守舊性高於遷民，他們的教育亦較遜於遷民。華僑學校的成績，大致較政府學校為劣，得政府津貼者大多數為女校。

僑民當中，有些人於經濟狀況改善之後，原來想回祖國，可惜祖國不能保護他們。依現狀言，僑民大半是要長住馬來亞的。

殖民地政府，似乎有意把中國人分成兩個部份，即遷民與僑民。政府對於僑民盼望他們抱有馬來亞的觀點。

馬來亞的六妾婦案，曾上訴於Privy Council，裁斷為中國人沒有重婚罪。按中國舊習，丈夫死後，妻與妾及其兒女俱可分割財產。對於此事，馬來亞的老年華僑（遷民與僑民）大致默認，但少年人因贊成一夫一妻制而表示反對。遷民至今尚是公開納妾，僑民雖亦間有納妾者，但不公開。

中國為鼓勵國貨的出口，應以取消出口稅為第一急務。近年運來南洋的國貨，其實價值俱逐漸減少，對於華僑的經濟勢力，恐有下降趨勢。

誰話：外國的月亮比中國亮呢？

外國的蠟燭，眞要拜倒下風了！

壽翁牌蠟燭

勝過僧牌
壓倒雜牌

不惜工本用最上等原料精製
而售價祇有僧帽牌三分之一！

西南化學工業廠出品

辦事處：林森路下[illegible]巷十五號

特點：
火焰特高；
光亮特足；
過熱不落；
過風不滅；
不爆不流；
各種色彩俱備
可作喜慶之用

台灣番人種類及其習俗

陳兆仁

一

台灣是位於我國閩粵東南海中的一個大島，一邊濱臨着渺茫無際的太平洋，一邊緊靠着台灣海峽，像一張芭蕉葉伏在海上，又像一個紡錘，挂在海中，又有人說它南北很長，東西狹而曲，形如新月，也有人說它像一條大魚，尾南而首北，直貫境內的千里山脈，形若魚脊，諸說雖各不相同，但都很相近，可見台灣之名，出於鯨形，那是毫無疑義的，島上氣候炎熱，草木豐茂，山明水秀，風光優美，再加之那藍寶石一般的天，和那環繞着的藍寶石一般的海，真是個美麗的地方，毋怪乎西人稱它為福爾摩沙Forwosa，世界上一個美麗的海島。

台灣的居民，概括的說來：可以分為土著民族，與移入民族，土著民族就是台灣最古的原始民族——土番與野番，也叫做熟番與生番，性情野蠻，不易教化，大半都住在高深的山谷中，過着原始的渾渾噩噩的生活，自從漢人逐漸東來，日本人的大量移入，番人的勢力，也漸趨衰落，可是一切風俗習慣，却始終未變，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地方，根據民國三十年的統計，台島居民大約分配如下：

漢人	五、六七三、〇〇〇人
日人	三六八、〇〇〇人
番人	一五九、〇〇〇人
其他	四八、〇〇〇人
總計	六、二四八、〇〇〇人

由上統計，可知全台人口，我漢人約占十分之九，非漢族人口約占十分之一，而番人則在非漢族人里，約占三分之一强，就數量說，固然算是不多，但戰後台灣歸本還源了，我們為了便於撫教，使他們趨向漢化，就不得不先要有一個徹底的了解，日本人對於番民的政策，是[illegible]的殲滅政策，是殘無人道的剿滅政策，一句話，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所採取的武力壓制政策，然而我們却不能忘記，台灣是我們漢人流血開闢出來的，尤其是經過鄭成功的驅除荷蘭，開闢經營，以及清朝的[illegible]經營，番漢分治，才有今日的台灣，現在台灣既已歸還祖國了，實在是有失故家人團聚的樂趣，我們更應該掃除一切隔閡，確立真摯感情，保證台灣人有着光明燦爛的前途對於獲得十五萬有餘的番人，豈能置諸例外呢？

二

這是我們已經說過的了：台灣番人可以分為熟番與生番，熟番容易教化又稱平埔族，生番又稱高砂族，性情野蠻，仍保持着原始的風習，仍舊隱居於高山深谷中，過着固有的原始生活，不過這些番人一切風俗，語言，體質，多與馬來人相類似，那黃褐色的皮膚，那凸出的顴骨，以及大而高的鼻，和那不靈活的眼睛，也都和馬來人差不多，可是在血統上，又雜有東亞各種族的混血，最初大批是由荷印和斐列賓渡海而來，藉東南季風與洋流之助力，流至台灣，經過相當時期，才形成這種種族，現在台島這些番人詳細分析，又可分為下列七種：

一、太野兒族Taiyol　又稱北番，這是番人中最野蠻最兇狠的一種，如同家族制度一樣，以血統中之最長大者為領袖，對於同族番人，尚無仇恨觀念，對於其他人種，却以殺戮為快事，尤其是自槍械傳入之後，更持槍如命，其他武器，通用者為腰刀，弓箭，標槍，矛盾，布囊袋，和毒矢等，也有以獸皮魚皮及由剝木而織成的甲冑，以防護身體，此種番人計有番社二百餘，約有三萬五千人左右，大多數居於海拔八百尺至五千尺高山之間，分佈於台北沿中央山脈及花蓮港附近一帶。

二、保隆族　又稱高山番，這也是番人中之强悍且勇敢的一種，並且極富於團結性，又能勤勞耐苦，在番人中比較富庶，其於耕作亦喜操作，每

負重物，爬山越嶺，那是很平常的事情，也是他族所不及的地方：此種番人計有番社一〇九個，人口約二萬餘人，大多住於中部高山峻嶺，下淡水溪及台東廳方面，也間有分佈。

三、曹米族　曹米族番人性較溫馴，殺戮之風不盛，且有敬老尊長的美德，這是番人中所僅見的事情，因此也就以歷史上有門第的人，充任領袖，相傳在滿清嘉慶初年，有吳鳳者，前往治番，相處甚為親密，只是對於馘首之風，無法開導改正，最後竟以身殉，這才使番民大為感動，從此不再殺伐了，可見對於番人如施以文教感格之力，並不是沒有效果，現此種番人，計有番社三〇一個，人口約三千餘人，大多分佈於阿里山森林區里。

四、培旺族　又名內番，這是一種封建式組織的番人，其酋長權力很大，並且是世襲制，一切番社的所有權，都屬於酋長，所有番民，亦好像臣僕一樣，任其役使，毫不反抗，這種番人計有番社一七三個，人口約三萬二千，大多分佈於南部山中尤以高雄州的恆春一帶，為其集中的地方。

五、阿米族　又稱東番，比較進化，性溫良，沒有馘首的風習，是番人中最文明的人，因為人多分佈於東部山中，和漢人接觸的機會多，彼此且往來交易，自然易於同化，且其領袖，多由大家推選，更非吾人想像所能及，現共計有番社九十四個人口約四萬五千餘人。

六、亞米族　又稱紅頭嶼番，因為紅頭嶼小島，是他們聚居的地方，其領袖也是由公推舉，大多選社內有聲望的人擔任，又因遠居海中，番人多以捕魚為業，現有番社七個，人口約一千七百餘人。

七、酾隨之番　這種番人，漢代程度更深，不僅野性完全脫落，且語言方面，亦已學會島上的閩音，所以大半化為熟番，人口亦逐漸減少，現僅有一千四百人，皆蹴居於新竹南莊一帶。

至於番社之組織，各族雖不相同，但都有其組織，有其領袖，尤其是組織能力很堅強，並且也團結得一點也不散漫，所以迭受壓迫，還能保持到今日，確是有其必然的道理，至於各該酋長，對於本族的統治，也有簡單的信條，概之言，不外下列四端：

一、番社酋長得維持全社之安寧，並裁判一切事件。

二、番社酋長得責成各該社番民，共同擔任禦侮卸敵，以謀番社之鞏固與安全。

三、社民犯罪，如不敬長老，盜竊，或通姦等，酋長得處罰之。

四、各社的公廨，即為各該社酋長行政機關，人民訴訟，亦就此處行之。

就是這樣簡單的信條，番人也恪遵無違，所以各個番社，都很安寧，沒有變亂，只有對於外來的人種，才加以殺害，完全是一種排外心理的表現：也正因為番人具有極端的排外性，才酷愛戰鬥，各個番社的男子，壯丁與兒童的分別，極為嚴格，可是又由於番人無曆數無文字，各人自身年齡，皆不知道，所以壯丁兒童的區別，就只有根據自然的狀態，有的由番社公議，有的以能嚼檳榔者，也有以曾經殺害外人而取得其首級者為標準，凡是具備壯丁資格的人，除了要聽從酋長的役使以外，一旦全社對外發生了戰鬥，那還要服從調遣，參加戰爭，儼然是一個有組織的社會。

三

番族之生活以及其一切風俗習慣，皆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有相當關係，一方面因為番人居處，適在地形上最稱險峻的地方，高山環峙，深谷縱橫，這對於人的性格，自然很有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這些地方，土質磽瘠，不易耕種，為了生存，就不得不與自然界盡力搏鬥，所以一切番人，儘管是性情強悍，嗜好殺戮，但生活卻極其單純，那污穢的居處、那粗劣的飲食，那破爛的衣服，真不是現代所謂文明人所能想像的：茲就其居處飲食衣飾婚嫁等四項，略述如下：

一、居處：　番人多散居，很少有聚居的，居室卑隘簡陋，大多架木為椽柱，蓋以茅草，四周圍以碎土，也有疊石而成的：室中黑暗如漆，異常齷齪，毫無陳設，除藤製的臥榻以外，就別無一物，不過保隆族曹米族在屋裏，卻儲藏糧食，類若倉庫，這算是比較開化，已經懂得儲積食物的意義了：室外常加設藩籬或圍以土牆，防備他人襲擊，至於在建築居室的時候，多半藉大家力量，相互幫忙，這也足以表現其合作精神。

二、飲食　番人飲食，雖然已經進化到了熟食的程度，但還是很簡單，主要食料是番薯，玉蜀黍，粟米，以及在打獵時候所獲得的飛禽走獸，因番區盛產水菓，水菓也是主要的食品。不過比較高貴的菓品，如香蕉龍眼等，由於能够對外交易，却不輕易吃，所有食器有泥燒的，也有用木刳的，沒有筷子，多以手取，比較進步的，就用木片或骨片，又番人嗜酒如命，只能嚼米爲麴以釀酒，其他酒類，尙不會製造。

三、衣飾　番人各族男女，大多穿着衣服，及鞋履，只是在夏季里，因爲天氣炎熱，才裸露上身，而以一塊長方形的布，遮蔽着下身，所有衣服的原料，有棉織品，也有皮製品，也有以苧麻與大芭蕉葉爲製衣的原料，不過棉織品，多係來自外地，皮製品則有鹿皮羊皮，但是不論棉織品與皮製品的衣服，大半都能自己縫紉，至於鞋子，却多用草履，也有帽子，係用籐製，大而圓，有若我國農夫的斗笠，番女衣服，多仿照中國式樣，頗喜歡紅顏色，審美觀念，極爲強烈，也愛好裝飾，常以珠玉牙角，掛在襟上，或套在頸上，名曰「馬卓」，保隆族曹米族也有以鮮花編織起來，作爲頸飾的；此外各族番民，皆喜歡黥面，文身，男的在臉上刺點或刺花，或刺一條橫綫，女的却從耳邊起刺着一條交叉的綫，直達於頸額上，也有成下垂的半月式，其擔任黥文技術者，多係女子，在番人中被稱爲「美術家」，外人稱曰「黥面番」，擺旺族番人，却刺着幾個形的花紋，大野兒族曹米族又都去掉左右門牙，以爲美麗。

四婚嫁　番人婚嫁，各族均不相同，太野族有競爭之結婚，還間有共妻習慣，曹米族是掠奪式的結婚，保隆族一部份又有交換結婚，彼此子女，永遠交配，阿米族較爲進化，還有自由結婚的風俗，結婚時候，且有聘禮，不過除交換結婚者外，近親大多不能聯婚，至於婚姻制度，大半以一夫一妻制度多，只有太野族比較例外，有共妻習慣，婚娶以後，可以自由離異，但是女方要再嫁，即必須要等待男方再娶以後，否則就要處以罰錢，夫死無子，亦可以再醮，有子那就要以寡終，且禁止私通，這都算是很合理的事情，又太野兒族曹米族及擺旺族，大多數夫與數妻同居，倡行家族聯合制度，這是一種特別的地方，但這對於增強彼此的團結心，是非有關係，番族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的感情，均很篤厚，且能敬愛長老，贍養鰥寡孤獨，也確是一種美德。

四

台灣歸還中國，這纔是不久的事情，我們將來對於這些番人，又將作怎樣一種有效的措施呢？記得　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根據這種偉大的指示，我們對於番人，就不能肆力殺戮，任意壓迫，應該要不惜心力，以種種撫育政策，感化之，教育之，誘導之，並從而灌輸外界文明，那一定可能由生番進化而爲熟番，由熟番進化而爲完全漢化了。

從另一方面看：日寇對於番人的剿滅政策，實在一點也沒有效果，壓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强，在日寇統治台灣的五十年中，單是番人英勇的反抗，就不下有十餘次之多，雖然一次一次的都被日寇武力彈壓下去了，但反抗的種子。却始終沒有消滅，這也足以作爲我們將來撫番的一個借鏡；我們將來一定要以懷柔撫化政策，從教育交通以及發展產業諸方面入手，那才會有結果的；這裏，我願再伸述一下：

一，發展番人教育　就是在番區內，普遍興辦學校，包括成人補習學校，初等學校，與國語練習學校等，授以一切應用知識，諸如耕作技藝以及國語等，番人有智識，有文化，那野蠻兇暴的性情，就會一變而爲溫良馴順了。

二、開闢番區交通　因爲番區，都是深山峻嶺，外人無法踏入之處，如果開闢道路，發達交通，使番區與各大都市，能够暢行無阻，往來頻繁，番人就易於接觸外界文明，時日既久，自然會受影響，漸趨漢化的。

三、經營番區產業　番區雖多屬山地，但殖林木，植菓樹，以及飼養牲畜，開掘礦產，這都是可以經營的，尤其是教導番人開墾荒地，從事農牧，極爲重要，一面使番人生活可以改善，一面又可使番人易於接近外人，自然也可以改變其固有的性格的。

不論如何，對於番民，如果能教化有方，處理得當，較之千萬雄兵的討伐，那總要收效得多，何況[illegible]　中山先生所遺留給我們的明示呢！

戰後的空中旅行

谷 鑑 譯
Ira Henry Freeman 原著

航空工業的進步，使紐約倫敦間的旅行，只需十二小時的時間和每哩五分美金的旅費。

當晚間八點的一班飛機最後一次催客時，你恰好在機場的餐廳吃罷晚餐。到倫敦的快機來了，你走到那擁擠喧嘩的管理大樓，你想起得四十五秒鐘有一架運輸機飛離或或降落這個大機場。

你所搭的四引擎，雙層飛機比陸軍在戰時用的運輸機大得多，約需十二個機員來管理操縱，乘客在一百人左右——有些坐在日間座位上，其餘的在臥室，空中有鐵路花車式的臥鋪。

飛機升離二哩長的跑道後，你因沒有一點兒震動機噪聲而感覺驚訝。你攔住一位伶俐的女招待員問她飛機有多高。她告訴你二萬呎啦。然而你既不耳鳴目眩，呼吸也不困難，行動更是自如。她告訴你這是壓力座艙。在二萬呎高空，機中壓力和八千呎處的大氣壓力一樣，在八千呎時，和海平面一樣。

時間也不難打發，你發覺了一個隨同旅行的小女孩，你就給她買些酒在下層的休息室喝，午夜時分飛機在紐芬蘭的色特伍德停留加油。然後你在歐絲絨的躺椅上睡去，飛機則以每小時三百哩的速率西飛。

你在亞間溫度的高空，耀眼的太陽光很早就喚醒你了。擁擠的盥洗室使你憶起鐵路上的花車。隨後，當你進食招待員送來的早餐時，飛機在佛尼斯稍作勾留，接着的一個半鐘頭，就見密密的森林中露出建築物；公路網的如帶似的路面。有些人說當烟霧濃霧的深處，就是倫敦了。

當你在京羅敦下機車進倫敦城時，你恰好離開紐約十二小時，雖然時間上的差別使英國現在是下午一點半鐘，你兩星期的假期祇有半天是花在旅行上的。票價是一百四十八元美金，來回雙程票是二百六十六元。

紐約到巴黎的情形差不多——祇差多四十五分鐘的時間及四元美金的票價。

這並不是爲哲國的對下一代的憧憬。這是美國航空工業和有關各界爲戰後準備的空中交通的縮影——可能就落在一九四六年，祇要政府允許便行，倒不管日本那時候是否已被解決。

橫渡海洋和大陸的巨型飛機早就設計竣事了。製造商們堅稱如政府認爲可以供給材料，他們可以在夏季將第一批新機出貨。

比現在任何機場更大的機場已在紐約動工建造。長距離旅客表已經請聯邦政府批准，所擬價目比戰前輪船價目貴不了多少。

空運事業的發展像許多其他的事物一樣，受到了戰爭的障礙也受到了幫助。在戰前，美國國內航線有運輸機三百五十八架，十八家公司競爭於三萬一千哩的定期航線上。國外航線祇有一家美國公司，即世界最大的泛美航空公司。

在戰爭期間，空運司令部完成了差不多廿一萬五千哩佈滿全球的航線網。現在，不過是橫渡大西洋的民航事業發軔後的第四年，空運司令部終年每點鐘有飛機在北大西洋對飛。海軍空運處，規模較小，但自珍珠港事件以來在美國的航空發展上亦有貢獻。

自然，三年戰爭所獲的經驗使航空站照明，氣候預測，無線電涉及電達與經航行等方面都有進步，所有這些都應在戰後應用，使夜間飛行及盲目惡劣氣候飛行更爲安全。至於速率，航空工業界領袖們宣稱：從任何地方的機場飛至地球上其他地點，沒有需六十小時以上的。

事實上，戰後航空事業的經濟政治問題比純技術問題難解決得多。這是在最近的芝加哥國際民航會議上提出來的，會議有五十二國參加，討論管理全球非軍事性空中交通的最好和最公平的方法。美國的意見是：運貨，航線及時間各處都應以國家間的公開競爭來決定。有些歐洲國家的代表，尤其是英國代表們，表示懼怕美國在航空方面的優勢將使其他國家不能克服。這些代表提議戰後的航空事業國地劃分，使所有的競爭者都穩有份兒。不論最後的解決辦法如何，很明顯的沒有一個國家想看到戰後的航空事業發展到使人戕害的程度，成爲各友好國間的磨擦的起因。

加拿大的旅游事業

周尙

一個朋友從加拿大寄給我一信，信箋上端畫着一幅紅色米字旗底的國旗，大號字寫着「有自由始有力量！」下邊複有小字錄一段話：

「加拿大自治領，乃自由人類之文明力量所建成，彼等歷經危難，從新大陸上創立一種生活方式俾各人和平相處，加拿大今日無數之子女與其工業產品正在渡重洋，協助盟友爭取人類自由。」

接到這信時適巧本刊主編來索稿，於是便想起這個題目。我是研究衞生教育的人，故不免三句不離本行，我覺得乎自亦由旅行中窺幾分提倡國民健康的意味。

為戶外娛樂而旅行，為健康而旅行，今在文明國家全體人民所接受，我國古時聖賢也都帶有這種意味，不論科舉獲足，平時，荒年，內戰，與旅遊甚相[illegible]我們深閉入室內，拋棄了「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的古訓，而遵從了「出門一里不如家裏」的惡習。現在[illegible]佩服歐美朋友，他們卻看古風，或染到些洋氣，隨高興作遠足旅行的舉動。他們一遇假日即發「旅行迷」，抓住空閒成群結隊的享受戶外生活，現代青年也許早已懂得戶外旅行的價值，為新鮮空氣和日光是健康的必要條件，在都市環境中又能得到心理衞生。住居鬧市，人烟稠密，[illegible]，終日的生活，侷促的辦公室，這個是人造的，一旦外出，接觸大自然，爬山，泛舟，看雲，聽泉，不是換了一個世界，另外做了一個人。簡直無處不是天堂無處不是樂園。

[illegible]在美國說，談到他們醫藥衞生的進步，天上地下水中的交通發達，差不多每一家庭在一年五十二個星期中至少要找一星期作戶外活動，[illegible]生活。美國每個家庭的預算，總要把一個星期的旅行經費當作經常一大開支。全美國企業調查總額指出旅行一事佔着最大企業的第三位。

沈思着抽象已令人驚奇了。請聽真實的事實吧。全國千萬人在快樂的[illegible]或戶外娛樂。旅行客給佛羅里達（Florida）的錢多過這種稱的出產。米西干（Michigan）祇有汽車業超出旅行的商業，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僅有油業佔上峯。還是合理的，旅行事業是對雙方有利益者。

旅行是賞心樂事，增進健康，添加智識和經驗，並使經營旅行業的人獲得厚利。一九三九年，美國遊加拿大的人達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平均觀光五天半。這些人花費了二六二、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他們在加拿大的日子是攝取日光和新鮮空氣，爬山，垂釣，狩獵，或[illegible]的遊戲。

觀光者在加拿大選擇遊歷的範圍有三、〇〇〇哩的海岸，由落磯山至落磯山脈的羅勃生（Robson）高出一二、九七二呎。旅行者所需求的地方，種類繁多，自豪華堂皇宮殿式的旅館，設有網球場高爾夫球場的一直至[illegible]的小屋[illegible]，縱帆式的小魚船，小木屋，露營，或[illegible]椅夜作眠的寢舖，茅舍，或祇一條毛毯而已。遊客欲為的選擇，[illegible]的苦原成一片平原，潺潺的溪流，明可照人的湖池或瀑布，[illegible]賞心悅目，心曠神怡，一年四季的景色不同，而樂亦無窮。多季的[illegible]滑雪，走雪，[illegible]，滑冰和冰上溜石遊戲代替了愉快的戶外狩獵，釣魚，划船，高爾夫，網球和跳泳。

估計一九三九年，加拿大的遊客消耗了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磅牛肉，四，〇〇〇，〇〇〇打蛋，四，〇〇〇，〇〇〇磅黃油。[illegible]，可想像得到汽車輛數量，以及維持許多人娛樂和交通無數的[illegible]。

美國與加拿大懂得旅行事業的價值已經證明了，但在[illegible]以勢及於全美人士的意識界。加拿大自己已充分的[illegible]，在一九四一年歲首，盡力布置[illegible]，以美麗快樂招徠遊客。不幸[illegible]的加拿大人造謠惑衆，說道美加兩國將有旅行貿易的[illegible]旅行商業的前途。又故意言謂加拿大旅業人士居心不良，[illegible]美國人往加與移民當局有衝突，將來同美發生困難云云，[illegible]大落石

出時，而旅行企業已喪失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了。

為什麼對於娛樂和謀健康的鄰國遊人有這樣惡毒的打擊？這倒很有趣味值得分析研討的，原因是加人瞭了美國錢花費在什麼地方而獲得的利益是什麼。那來遊客所費的美國金洋，仍常給鄰國人以好處，美國人投資於加拿大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每付相當的紅利；加拿大向美國購買的入超如運輸和保險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九四〇年加拿大向美國購買入超估計為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美國人為旅行作樂在加拿大所費的美金二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元是加拿大的美金主要來源之一，這些金錢可能使加拿大成為美國頂好的主顧。

溯自一九二七年來美加兩國有更多的交易，為世界上任何兩國間所不逮。美加彼此已有多方面的經濟關係，時至今日，兩國間存在着六萬的商業來往。將來的發展，未可限量。

三年前加拿大已在戰爭。她必須從美國方面增加購買。美國人為消遣假日，練身，旅行和尋樂給予加拿大的錢，遂為加拿大戰事所必不可少的了。美國未參戰前，按照中立法，不得借款於戰爭國家。加拿大是美國最好的顧客，償付得很爽快，美加兩國具有血統，現狀和制度的關係，彼此緊密的聯繫着，何况美國今也變成加拿大的盟友了。

兩國間一百六十年來的融洽相同，習慣法雖遺傳下來一樣，可是彼此僅有經濟的聯繫，而無政治的結合，偶然有一些疆界的記號，但也難不見。他們分而治之的行政統一了兩國的精神。國際邊界委員會（International Boundary Commission）成立迄今，垂三十年，他們各派委員三人而組織之，從未聽到過有不睦的情事，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山嶺分開了兩國的人民。江湖又結合了他們。

山嶺的合攏曲形成了河流的通道，造成了兩國交通的處所。從這種通道做成功兩國頂大的貿易。一九三九年加拿大自美國運來的物資為四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佔美國出口業第六位，其中以棉花五穀為大宗。有一個寫作家稱，「加拿大是美國水菓唯一的市場」，的確，四年前加向美運銷葡萄一，一六四，〇〇〇金，檸檬一，三八七，〇〇〇金，橙子六，二四五，〇〇〇金。同年又購買美國黃豆四，〇〇〇，〇〇〇金，並向美國購石油及其產品五一，〇〇〇，〇〇〇金，煤五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加拿大的入超代價時只美國人來的旅行費作一部分的抵償。加拿大缺乏三千種貨物，若設美國停止供給，勢將發生極大困難。

加拿大有一個天下無敵的地位，因為它擁有全世界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鎳。他們曾保證要適應美國的需求。鎳在渥太利（Ontario）地方，為一個獨木舟形的礦床，近三十哩長，二哩闊。有人以為這是隕星擊着石自地球中心湧出而成自然界的大氾濫，或係鎳本身孕育着岩石而蒸發為頂大的蒸氣噴出物。

另有一個現象為州產鐳，鐳的發現是近代一個偉大的浪漫故事。鐳的礦床自北極圈起綿延長二十六哩。北極圈也存是在北緯六十六度二十七分處與赤道平行而於地球周圍所劃的虛圈。遊客至此嘆為觀止，據說筆者見到日本御府的熱泉大有小巫見大巫之慨，不過當時須坐着飛機，然後可睹見蒸氣熱和電光探礦的新式裝備的營業。

鐳可用作治癌，癌病佔美國疾病死亡率第三位，鐳對此有助很大。以前每公分者價值七〇，〇〇〇金，今則減低為二五，〇〇〇金。它是發光的白色金屬，重量等於銀的一半，發出紫紅光的顏色，像螢火的蟲子。鐳的生鐵霜來若無烟煤，每噸一二四美金，初煉後每噸二，五〇〇美元。後運至渥太利的一個口岸叫帕脫，霍潑（Port Hope）加以精細的冶煉。

渥邱曾商的魁北克（Quebec）和渥太利北部有鋼鐵金礦。木材的出產也是國家的富源，他們有古木參天的森林，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以此可與私家經商。一九四〇年桑子出口已增至九月底止，共計一五一，三一〇，六二八美金，較之一九三九年一三四，四二八，五八八美金為多。同年，紙頭和紙原料出口價值等於五艘大戰艦或值一百五十萬軍隊的裝備費。一九四〇年美加貿易統計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美人遊加的人數增加，加人的賺錢自亦水漲船高。今日國人對美常目炙，也許到自由之邦加拿大去遊歷一回吧，世界上最大的奈格拉瀑布在美加邊境，過河便是加拿大，在加看來更有韻味，這是筆者經驗，請比較看？

行腳別記（上篇）

羅香林

余自民國二十一年春，由平之粵，考察人種，未幾受聘爲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兼廣東通志館纂修，居廣州二年有半。春秋暇逸，未嘗不登山涉水，訪古問奇也。茲秋九月，辭粵中大教授聘約，綠席南雍，越六月，結婚，蓋自是不復以行腳僧自命矣。因括三年來隨筆之什，錄爲四卷，名之曰行腳別記。凡以記風土人情之同異，地方文籍之得變，新舊友好之贈答，一時耳目之聞見，不成體系之篇章。東塗西抹，都無主旨。板橋有云：如有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覆瓶覆甕而已。余茲所記，亦如是觀。民國二十四年五十月十一日羅香林序於大石橋新民坊九號，時深夜一句鐘，狂風撼屋，不能寐也。

小兒出語，多屬天籟，實亦自然之詩也。余至廣州之翌日，偶於冷書肆，得小匡說詩殘卷一册，順德梁邦俊伯明論詩之作也。中錄王簡亭幾述幼女語二章：率弟看喜事，雙鵲來喳喳；遠朝纏口渴，招手令吃茶。率弟說新聞，牀下小貓臥；昨夜忽添丁，一二三四個。絕妙好詞，可喜可愛！

許地山先生，曾爲余言：廣州觀音山麓，有古桄榔一株，鄰近數百里，其居民悉目此爲愛神，年少婦女爲丈夫所不寵，或丈夫遠出年久不歸，音信斷絕者，每取丈夫宿昔所用褲帶，繞緊樹身，對樹膜拜，或更剪色紙爲夫婦同馬圖，並貼樹幹，謂如此，可邀愛神眷顧，丈夫身心爲褲帶所繫，將不復作遠遊矣。余初疑之，謂粵人迷信或不若所述之甚。今春二月，與史蒂芬生氏同至粵，作人體測驗，一夕休暇，獨往遊覽，抵山麓，果見道右桄榔，渾身皮帶綠帶，緊緊纏繞，一若恐其或逸者，而幹上紙剪人馬，新舊交輝，尤茂密可觀。把玩未幾，復見二三少婦，攜香楮燭帶，還適樹下，余佯作足疲，憩於道左，目視少婦爲桄榔束帶，口喃喃不少休，而後知許氏不我欺也。默念樹下褲帶，何止二百，不得丈夫愛憐者，果若是其衆乎！粵友爲余言：桄榔樹下，且多衣西裝之少婦，然則，乞靈於植物界者，又不僅鄉之愚婦已也，悲夫！

旅居羊石，夜中，每不能寐，展轉爲勞，波有是處，猛憶起前人詩句：百年碌碌何時閒，百念憧憧未易刪，不是藉書兼飲酒，此身何不戀人間！念起燃燈，取六祖壇經讀之，行由品未終，而睡神已命駕來迎矣。

上月在舊都，與志甫士略二兄，論校印先君子遺詩，志甫言，最愛先君林泉春色五律一章，以其能表現東方高人思想也。詩云：消得林泉福，閒身任去留；開門春色滿，穿樹午陰幽，松下觀棋局，江邊望客舟；野僧無着處，飛瀑下山流。志甫云：結末二句，直比仲尼逝者如斯不捨晝夜，二語爲高遠。老師人格，此詩盡之矣。余素未習詩，亦不知高人思想爲何物，弟觀志甫有所歸於師耳。近日以調查粵族，寄居羊石，友人李白華兄，招余便飯，謂有酸豆付相佐，余以久違此味，急驅車赴之，已飽且醉，同座多作豪語，間有以先君遺箋相質者，余具以將印遺詩對，並錄林泉春色一律，使相傳觀，諸人皆讚賞，而後知志甫未嘗有所偏也。

余至南雄，諮訪先代文物，胡君志孚，以其先人眞齋公所著語林稿本相示。其書所錄，多前代絕倒風趣之瑣聞逸事。余既爲提要，愛其精緻高逸，又爲錄出飯後鐘及借書癡各一條，俾覘其概。飯後鐘云：飯後鐘有三：一作唐江陵段文昌，少以貧窶，口食不給，每聽僧寺齋鐘，輒詣餐，寺僧厭之，乃齋後叩鐘。文昌後登第，乃題詩僧寺，有曾遇闍黎飯後鐘之句；一作唐王播事，句作慚愧闍黎飯後鐘；惟第三事，以原稿漶滅，不可認識。余前讀族兄儲常代某輓先君子聯，有杜陵飯顆，文正粥齏，名士籍時甘味少之句，蓋嘆其能以詩養人聯，克表送文人窮苦清高之狀，今膺飯後鐘句，飯顆粥齏觀此且愈綽多矣。又眞齋所錄借書癡云：古語云：借書一癡，還書一癡。癡乃瓻之訛也。昔人謂借書還書皆餉以一瓻酒。瓻者，

盛酒器也。大者一石，小者五斗，黃山谷詩，願君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東坡和陶詩，不持兩鴟酒，昔借一車書。鴟夷二字，葢古通用字也。近今學子，往往借閱人書，任意汚損，或竟久借不還，求其尚識借書還書酒一瓻之古義者，吾見亦罕矣。

欲往甲村調查，或曰多盜；欲往乙村調查，或亦曰多盜，欲往丙村丁村調查，或又曰多盜；無已，其請地方官派警護衛乎，少派則適足招盜，以長短槍砲，皆盜黨所垂涎者，三枝兩枝，誘盜有餘，禦盜不足也；欲多派乎，還個酒錢，那個酒錢，枘頭不便者，誰敢遣此行旅？且浩浩蕩蕩，殺向鄉村裏去，四民惶觸，望風遠逸，訪問些什麼？視察些甚麼？生當盜世，民俗調查，談何容易！

陳十弘毅齋先生，先君子教習方言學校時，所最器重士也。工文詩，好拈韻，雖奔走國事，鞅掌公牘，而詩興不少歇。每至一地，即彙錄題詠書懷或友朋投增諸什爲游草若干卷。余至韶調查民俗，適毅齋服官是地，邂逅相逢，一見如故，余索讀其詩，蒙以中山電白游草各一卷稿本相示，綜意清新，絕無世俗矜奇使氣之弊，殆亦如其人純樸中正乎！余最愛毅齋游共樂園第十九絕：三分蒼翠七分紅，館外平蕪拓數弓，不識秋風霜與雪，四時春在一園中。以其意態絕中正也。又如元月七日友人招飲澳門中央酒店一律，亦殊可愛。詩云：中山彈指又新年，家住興寧路一千。青眼承邀隨尾妥，遠遊不掛杖頭錢，欲把同寅添韻事，偷閒半日擬神仙。又如游共樂園第十六絕：紫垣蓉鐵大羅天，花木高栽下稻田，吾道未行無所事，偶將經濟付林泉。如崧里客居五律：客寓如崧里，中宵北斗殷，遙知身萬里，不覺月三更；夜靜詩心細，天寒翠袖輕，如何新建設，民衆待圖成。又如擬古雜興一篇云：我出佩我劍，我入擁我書，我事無不舉，我才抑何踈！所主交通事，官民合相圖，期月與三年，用之試何如！斯又胸臆透露，足徵毅齋所懷矣！

世言廣府世家大族，其祖先悉於南宋自雄州珠璣巷徙遷而來。余耳珠璣盛名久矣，至南雄之翌日，即裹糧躬訪，其地當入贛大道，距雄州二十五里，昔年沙水驛也，今稱均平墟，街作曲尺形，首尾亭樓二座，額珠璣古巷，珠璣樓，珠璣古樓諸字，皆明清物。此外尚有小碑兩方，一書吾家故鄉，一書祖宗故里。聞之人云：廣府族人來往雄州，必造巷瞻拜。余以斯巷與中國民族遷移歷史有絕大關係，爲撰一文考之。近讀小匡說詩，載番禺謝照山孝廉光國虔州道中一詩，亦曾吟咏其事。詩云：新種梅花嶺路香，古松夾道午陰涼；車小歇珠璣巷，六百年來認故鄉。詩雖不佳，頗足爲觀風者助也。

同鄉劉洪若先生，人向以其少習政治法律之學，未知其工吟咏也。劉近年任大庾宰，公餘之暇，並好賦詩。余至南雄，晤李君以平，爲述劉先生近作，中有：不識民艱觀菜色，欲知宦況問梅花之句，意境頗超，意大庾接近梅嶺，劉先生挹茲關鑰，詩思亦因是茂越乎！名山大川，信足爲文章之助。

南雄莫孝廉開瑤，字次琨。文章道德，冠一雄州，家則桓先生，昔年宰雄州，聞與次琨頗相友善。余至雄州調查民俗，次琨頻囑轉候則桓先生，謂多年不見好人，春樹暮雲，不勝翹結。余叩次琨以珠璣巷掌故，據云：昔年公車北上，於京師隆福寺大街地攤，得舊鈔本珠璣巷事蹟考一冊，於前代掌故，徵引甚詳，返家後，愛逾拱璧，迨民七南北兵爭，雄州廬舍，强半被焚，所藏珍貴，悉成灰燼，一身外，鮮長物，珠璣事蹟，模糊不清矣。鴻寶之厄，有如是者，惜哉！

余訪古珠璣巷，投宿聰背村村立第二小學，教員劉某，年逾六十，老秀才也。爲余言雄政得失，激昂慷慨，至拍案，旋曰：自余有知四十年矣，宰官，不愛錢肯辦事者，僅雜榮經（家則桓先生）會蹇（晚歸）而已，其他還個一萬，那個二萬三萬四萬，這個枉殺某人，那個枉辦某案，病民屠民，雄州民少，伊誰之咎！老天瞎眼，不會做天，何以老不讓位耶？余慰之曰：老丈息怒，此時非說話之時，中國非說話之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聞之他邑，一行作吏，有擁貲至數十萬或百萬數百萬者，三萬兩萬，直一粟耳，老丈何竟容而不予？

莫次琨孝廉，又爲余言，嘗於京師某地攤，以賤價得東坡手寫致瓊州某僧書一帙，精妙絕論，以首尾已不完備，故不爲俗眼所認識。民七兵燹

，書藏遺火，吉光片羽，一時並逝。造物者固使民賊，摧殘文物，吾其謂之何哉！余為之惋惜不置！

余在始興行脚，得漢標書，轉至偉民兄輓先君子五古一章，中有天竟喪斯文，遲迴皆殘蹤，匡廬雲慘淡，五老長相望；靈浮雲月冷，猿鶴淚高岡。嗟予方行役，弔祭未能將，萬方正多難，身世曠郎當，諸句。沉痛峭拔，殊可感佩！五老句，偉民謂雙關，蓋廬山有五老峯，而興寧有五老也。五老者謂陳少岳天基，王蔚奇蘊岐，張花谷警鏞，蕭惠長惠文，陳谷香寶善，五老先生也。光緒末，先君子與五先生辦興民學校，協謀育才，稱莫逆交。辛未十一月，先君子與五先生，一夕散步東郊，至黃嶺雨齋，主人某，款待甚殷，覩其服食，似甚豐足，顧言下每唏噓大息，先君子乘間叩之，對曰：前年疾疫，摯友多罹其災，今且孑然無侶，不復有相與談心者矣；服食縱美，何益耶！五友與先君子咸大感動，乃約各於休暇，輪值過家，相與傾晤，聲氣緐孚，道誼日篤，一時士夫交呼為六君子云，此事花谷先生為余兄弟言之，偉民或又聞之於惠長先生也。

牧原和尚，俗姓何，名南鳳，吾寧明末清初異人也。惜各書鮮載其行誼，即邑志亦僅寥寥數行已耳！文獻不足，良可慨已！頃翻檢道光陳觀酉修贛州府志，卷六十仙釋，引長寧縣志，頗載牧原臨終作偈事，文云：牧原天啓辦舉，祝髮雲遊，至長寧晉濟山居焉。能豫知人休咎，得禪燈正派，示寂作偈云：本無來，無有去，去猶來，來何異？舍生死，縱遊戲，衆請以金漆飾身，牧原却之曰：陋殼子也。言訖而化。雖亦無甚關係，顧較之其他本應記載而竟隻字未提之簡籍，已可喜多矣！

六月四日，自北江返羊石，即往金魚塘，謁斧月老師，暢談先代文物。師言：邑僧何南鳳，所為詩古文詞，格調放逸，每出人意表，固不僅以禪理勝也。記其平遠某橋碑記云：天有缺，煉石補之，地有缺，架橋通之，補天者誰？女媧是也；通地者誰？芳名列左。寥寥幾句，勁氣十足，自非異才，曷克臻此！

曲江縣無衙署，長官賃民舍為縣府，南雄縣亦無衙署，縣府假舊日學宮為之。詢之二邑人云：曲江舊日府署，年久失修，入民國後，不復居人，今已闢為公園；其縣署則於民國初年，呈上峯批准，售與法人為教堂；今且樓宇一新，朝夕但聞禱告求主耶穌降矣！南雄縣署於民國廿六年，為共黨火燬，鞠為茂草，亦六年矣。牛羊騰蹊，牧豎謳歌，昔年只曾有幾有勢者專利進出，不圖今日竟清閑至是也。燬於火者，誠不敢責長官更為權設，獨怪未燬於火，亦公然棄置，甚至轉贈外人，不以賃屋居官為恥，肉食者之用心，非小民所敢知已！

毅菴詩才殊捷。余離韶前一夕，訪毅菴於綏靖公署，返未一時，毅菴飭人投信，閱之送別詩也。詩云：淪落他鄉遇故知，見君恍似見吾師。公編客族流源史，我賦離亭餞別詩，滿地干戈雖駐足，深宵臨隼更離奇。千金一別關心事，訂定飛鴻寄遠思！恨余才疏，未克倚裝以和！

六月十三日，舊友寥君立我，自惠陽來羊石，聞余已返隨通，特來訪晤，多年契闊，一旦相值，放懷道故，聲振瓦屋，喜可知也。立我客惠已二年，悉惠陽民情風俗，以余方有事民族考查，爲述渴媽田事。亟誌之，冀觀民風者考焉。惠屬淡水市，北行二十里許，路經小布仔村，村民悉李姓，操福老音。路旁闢田一畝，狀殊怪異，即所謂渴媽田也。渴音害，陽平聲。渴媽者，猶言性慾衝動難自禁抑之女性也。田中據土為圳，成少婦陰形，縱二丈，廣半之，大小陰唇與陰核，一一備具。陰唇內，禁止種稻植草，來源罕考矣。父老相傳，自村民祖先，初卜居此，即已有之，特土壟則按年修築耳。其俗，最慣元旦日有人蹂踏陰田，謂踏之則闔村妻女必且淫蕩不堪，喜跟人走，故每值舊曆元旦，村中必派丁壯若干，挾械防範，不令人踏，犯者痛擊不少貸，年年如此，至足觀也。但平日則任人蹂踏，出入無少禁云云。吾意此乃初民社會崇拜生殖所遺風俗之痕迹，質之民俗學家，然乎？否乎？

近得白薬黃埔投書，中夾近作蝴蝶岡雜詩五絕十二首，最愛其：帆影江心印，銀蹤月未明，霞留大外醉，寄立山頭情！一絕。末二句，殊妙，高士意境也。

而，耳，爾，兒諸字，今日蘇北皆以捲舌音讀之，皆如注音字母之儿，此蓋元明以後始演化而成者，昔人並不如此讀法，今日閩粵浙等省、尚

未几化也。宋人詩多以兒皮叶韻，足徵其時「而」字未「几」化也。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六嘲誚類，紀權渠嘲妓事：文云：權渠吳楚狂士也。……嘗嘲一妓曰：「雖得苗方木，猶食琉璃皮，懷胎十個月，生下鼠偷兒」。是其證，鼠偷兒，言鼠兒也。

向於傅沅叔（增湘）先生家，見明黃佐撰嘉靖本廣東通志，先生云：此書已不多見，須重視之。余思學人或尚未得，傅先生未暇省覽，或未深悉。比以民族關係，[illegible]學扣經月，詢各藏書家，僅徐信符（紹棨）曾藏明版通志一部，即以藏籍甲粵之莫（伯驥）氏五十萬卷樓，亦未曾提及此籍，而傅先生之言爲不虛也。按廣東通志，明嘉靖十四年有戴璟撰，初稿四十卷本，嘉靖三十六年黃佐撰七十卷本，萬曆二十九年郭棐纂七十二卷本，徐氏所藏即爲戴璟撰本，容當訪而讀之。至清則有康熙十二年劉秉權修三十卷本，雍正八年郝玉麟修六十四卷本，道光二年阮元修三百三十四卷本。劉志今不見，郝志體例未善，多所牴牾。阮志仿謝蘊山（啓昆）廣西通志義例爲之，一時撰筆之士，如江藩，陳昌齊，劉彬華，謝蘭生，吳蘭修，曾釗，方東樹等，皆詳審考核，允爲各志之冠。明黃志爲泰泉諸弟子所分撰，體裁淵雅，雖不如阮志之詳瞻，而遠在明代，能有是作，亦殊難能可貴矣。且時代職益，存本無多，古色古香，彌足寶愛，傅先生所藏，但缺五十四至五十六卷，信乎完璧獲之不易也。

七月八日下午七時，獨遊豐湖六如亭，愛其幽美，爲徘徊久之。歸來：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下署九十一山房道人漫集，蓋亦綴釋語成者。昔年余肄業小學，曾作說幻篇，不啻爲六如作註腳，惜原稿久佚，不能爲印證，但記自序一二，文云：宇宙萬有，本無定形，其遠其近，其大其小，其輕其重，其美其惡，悉憑一己眼識之覺察；而眼識之視覺，常因障蔽有無而不同；故同一物也，甲以爲大，乙以爲小，甲以爲近，乙以爲遠，甲以爲輕，乙以爲重，甲以爲美，乙以爲惡，大小輕重，遠近美惡之別，孰從而定之？又云：人間事物，悉原於幻，其初固無所謂大小遠近，輕重美惡之別也；地球之所以爲地球，草木人畜之所以爲草木人畜，皆幻物也；日月光輝，風雲雨露，悉幻影也；黑白明暗之分析，青藍紅橙之判別，皆幻見也；富貴利達得失榮辱，悉幻想也。因幻物而成幻影，由幻影而生幻見，因幻見而入幻想，宇宙雖大，品類雖殊，要其歸端於幻，則無不一。又云：人之生也，其來自幻，及其死也，其往歸幻，以幻身而入幻世，處幻世而見幻影，幻影愈多，則幻見日衆，幻見日衆，則幻想日多，人類萬數千年之歷史，莫非幻見幻想與夫出幻入幻所構成，可悲也，又不必悲也。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完）

李致剛

商業街　在城西縣志「康熙初藩司自北城武擔山移此，後改成都副都統署，其地名「都統街」」，入民國以其址創商業專門學校。旋廢，今爲勵志社。即以「商業」名街。

實業街　與商業街相對，清代爲八旗官學堂，入民國改爲實業女校，今爲省府禁烟督理處；水利局所在，街即以「實業」名之。

提督東西街　在城中，分東西二街，蓋清代提督衙門在此。考四川提督原駐雅安，清嘉慶二年始移駐成都，（張通志）以前無可考。入民國以其地爲「中央公園」，今改「中山公園」，街名仍舊。

督署街　在城北少西，武擔山南麓，是街在明代爲藩司署，清康熙二十八年，布政使郎廷相移署城西（即後之副都統署）（據通志）尋改其地爲華陽典史署，按典史署稱爲督捕廳，故稱「督署街」云。

康公廟街　在城東，更生漫談云：「正德初，蜀王追念承奉康用構樂宮城有功，立廟祀之，名康公廟」。今廟已爲私家所佔，僅存街名矣！

祠堂街　在城西南，少城公園在此，初是街有清乾隆中平定金川八旗官兵殉難昭忠祠一所，因此得名。

附記：

成都爲國內大郡，名勝古蹟，指不勝屈，惟屢遭變亂，文獻無徵，欲紀述古蹟源流，殊非易事，雖書間有載，然僅可一二稽考者，本篇所紀，僅成都街坊最著者，至於街坊有關之廟宇，如大慈寺：文殊院等以及市外者，則詳見拙著遊覽志中，茲從略焉，